



梨園外史

蔗云

梨園外史卷一目錄

第一回

吃清茶放懷談戲劇

遊勝地無意得奇書

第二回

米喜子初隸四喜

方松齡重噪和春

第三回

賽松齡一曲擅清歌

劉趕三片言興大獄

第四回

頭角崢嶸小叫天出世

衣冠傾倒大老板登場

第五回

有酒學仙名伶機警

借花獻佛豪傑心腸

第六回

遇同心燈下聽書

抒孤憤獄中編戲

第七回

錯裏錯劉趕三蒙賞

俠中俠徐小香焚券

第八回

論果報塵世泄天機

發慈悲活人饒鬼命

第九回

李按察虎帳論功

王千總軍營談戲

第十回

王小玉捨命成功

孫大箇報喪被打

第十一回

孫大箇立志做優人

沈芷秋熱心薦票友

第十二回

郝德寶暢談戲曲

胡喜祿掃盡鉛華

梨園外史序一

人情變幻世態離奇遞嬗遷久而弗泯大凡可以表現一種組織者即可形成一種社會士商工農在在如是推之梨園奚獨不然溯自唐明皇選曲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子弟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斯爲梨園發軔之始千百年來日新月異道光而後事蹟愈繁其能久經不敝當有自來欲知梨園真況與社會實情者悉宜記載蓋事必有史史以紀事梨園雖小道安得不謀載籍而聽其湮沒弗傳耶茲從友人獲閱梨園外史云係合作所以敘述梨園事實者至詳且盡彼西哲謂戲劇小說爲開通社會之利器梨園則戲劇所從出外史乃梨園所由傳斯編一出當知其不脛而走梨園後起覽之亦不至數典忘祖矣乙丑正月暉公序

梨園外史  
序

梨園外史序二

劇曲可以自娛。士大夫逢場作戲。固無不可。第自譚鑫培梅蘭芳以技藝姿容。博得流俗之歡。積金錢至鉅萬。而世之青年。稍諳宮商。因之即欲置身優孟。得者固不乏。失者則比比矣。噫。彼亦未悉梨園之隱秘耳。使其早知此輩姦黠巧猾。曾牛鬼蛇神之不若。將引避不暇。孰肯陷溺其中耶。今梨園外史。專叙伶人故事。雖語多褒揚。然對於姦黠巧猾者。秉筆直書。不稍寬假。則凡熱心優伶者。取而熟讀。當自覺悟。而深悔其立意之謬。此與禹鼎象物。何以異哉。僕於斯道。沈酣有年。展玩斯編。有不能不動於衷者。因誌數語。以當弁言。包丹亭序。

梨園外史  
序



### 梨園外史序三

戲劇之道。至於今日。可以謂之極盛。然其衰弱之機。即於此中伏焉。蓋緣伶人舉動。大都以意爲之。而於先正典型。不求甚解。遂致技藝有退無進。不亦大可悲乎。僕家世業。於前言往行。曾稍稍識之。每欲取其可爲勸戒者。撰輯成書。以爲吾曹之座右箴銘。而使後生晚進。有所則效。因年老才庸。又方從事於律呂之學。兼以製作曲譜。無暇及此。不意竟有先我而爲者。則此梨園外史一編是矣。是書作於文人學士之手。紀事精詳。出言典雅。非吾輩所能贊一詞。中間叙清代朝野士夫之事。而以伶人經緯其間。則是書作小說讀可也。作清史讀亦無不可也。頗有清一代風俗轉移。均於伶人大有關係。是知我輩責任重大。自待不宜菲薄。至叙伶人事實。褒多於貶。頗寓隱惡揚善之意。凡屬我曹更可以忽之哉。作是書者。與吾友人墨香相善。因來索序。草此以應。不文之譏。當不免云。曹漢心泉氏識於知足知不足齋。

梨園外史  
序

#### 梨園外史序四

梨園外史。小說家言也。紀道咸以來伶官故實。其間事迹。詢之老伶。未盡符合。然其描摹優人之狀態。討論戲曲之源流。至爲詳細。誠非老於斯事者。不能道其隻字。紀事小有抵牾。奚足爲病。昔太史公傳優孟。世且摘其謬誤。況此固以稗野自命者乎。施耐庵曹雪芹之小說。摹繪得神。亦但能得盜賊兒女之性情耳。至事跡之有無。直同鏡花水月。而此書所紀。尙不盡蹈空。欲考梨園掌故者。豈可忽諸。方今之世。風俗淫靡。梨園以且爲第一流。讀此編。胡喜祿掃盡鉛華一章。知作者蓋有隱痛焉。余出入伶官之家。將三十年。於若輩之情僞。知之甚深。祇以賦性疏懶。未克獨力撰作。是書之成。實爲先獲我心。故援筆樂爲之叙。墨香氏題。

梨園外史  
序

## 梨園外史序五

梨園外史是一部小說。但敘的事迹。可不全是捏造。不過也不能全是真實。這是作小說的老例。不算毛病。要是同他專講攷據。那便是個笨伯。只看他談起戲來。前台後台。都說的十分透澈。就是事迹不實。那情理可不虛。三國志通俗演義。是舊小說裏。最稱寫實的。然而說到熱鬧之處。往往不近人情。反不如紅樓夢儒林外史叙的入理。讀書的就不必在真假二字內。多加批評了。何況他講的梨園家世。多半可靠。又焉能說他是假呢。從前人挑剔品花寶鑑。不該把些伶人換了假名假姓。弄的他一生技藝。都成了虛話。這部書的用心。總算比品花寶鑑忠厚的多。那梨園中的古人。自此可以多傳個千百年。也該含笑九泉了。至于說的唱戲人的脾氣。戲的套子。全是些內行話。那作品花寶鑑的。夢也夢不見。愛聽戲的先生們。豈可不細細的看一遍呢。裏面還夾着些先朝掌故。頗有一點孔云亭桃花扇的意思。又不止可以考究梨園了。大凡這一路的書。下筆容易寫出不乾淨的話。品花寶鑑就是個明證。這部外史。卻一句淫邪也沒有。并且處處有戒淫之意。實是高的多了。這書是兩位先生合作的。與施耐庵羅貫中的

水滸相似。不似毛聲山的刪三國。高南墅的補紅樓。可是他兩位筆墨。竟能一律。不似施羅的大相懸殊。也不是件易事。我同這兩位先生都很熟識。他的書要出版。少不得我在書的前面。寫他幾句。他的書傳多遠。我也可以傳多遠了。拉雜的錯。我自知不免。可是品評這書。自己覺得不大離格。這一篇也只好算是序了。乙丑孟春陳兩石題。

梨園外史序六

梨園外史多叙數十年來優伶先達故事。筆墨點染。足爲吾曹生色。慧生後學晚進。何敢妄參末議。然於研究技藝。週知情僞。不無小補。正如儒者讀史。亦取其可爲鑒戒而已。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則是書之有益於吾曹者。詎淺鮮耶。作者與墨香師爲友。屬作序文。慧生不敢以固陋辭。爰誌數語。尙待就正於墨香師云。時乙丑春正月十一日荷慧生謹識於小留香館。

梨園外史

序



# 梨園外史

第一回 喫清茶放懷談戲劇 遊勝地無意得奇書

天地是一個大梨園。梨園是一個小天地。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男女藝員幾萬。合那一個人那一件事。能逃的出梨園內扮演的光景。雖說有久暫之分。但從有識的眼光看來。富貴功名。不過石火電光。酒色財氣。也如夢幻泡影。比那梨園子弟優孟衣冠。又相去幾何。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既有史冊。記那過去的陳迹。梨園這一部分。也有些奇奇怪怪的話柄。豈可就任其湮沒。這就是觀劇道人合作劇先生這部梨園外史。不能不費一番筆墨的原因了。觀劇道人。久住北京。是漢朝太邱長的後裔。他父親位至公卿。遇着國家大亂。勤勞王事。竟以瘁疾身亡。道人自此。便抱了個不願爲官的主義。每日只在家閉戶讀書。但他父親存日。曾說着戲這件事。雖是小道。卻能增長人的智識。所以道人對於吃喝嫖賭。一概不爲。閑來只到戲園中走走。有一天。看了一齣新劇。覺得穿插緊湊。情節新鮮。問起朋友。方知是作劇先生的手筆。道人便去拜訪這位先生。見面之後。方知先生是東吳名家。合晉代河陽令。是千百年前的同族。這先



生滿腹文章。一身仙骨。也是喜歡看劇。認識了許多梨園人物。才給他們編了些新奇劇本。兩人談了一日。甚是投機。便訂了交。從此以後。時常會面。這日閑暇無事。二人同往南下窪子審台品茶。這南下窪子。在宣武門外迤西往南。一片曠野。荒塚纍纍。多半是妓女埋香之所。這個地方。除了弔古的幽人。調噪的伶界以外。人跡輕易不到。這審台先前原是燒審的所在。後來荒廢。改了一座小小的茶坊。後面蓋了幾間茅屋。就是茶主人老王的住家。他帶着妻兒。賣茶度日。兒子小王。幫着他忙。沏湖茶水。兩個女兒也還不大。那時節生活簡單。倒也無憂無慮。當日道人合先生走了進去。老王見是主顧。少不得過來周旋。見道人是白淨長臉兒。帶着一副托力克眼鏡。真如玉樹臨風。莊嚴華貴。先生是黃白淨長方臉兒。目光爛爛。鬚黑且清。好像天馬行空。卓犖不羣。衣裳雖不華麗。氣象極其清高。老王知道決非俗客。連忙讓坐。沏了一壺上好的香片。小心伺候。只聽先生說道。這兒倒還清雅。比着新新世界城南遊藝園強得多。道人道。是的那種地方。原是士女的媒合所。我向來不願意去的。先生嘆了一口氣說道。北京的風俗。本來是極淳樸的。想不到如今竟會沾染上海的淫風。就拿梨園說罷。舊日注重聽

戲後來改了捧角。二三十年前。還捧的是老生。如今是專捧旦角。這不是一個憑據麼。道人點了點頭。說道。誰說不是呢。我以為伶界一門。不但關係於社會。并且影響於政治。前清公伯王侯。往往粉墨登場。以鬚眉而裝巾幗。就是民國的達官貴人。很有幾位與旦角呼兄喚弟。久而久之。他們耳濡目染。也儘量作闊然之媚。學齟齬之笑。好像都帶着幾分女性。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亂。老王雖然是個粗人。聽了這番議論。也覺得津津有味。正在出神之際。忽地背後有人。把他衣服扯了一下。不由得嚇了一跳。回身一瞧。原來是他八歲的大女兒。手裏拿着一枝桃花。笑嘻嘻的說道。爹吓。你瞧這花兒好不好。老王道好。是那兒來的。女孩子道。我到南邊花園裏去玩兒。三大爺送給我的。老王知道是嶽雲別業的門房李三給的。也就不言語了。屋子裏面嚷道。麻丫頭。快來喫飯罷。女孩子聽見他媽呼喚。連忙答應。飛跑進去。道人合先生見此光景。知道天色不早。付過茶鈔。起身待走。忽的回頭看見台上供着一尊火神。卻沒有鬚鬚。先生問道。這明是火神爺。怎麼無有鬚鬚。老王搶着說道。先生們不曉得。這內中有個原故。當初同治年間。宮內失火。這位火神。到宮中護駕。主子見他像貌猙獰。用手一揪。就把鬚子

揪了去了。二位不要笑。這個地方窄狹。這位神道實在顯應的狠。二人聽了哈哈大笑。道人道。這真是齊東野人之語。不足爲憑。我記得江西通志。載着景德有個姓童的。窰戶。燒窰不成。下在獄裏。他有個十七歲的兒子。叫作童賓。跳火而死。窰才燒得。把他父親救出獄來。後人敬他是個孝子。塑像供奉。作爲窰裏的火神。所以大凡窰裏的火神。是沒有鬚的。二人一路說着。就揚長去了。從此之後。窰台上面。時常有這兩位的踪跡。老王見他們和藹可親。伺候的越發殷勤。有一天。老王說道。我有一件事。要向二位先生領教。先生道什麼事。老王道。近來的物價。樣樣昂貴。我一家大小五口。單靠着賣幾碗清茶。實在有些支持不住。我這兒茶座。每天早起。不是有梨園行的老板們麼。我的男孩子小王。天生一副啞嗓。這碗飯是喫不上的。我想叫我兩個女孩子學戲。不知道可辦不可辦。先生道。這件事我絕端不贊成。爲什麼呢。女子靠着唱戲發財。固然是有的事。但是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貪慾。因此有拐賣女孩的。有戕賊女孩的。出了一兩個劉喜奎鮮靈芝。遂使平白無辜的女孩子。受罪的何止千百。道兄。你說是不是呢。道人道。從人道主義這方面說。無怪你要反對。但是依我說。這件事亦未嘗不可辦。老王

的女兒。是他自己親生的。拐騙一層。當然提不到。至於學戲不成。加以毒打。把女孩子糟塌死的。果然也有。但是教師的性格溫和。或是老師來家就教的。斷不會發現這種慘史。我還有一層思想。中國女子。往往倚賴男人的多。自食其力的少。實在是一宗大病。唱戲也是一種藝術。如果女子專門注重藝術。不以色相惑人。何嘗不是自立之道。先生連連鼓掌。說道你這番議論。高明的狠。便對老王說道。王掌櫃。你一准叫你女兒學戲去罷。只是教師一層。你得要仔細選擇不可大意。第一要品行好。第二要脾氣好。第三要能耐好。三樣併起來說。總是老年人爲宜。若拜少年人爲師。就算他是個紅角兒。能耐未必真好。就算他能耐好。肚子寬。但他既是個紅角兒。斷沒有工夫細心教授。再者少年人好色的多。萬一那個人品行不佳。把你的女兒禍害咧。拐跑咧。這不是害苦了你麼。新近有個二十多歲唱花旦的。是橫頭的女婿。只爲教坤角教出肚子來。弄得自家女人同他離婚。你總該曉得。老王連聲稱是。過了幾天。老王便同茶座兒裏的梨園商議。有那老成的答道。你這麻丫頭。只可學個花臉。那個小的。倒可以本來面目。學個旦角。老王遂由他介紹了兩個教師。那教花臉的。叫做屈兆奎。小名兒叫狗和尙。

是戲班裏多年的碎催能力頗看得過。年紀在五十以上。這教旦角的。實在一時請不着有年歲的人來。只好找了一個二路青衣。叫做唐秀亭。雖只二十七八歲爲人卻甚老成。二人與老王見面之後。聽了聽兩個女孩子的嗓子。大的聲音宏亮。小的聲音嬌細。知道都夠得上學戲的材料。自然一口允許。當時議定每天多少鐘點。幾年出師。上台後如何酬師。雙方同意。立了一張字據。就請嶽雲別業管門的李三。簽字作證。從此這兩個教師常到鑿台盡心教導。不必細表。掉過筆來再說作劇先生。他是某部裏的一個閒曹。浮沈冷署。十年未遷一官。平常人處了他的境地。少不得要搔首問天。牢騷滿腹。他卻處之泰然。絕無怨天尤人之意。他嘗說。凡關於世界物質上的事情。全是虛幻。只有個人的精魂。必須脩養。又說。天心仁愛。人必當以仁愛爲心。各以能力救濟社會。方合上天生人的本意。若徒爲個人身家利益計。便是虛度此生。辜負天意。持論如此。他的胸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住家在西華門的南面。租着三間屋子。淨几明窗。大可容膝。門外一片空場。場的西面。排列着七八顆的老樹。虬枝攢人。空氣清潔。倒像中央公園的縮影。那天清早。先生正在場上散步。忽見西邊來了一輛人力車。車上

聲姚四哥。姚四回頭看時。卻是從前桂林班唱十雜花面的夏大發。姚四不覺笑逐顏開道。兄弟。不想此處與你相會。這真是他鄉遇故知了。只是我聞你久已改了行。今日緣何在此。夏大發道。我的事說來話長。你且到我住的那廟裏去。我慢慢的同你講。姚四即同大發走入那廟。抬頭一看供的是泗州大聖。姚四叩了頭。到大發住的房內坐下。大發道。我們德安府被毛子破了兩次。城內的財東跑的精光。桂林班已經散了。好在我早就看出這碗飯不是人吃的。改了保鏢爲業。這戲班成敗。已是與我無干了。姚四道。保鏢是要有師傅的。你一個梨園。怎能搭得跳板。大發道。保鏢雖要師傅。但真本領的。也可以不拘資格。姚四笑道。我與你做了多年弟兄。並不曾見你有什么本領。大發道。真人不露相。大凡開口誇張之人。都是些沒用的。你道不知我的本領。豈知便是我真正的本領。我幼年曾拜陳伯韜爲師。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只怕南北各路的鏢師傅。沒有幾個人能及得我。姚四道。陳伯韜好像是孝感人。他是艾春和老師的受業老師。江湖上綽號鴻鈞老祖。是湖廣第一條好漢。沒了有幾十年了。你如何趕得上他。你這話便有些欺人。大發道。不然。陳伯韜是德安陳碩臣老爺的兒子。新舉人陳四

着邊際。正說到這裏夥計上來。問要什麼菜。二人隨便點了幾樣。不過是燴鴨條。腰子腐皮。燒魚頭。冬菜川鴨肝之類。飯罷後日光晌午。二人步出飯館。慢慢的走到糧食店來。只見中和園的門首。車水馬龍十分擁擠。走進裏面一瞧。池子裏的前幾排。早已坐滿。勉強在後排上。找了兩個座位。那時節八月中旬。天氣本來炎熱。加以人氣薰蒸。還看着座的同一班小買賣的。擠出擠進。先生甚不舒泰。可是礙於朋友情面。不便走去。台上唱到第三齣戲。三疑計。扮李月英的上場。池座裏面突起了一種怪響。把先生嚇一大跳。停睛細瞧。原來前三排上。坐着三五個少年。又是拍掌。又是喝彩。李月英唱一句他們就喝一聲。內中有一兩個。早已聲嘶力竭。還要一面喝茶。一面提起破竹似的噪音。拚命嘶喊。有一個。茶還沒嚥下去。他要緊喝彩。聲音卻爲茶水所壓。一時發不出來。倒把隔座人噴了一頭一臉。看來真正可笑。等到李月英下場。這班捧角大家。立刻忽忽散去。先生眼笑就招呼勁候。一同挪到前面先生道。剛才扮李月英的色藝平庸的狠。爲什麼那班人。要竭力的捧他呢。勁候道。紅角兒捧的人多。效驗甚薄。惟有不紅的角兒。你把他捧起來。他自然感激涕零。銘心刻骨。這有個名目。叫作煨冷竈。我從前



也抱這種政策。只是手段不同罷了。先生道：你說的話，確是閱歷之談，但有一節，假使已經捧紅的角兒，又有大力的去捧他，只怕先所捧的人，就要前功盡棄。勁侯道：那可說不定。拿對手方面說。今日捧甲，安知其不明日捧乙呢？所以只有深情重義之人，才能始終如一。金石不渝。先生連連稱是。二人談得高興，無心聽戲。直到台上開演，纔樂救父先生方才凝神壹志。觀察全劇的套子。這齣戲演完後，檢場人把簇新的桌圍椅披一齊換上。大家知道喜彩琴快要上場了。那天唱的是嫦娥奔月。總算是應時戲。繡簾啓處，月姊姍姍而來。由不得春雷似的大家喝了一聲彩。先生一看喜彩琴的樣子。年齡不過十七八歲，綺年玉貌，楚楚動人。無怪勁侯心醉。先是彩聲還不甚多。後來衆人被她魔力吸引，發起狂熱來。彩聲越來越多。獨勁侯微笑不言。說也奇怪，偏偏喜彩琴的眼波，接二連三的流向勁侯處來。方知二人的交情，着實不淺。戲場散時，已是萬家燈火。先生邀勁侯去喫飯。勁侯心中有事，沒有答應。說了一聲明天見。頭也不回的去了。又隔了二十多天，早到涼秋九月，秋風瑟瑟，黃葉亂飛。先生想起久不與觀劇道人見面。那天一早，就直奔他的寓所裏來。相見茶畢，道人道：這幾天聽過戲麼？先生

道。老沒有聽戲咧。還是上月陪吳勁侯到中和園聽了一回坤戲。他是去捧喜彩琴的。道人道。吳勁侯是何等樣人。我不認識。先生道。是我衙門裏的同事。他原籍浙江。久在北方。爲人聰明絕頂。刻圖章。填詞。寫字。可稱三絕。平生有一種嗜好。愛捧坤角。前天我到他家。見他收藏坤伶的照片。足有一三百張。內中有幾十張。是他得意的。旁邊都填着極香豔的詞。寫着極工細的小楷。精緻的狠。道人道。照你這麼說。吳勁侯可算是個風雅人。但不知他最賞識的。是那一個。先生道。這個。我卻不能回答。大概他給劉喜奎是狠熟識的。因爲喜奎從前在瀋陽唱戲。狠不得意。甚至於旅費川資。一無所有。全是勁侯獨力幫助。所以喜奎當他是個知己。據勁侯說。喜奎是壬辰年中秋生的。上月中旬的那一天。他還留勁侯在寓中飲酒賞月哩。道人道。那天聽的什麼戲。好不好。先生道。就有一齣緹縈救父。編製的頗爲完善。大意我還記得說。淳于意善醫。但他性情高傲。不肯替齊王寵姬治病。後來寵姬死了。齊王懷恨。命家將暗地放火。燒去太倉糧米一千石。卽逮捕太倉令淳于意。欲置之死地。後來百姓念太倉令清廉。大家湊錢照數賠補。替淳于意求情。齊王無可如何。方把淳于意解往長安。這畿層意思。想得非常。

周密。參用史記倉公傳。亦有所本。全本從太倉令訓女起。直到漢文帝廢肉刑爲止。道人道。這齣戲舊本子。就叫廢肉刑。我在王瑤卿家曾經見過。卻沒有這樣曲折。但是有了好本子。還得要好角兒唱。那天的演員怎麼樣。先生道。李桂芬的淳于意。王金奎的齊王。王馨蘭的緹縈。都還過得去。道人道。你知道。王金奎是誰。先生道。我不知道。道人道。王金奎你是認識的。不但王金奎。就是王馨蘭你也認識。先生道。那有此事。我向不與坤角來往。道人道。你不必發急。我告訴你罷。王金奎不是別人。就是窰台上的麻了頭。王馨蘭便是他的妹妹。你我在八年前。就見過的。先生方才恍然大悟。說道這八年。如同一瞥。似水流年。令人可怕。道人也頻頻嘆息。二人相對無言。默坐了一回。道人道。提起窰台舊事。我們不再到那裏去走一躺罷。先生道。也好。道人的寓所。離着南下窪子。不過一里多地。二人安步當車。慢慢的走去。剛走到官菜園上街的口兒上。忽見迎面來了兩個巡警。用法繩拴着一個鷄衣鶴面的人。後面跟的。正是窰台的老王道。人連忙問道。王掌櫃。你有什麼事。老王指着那人道。這是個小偷兒。被我兩個了頭拿住的。現在我到區裏去對一句話就回來。二位請到我那裏喝茶去罷。其時押賊的警

察。走過了幾家門面。老王顧不得再說話。便忽忽的趕去。道人道。想不到王家姊妹。倒有拿賊的手段。可惜他們埋沒窰台罷了。要是一朝有了際遇。出兵打仗。安見得他們不是洗夫人秦良玉一流人物。先生道。我對於那個小偷兒。低頭穀餼的樣子。心中着實不忍。人決沒有生而爲盜賊的。誰使之爲盜賊。饑寒使之究竟饑寒。又誰使之呢。現在官家拿住了賊。無非罰到教養局裏去。充當苦工。官家既知道教養二字。爲什麼當初不思患預防。實實在在的教之養之呢。太史公說的竊鈞者誅。竊國者侯。眞使人感慨不盡。說話之間。已到南下窪子。路上三三兩兩的伶人。也有提着鳥籠的。也有坐着洋車的。大概是調噪之後。回家去了。偌大一片曠野。並無人迹。只有此一對悲秋之士。踽踽而行。道人指着窰台道。我們去也不去。先生道。此刻老王不在家。不如先到陶然亭罷。道人道。我也有此意。重陽節近。正好登高。于是沿着葦塘。直向西南角走去。須臾到了。那亭本是在一座廟內。這廟叫作慈悲禪林。十分高峻。二人拾級而登。走將進去。一看。覺得門戶暗淡。彩色久經剝落。雖有清雅的景致。卻不甚莊嚴。道人道。這亭原是清代郎中江藻所建。你看四面蘆花。雖沒有眞山眞水。也要算是個名勝了。光緒年間。

險些傾塌。幸虧安陸陳文恪公學棻捐資重建。方能保存至今。那大士殿前碑陰上。第一行就列的是文恪姓名。先生道。保存古迹。也是一件大功德事。道人道。這亭是從前士大夫招呼司坊之處。優伶的踪跡。是常常有的。廟內有個瞎和尚。狠會下圍棋。陳文恪當日也頗負善奕之名。也十分賞識他。只可惜不通佛法。竟枉做了釋迦的弟子。先生道。出家不肯修行。反不如我這在家的。倒肯信心。我總有一日。削去這幾根煩惱絲。跳出塵網。道兄。你看塘裏的蘆花。一色白頭。經秋風一吹。飄搖不定。好似老年人的樣子。我已經五十歲了。況且身體多病。再不及早出家修行。只怕過不到二十年。就要同這蘆花一樣。道人道。這又何必呢。我向來崇信佛法。卻不甚勸人出家。蓮池大師云。出第一家容易。出第二家甚難。和尚不息貪嗔。便是出不了第二家。但出得第二家。也不叫你做自了漢。大概佛教的普渡羣生。與儒教的博施濟衆。並無歧異。所以說個福慧雙修。你看此處東北角上的龍泉寺。自從道興和尚設立孤兒院以來。救人無算。這和尚雖不十分修慧。這福緣卻是不小。可見出世之人。也得要行救世之事。如果當了和尚。世事一概不問。不過自家焚修。充其量只可證個阿羅漢果。決到不了佛菩薩地。

位。并且我知道你對於社會。素抱熱心。如今雖沒有救人的力量。卻常負救人的志願。你又能淡於榮利。雖形勢是個俗家。從精神上看起來。豈非你就是一位有道高僧麼。犯不着五十歲。再去挨那七日七夜的籐子棍。先生道。我僧還不能做。更何能說是高呢。再者我這作劇的事業。也恐不十分合於佛法。道人道。作劇雖不是佛教的事。卻可以做佛家輪迴之說。一個大證據。你看他將扮此腳。又扮彼腳。富貴貧賤。頃刻改移。佛說輪迴。未必不如是。先生道。你用戲劇證佛法。我卻要用戲劇證天地。造化之大。無所不備。既有君子。又有小人。非如此則不成世界。譬如唱戲。必得生旦淨丑。樣樣俱全。方可成爲戲劇。世界是一大戲場。豈非戲劇之理與造化相通麼。道人尙未答言。忽然亭子旁邊。閃出一個人來。連聲說道。妙論妙論。二人一看。原來是一位老僧。貌如古柏。形似長松。不像庸俗模樣。二人急忙上前施禮。那僧口稱稽首。三人在亭上坐定。老僧道。方才二位先生談論。我在亭子外面聽了半天。覺得語語悉合元機。用戲場來證天地輪迴。尤其確切。大概二位都是戲迷罷。二人笑了一笑。點頭道。我們不敢認這迷字。卻是有些好看戲。老僧道。我未出家時。也極講究這件事。不但愛聽戲。並且能自己登台。

後來閱歷多了。才知戲界有許多黑幕。比起宦途。有過之無不及。真是強的便感。弱的便欺。說不盡的可恨可悲。我因此覺悟塵世的苦惱。才身入空門。先生道。上人既久在戲場出入。其中大略。何妨指示一二。老僧道。戲界中怪怪奇奇的事。一時焉能說得盡。我這裏有本記載。送給二位一看。便明白了。說罷就從袖裏取出一本冊子來付與先生道。二位不嫌陋拙。儘可奉贈。二人即忙道謝。老僧道。你我有緣。改日再見。說罷飄然而去。二人得了此書。無心再到窰台上去喝茶。一同回到道人的寓所。把這本冊子細覽一遍。覺得其中所說的。雖是優孟衣冠之事。但與國家之治亂。政治之消長。風俗之厚薄。人事之得失。息息相關。二人大喜。如獲至寶。先生道。這冊子可惜是些文話。不能通俗。莫若改作平話。公之於世。道人道。最好最好。於是二人不分晝夜。編改起來。間有傳聞異辭。苦於年湮代遠。無從徵實。只得聽其自然。少不得費幾管禿筆。用一番精神。不知幾歷寒暑。方才脫稿。只是梨園事迹日新月異。那冊子有昔無今。他兩位又將自家的見聞續將入去。才成了一部奇觀。要知端的。請看下文。

第二回 米喜子初隸四喜 方松齡重噪和春

卻說安徽太湖縣。有一個唱戲的。叫作米喜子。他的母親陳氏。據說生產他的那一天。清晨早起。有一個蟾子落在身上。因此取名兒叫作喜子。亦有人說。喜子呱呱墜地的時候。他父母已經上了年歲。老來得子。是一件可喜事。這才叫作喜子。喜子的上輩。本是江西人。世代唱戲。後來在安徽落戶。他父親得了喜子之後。便教他自幼學藝。到了十五六歲。居然崑亂不擋。文武並擅。大江南北。薄負時名。可惜他父親就在那時節病故了。喜子喪父以後。對於他的老母。格外盡孝。就在安徽蕪湖一帶唱戲。不肯出外。至多不過一兩個月。總得回家一次。探望母親。光陰倏忽。又過了幾年。有一天。喜子在家。陳氏對他說道。喜子。你今年是二十二歲了。我早想替你定一房媳婦。娶過來。抱個孫子。方才遂我的心願。只是一來沒有合式的人家。二來我家也沒有多大的積蓄。所以擔誤下來。直到如今。實在是我的一宗心病。前天是你姨媽生日。我去酬應。席上遇見了一位楊大媽。據他說。我的姪兒鳳林。就是你的表兄。他在北京四喜班裏。唱得狠紅。我想你在本地唱戲。雖然事情不錯。到底掙得有限。發不了大財。不如上京找你表兄去。託他搭個班子。可以多開一條活路。喜子道。媽說的話也是。但是媽年紀大了。兒子



實在拋撇不下。陳氏道：「不妨。前天在你姨媽那裏，喫了不少的酒菜。臨後還喫了兩大碗飯。大家都說我身體好。你儘管放心。」喜子心裏，還是捨不得他母親。變法兒說道：「兒子聽說京城裏的戲，狠不易唱的。稍微差一點兒。前台便說是外江派。況且兒子的能耐本不甚佳。設或唱砸咧。回來反不好混咧。」陳氏道：「胡說。好道兒不走。你想一輩子當窮光棍麼。我叫你走。你就得走。」喜子知道他母親有氣。一旁站着，不敢發言。陳氏又接着說道：「我知道你的心事。就是怕我死。其實我六十多歲的人，一口牙齒，嚼得鐵蠶豆，爆炸的響。一時還死不了呢。」喜子無可如何。這才答應。臨走的那一天，陳氏再三囑咐：「無非是一路小心，保重身體。到京之後，託人寄個口信到家。也可放心等話。」喜子一一領受。叩別老母，直奔北京。那時輪船火車，尙未通行。從安徽到北京，至少也得走一個來月。喜子腰裏，只有四兩銀子的盤費。離家不到十日，已是罄盡。喜子正在發慌，忽見許多男女，打扮整齊，拿着香燭，往一個村落中走去。遠遠又聽得金鼓絲絃之聲。喜子料是有人酬神演劇，便跟將來。等待到了那裏，抬頭一看，原來是座真武廟。對面台上，唱得好不熱鬧。一班兒香客，拜過神明，都擠在台下，仰着面觀望。也有些鄉下財主，搭

了看棚。擁着妻子女。在那裏坐着。喜子是見慣的。不去睬他。只到大殿內對了真武老爺。磕了幾個頭。站起來瞻仰聖像。只見旁邊塑的馬趙溫關四大天君。那關爺持刀側立。威風凜凜。猛回頭看那台上。正在演唱關公挑袍。臉譜扮像。比那神道差的多了。喜子搖了搖頭。不說甚麼。挑袍演畢。台上停住鑼鼓。喜子知道演過三齣了。即轉入後台。將身上背的鋪蓋捲兒。放過一旁。到衣箱邊。按着本行的部位坐了。早有班中老生這一門的人。走了過來。向他施禮。問道。朋友。敢是要消遣麼。喜子欠身道。不敢。在下是末學新進。特來借台學戲。班中人道。你可能唱靠把戲。喜子道。我也是門內出身。怎的不能唱靠把戲。班中人道。既然如此。就煩串演一齣武昭關。何如。喜子允了。班中人問他。可要與正旦對一對。喜子道。這是大路活。不消對了。班中人道。此時我們歇鑼吃飯。少時開鑼。就是這一齣。你扮戲罷。喜子點頭。登時扮得好了。走上台去。施展本領。把一齣演畢。正卸靠呢。班中人來問他姓名籍貫。喜子一一說了。又問他到那裏去。喜子道。我是往京裏去的。班中人即送了他些盤纏。喜子道聲多謝。仍復登程。話休煩絮。不日到了北京。尋到韓家潭一家門首。見有藕香堂的小牌兒。知道是了。遂將門環拍了一

下早有一個人從門房中出來。問道：是找誰的？喜子對他說了。那人忙請了一個安道。原來是米老板。我們大爺在家待我給你回一聲。喜子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叫小李。是這裏的跟包的。喜子即將帶來的蒲包交給他。小李接過，走將進去。回明了鳳林。鳳林知道有這門親戚。小時節還見過喜子。說道：請到客廳裏坐。我就出來。小李答應一聲，放下蒲包，轉身向外。把喜子領進客廳。說聲請坐，就忽忽的預備茶水去了。喜子舉目細瞧。這個客廳，乃是三間敞的南房，極其寬暢。條案桌椅，一律紫檀硬木。條案上正中間擺着一柄白玉如意。左邊是一扇大理石屏風。右邊擺着康熙磁的五彩大花瓶。桌子上面擺着一個大磁盆，盆中堆着幾個柿子。西面靠窗有一個書案，文房四寶，件件俱精。一束花箋，全印着藕香堂小字。旁邊有一個書架，排列着十幾套曲本。東面堆着一座七層的菊花山，足有好幾十種菊花，高高下下，秋色宜人。四壁全是名人字畫。西北牆角上，還掛着一張古琴。米喜子從未見過這種境界，心中暗暗納罕。實則除了菊花山應時品以外，司坊裏的陳設，差不多是各家一樣。等了一回，小李挑起簾子，一個服飾華美的人，隨後進來。喜子見他眉目英秀，料是鳳林，叫聲鸞仙兄，倒身下

拜。鳳林慌忙回答。二人見禮已畢。分賓坐定。鳳林先問喜子的母親好。隨後又問了問路上的情形。有伴無伴。現往那裏的話。喜子一一回答。便說獨自到京。現寓在某客店。恰巧小李進來送茶。鳳林便吩咐小李道。到某客店去。把米老板的鋪蓋取來。安置在廂房裏面。小李答應一聲走了。喜子道。我住在府上。未免添煩。鳳林道。自家至親。何必客氣。提到唱戲的事。喜子便說本人是唱文武老生。此番奉母命到京。要託鳳林幫忙。搭班唱戲。鳳林一口應允。說我今天到館子去見了管事。回來定有好音。喜子連聲道謝。鳳林又讓喜子在上房吃飯。并且喚家人出來。見了一見。午飯方畢。小李來回道。米老板的臥室安置好了。鳳林點頭。喜子退到廂房一瞧。只見窗明几淨。大可安身。心裏倒也舒泰。少時。小李進來拿衣包靴包。并盥頭圓籠。喜子看見。問這是什麼。小李道。這是我們大爺扮戲用的東西。喜子道。難道後台沒有。小李道。後台箱上的乏貨。只可是官中先生們穿。我家大爺。是當小老板出身的。不穿那樣東西。喜子道。什麼叫做官中先生。小李道。就是唱戲的。喜子道。什麼又是小老板。小李道。就是堂號裏的徒弟。官名叫做司坊。俗名叫做像姑。這堂號裏的主人。喚做老板。他花錢買的徒弟在外邊應條

子陪人吃酒。往家裏弄錢。便喚做小老板。若是自己的兒子。便喚做少老板。這個營生。總是日脚才吃香。我們這位大爺。起先也唱旦的。演那玉玲瓏的梁紅玉。得意緣的狄雲鸞。誰看見也受不了。少說總得十天睡不着。那個勁兒味兒。真虧他琢磨。連陳中堂那樣人物。都迷上了他。後來年紀來了。自家覺得肉麻。才改了小生。翻正他的行頭。有人報效。爲什麼不穿私的呢。說着。聽得脚步響。知是鳳林來了。忙打住話頭走了。鳳林吩咐套了車。對喜子道。聲怠慢。跳上車。竟奔戲園。到晚回來。對喜子道。我已經向管事先生說了。你就在本班。打三天泡。再定去留。明天是忌辰。不開戲。你可到五道廟大下處。拜一拜同行。後天登台。你還是唱工。還是衰派。還是靠把。喜子道。我會說過。我是文武老生。隨便派罷。鳳林笑道。京裏唱戲。比外邊不同。第一講究名貴。你那鄉裏狗血。是酒不得的。喜子低頭不答。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可巧這一夜。有鳳林徒弟相識的客人。在他家中擺酒。內有一人。出席散步。一眼看見喜子。叫聲米先生。喜子定睛看時。原來是位江蘇朋友。久在安徽的姓丁行四。人稱他丁四爺。是個秀才。卻專喜唱戲。所以認得喜子。喜子忙向前招呼。說了幾句來京的原由。丁老四道。我也來京不久。住在長元。

吳會館。你閒時到延壽寺街去訪問。便可找得着。喜子應了。丁老四仍去上席吃酒。那日的主人。姓梁號敬叔。福建人。是位觀察。請的客。一位萬學士號藕舫。是江西人。一位楊學生。一位桂林倪鴻。俱是孝廉。還有一位。便是丁老四。這梁觀察極講究崑曲。鳳林自家出去吹着笛子。唱了幾支。果然腔真板正。喜子站在院裏。都聽呆了。酒罷各散。鳳林喜子等也各自安歇。次日。喜子同了小李。到天下處去了一遭。那些老古董唱老生的。聽說他是新來搭班的。便擺出許多架子。神氣格外難看。有幾個圓通的。知他是陳老板的親戚。頗頗的套了些拉攏。喜子周旋一回。仍回到鳳林家裏。第二日催戲人來。呈上黃紙單。鳳林派的倒第二的羣英會。喜子派了個魯肅。鳳林道。這是資格戲。向來新脚色是派不着的。管事人因你是我的親戚。格外用情了。喜子道。這戲我不對路。改一齣罷。鳳林道。第一天派戲。你就拿喬。往後還怎麼混。喜子才不言語。飯畢。隨了鳳林往戲園而來。那天羣英會的諸葛亮。派的是張三元。他是著名一個會咬人的。鑿子極其響亮。使勁的把喜子一咬。喜子到京不久。一路上受了些勞累。精神還未復原。鑿音自然使不出來。前台聽戲人們。對於新來的角兒。更是格外的求全責備。喜子一齣戲。

如同在冷水盆兒裏一般。一個影聲也沒有。倒把張三元足捧一氣頭砲不響。第二天便不催他了。鳳林也無法想。礙着親情。仍留在家內。喜子甚覺無趣。倒是小李過來。說了幾句安慰的話。當晚喜子睡到床上。心裏煩惱。眼中掉淚。用手拍着枕頭。嘆口氣道。京裏班子如此難搭。明天一早。夯着被套滾蛋。不好。我臨出門的時節。老母吩咐我的話。何等鄭重。這樣回去。怎麼對得住我娘。況且壞了名頭。人都說米某人是京裏不要的乏貨。本地戲飯也吃不成了。思來想去。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亮。便爬起來。到街上散步。信着腳走去。到了一個所在。抬頭一看。正是長元吳會館。想起丁老四住在此處。何妨同他談談。便向管門長班一問。果然有位丁四爺。喜子遂把自己姓名說了。託他轉達。長班進去。不多時出來道聲請。喜子跟到了老四的屋前。聽得老四在屋裏同人說話。喜子掀簾走入。忽的叫聲哎呀。驚得徧身冷汗。毛骨聳然。跪在地下。磕了好些頭。丁四同那客人都笑起來。喜子驚魂方定。站起來道。好畫工。好筆法。丁四爺這張老爺像。畫得妙極了。我幾乎被他嚇死。那長班先見他這宗行徑。莫明其妙。此時方知他是看見屋裏牆上關聖畫像的緣故。也覺好笑。慢慢退去。喜子看那客人。是前日在鳳

林家合了老四同席的。問其姓名方知是楊學生。三人在屋中座定。丁四道：「我這軸聖像，是諸暨陳老蓮的筆墨。本來是個名手。據說老蓮從四歲上，就會畫關壯穆。他同鄉有個富翁修造花園。老蓮跑將去。在他靜室中爬到桌子上，用木匠的筆，畫了一尊壯穆。身後還配了一尊周將軍，拿着大刀。那富翁回來，觀見神采威猛，驚得只管下拜。大約也就是米先生方才的情形了。」學生道：「我前兩日遇着方夢園，他談陳老蓮的遺事，格外新奇。說這富翁把女兒給了老蓮。老蓮嫌他醜陋，畫了一張美人，掛在屋裏。他妻子早晚描摹，竟變的同那美人一樣。豈不是件奇聞？」喜子聽了，心中一動。大家說些閒話。學生告辭。喜子向丁四說到唱戲不紅的苦況，不覺流下淚來。丁四勸了他一番，他也不答話。只望着那關老爺出神。到晚回去，明日又來。每來便細看那張畫像。看看一月有餘。喜子忽的拍手笑道：「有了。有了。丁四道什麼有了？」喜子道：「我在路上真武廟裏，看見一尊泥塑的老爺。那時台上正唱老爺挑袍。我看那扮像臉譜，比那神像差的太多。等到見了這張畫像，比那泥胎又強些。我這一月來，也學那陳老蓮的媳婦兒描摹美人的法子來。描摹這老爺。如今卻是大有心得。我想當初陳家這女人，必是中常像。」



貌。姿致不佳。後來得了畫上美人的神趣。便哄得動丈夫。我既把這老爺吃透了。我這唱戲。未必不仗着他翻梢。丁四道。這話有理。你就這樣做去。喜子道。只有一層難處。北京老爺戲犯禁。怎麼許我唱。丁四道。你既不唱。又揣摹他做甚。喜子道。這事我同鳳林的跟包小李談過。小李給我出個主意。說只要堂會戲裏有都老爺點過。便可在館子裏唱的。丁四道。這一些不難。我託楊學生。便可辦理。這巡城的幾位御史。他都認得的。喜子道。這就好極了。再三託付而去。私自到盛頭作坊。另出花樣。做了一頂扎巾盔帶。後兜。又到把子局。造了一把青龍偃月刀。也不叫鳳林知道。這日。鳳林應了陳中堂的堂會。回來只擰眉毛。小李問是何故。鳳林道。奇麼。北京老爺戲。是久已禁斷。怎麼老中堂家這位戲提調。派起老爺戲來。這是位都老爺。我不敢駁回。只我們班中。那有會唱老爺戲的。小李道。咱家這位米爺。同我談過。老爺戲他倒應行。鳳林道。他久走外江。這也是有的。只這番派的是破壁觀書。我連這戲名兒都不曉。不知他會不會。即走過喜子屋中。同他一說。喜子滿口應承。鳳林問他還有些什麼配腳。喜子道。二位皇娘。一個馬童。許褚。張遼。還有個驛官。都是要緊的。鳳林忙將管事人請來。命他到天下處一

問。湊巧這些腳色。還有一兩個從外路來的。有些清頭。喜子又給他們說了一遍。打鼓人毫不通經。也是喜子指撥。鳳林見了十分興頭。便去應覆了陳府的提調。到了唱戲的這一日。喜子不用銀硃香油勾臉。只抹了些胭脂。用黑筆略畫了一畫眉子。粧扮停當。後台看了已是喝采不置。等他揭幕登場。前台愈發贊美。看得入神。連老中堂向不懂戲。都擊節道好。只有梁敬叔道這未免褻瀆神明。不看走了。喜子唱完也甚得意。過了數日。鳳林請他在戲園演唱。果是叫齊叫滿。聽戲人看到他描摹得勢之處。覺得聖帝臨凡不過如是。人人肅然起敬。也有合掌誦那關帝寶誥太上神威的一篇法語。反倒沒了彩聲。喜子從此成名。便另去租了房子。把老母接來。鳳林仗他叫座。待他自然格外恭敬。喜子重謝了丁楊二人。安心在京唱戲。光陰似箭轉瞬已是十來個寒暑。喜子聲價一年一年的高起來。就再唱羣英會。也有人捧了。不過總不及老爺戲叫坐。喜子對於關爺。比別人分外敬禮。家裏中堂供了神像。早晚燒香。初一十五。必到正陽門關廟去走走。唱老爺戲的前數日。齋戒沐浴。到了後台。勾好了臉。懷中揣了關爺神馬。絕不與人講話。唱畢之後。焚香送神。他那虔誠。真叫做一言難盡。京中一班讀書稽古。

的老先生。知道此等情形。少不得紛紛議論。道令人演唱帝王聖賢名臣。通不曾這般做作。關壯穆不過名臣之一。何以定要如此呢。又有人道據孔氏珩璜新論裏說。北宋時演影戲祭關雲長。可見這個風氣。不自今日始了。梁敬叔聽得這些話。便道。關夫子浩然正氣。塞乎兩間。歸神之後。曾從天台智者大師。受過五戒。成了佛門護法善神。出天門。入地府。執掌文衡。豈可同別的古人去比較。往年沈文愨公每見賓筵有關帝戲。即便避去。那才是老成舉動。依我看。恰人的做作。倒合乎先正典型。楊學生知得。便去告訴了喜子。喜子道。我這碗飯。全是關老爺賞的。不然憑什麼一季掙人家八百吊錢的包銀。我敬重老爺。只算知恩報恩。但是老爺的戲。倒底不該唱。我自從扮演他老人家以來。總是害病。簡直背了藥罐子。大概是褻瀆神明之故。老爺在天之靈。雖不計較這些。他手下的張飛老爺。周倉老爺。都是有火性的。難免不降點災。掌生道。這也是你恭敬神明。才說這些話。那些不信鬼神的。就是另一種想頭了。米喜子點了點頭。掌生道。老板若無事時。我們到飯館子去坐一坐。喜子道不行。我同何景愚早有約會了。掌生道。莫非和春的老板何景愚麼。喜子道是。當下二人一齊出門。學生自回。喜子竟到

景愚家中。景愚這日。因小孩滿月。才備酒請客。又怕人送禮。所以先不說明。衆賓客吃罷酒飯。各自散去。喜子走的最後。景愚方把他送至門外。只見一位藍翎白頂官兒。騎馬而來。景愚認得是怡王府的人。慌忙讓他下馬進屋。問王爺喚我麼。那官兒道。王爺不會喚你。是肅六大人煩我來的。月內他那裏要唱一本堂會。訂你的班子。指名點方松齡的雙盒印。要你去辦理。景愚道。方松齡是我們班裏第一個花旦。現在五十多歲。留了鬍子。不唱戲了。我怎辦得他來。那官兒怒道。我不管這些。到那日若沒方松齡的戲。肅六大人發了脾氣。我看你北京的戲飯。吃得成吃不成。景愚慌得做聲不得。那官兒出門上馬走了。景愚呆了半晌。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原來他有一個把弟。叫作小趙。本是個理髮匠。改行跟官。才做了某御史의長隨。那御史同方松齡交情很好。景愚心想。莫若去求他。無論用硬也罷。用軟也罷。只要他肯點頭。方松齡就得乖乖兒的出台。主意已定。一直去找小趙。見面之後。把來意說了一遍。小趙思忖了一回。隨後豎着一個指頭說道。只要前途肯出此數。這件事包在我身上。准能辦到。景愚知道是一百兩銀子。說道。價目也還不多。但不知是誰使。小趙道。是我們姨太太使。你不花這錢時。莫

想成功。景愚道：兄弟，你倒底有這拿手沒有？小趙咬着景愚的耳朵，說道：如此如此，你看如何？景愚聽了大喜，即辭了小趙出去。不多一回，果然取了一百兩銀子來，雙手奉上。小趙點過銀票，揣在懷裏進去見他主人，就在姨太太屋裏，悄悄的商議了一回，出來回覆景愚，叫他回家，靜候好音。這裏主僕們磨拳擦掌，准備依計而行。過了幾天，御史借請客爲名，備了一桌酒席，叫小趙把方松齡約到寓裏。他一見松齡，殷勤款待，十分親密。一面又給松齡引進了閨座的朋友，說他是鼎鼎大名的方老板，拳高量雅，大家可以暢叙一番。松齡一看，也有素來認識的，也有初次見面的，少不得與各人寒暄了幾句。在座的人，一大半是愛熱鬧的，先與主人豁了幾拳，後來松齡出手，連得了幾個勝仗。大家不服氣，公打他一個人。松齡的性格，又是個極好勝的，索性獨擺將台，以寡敵衆。於是越喝越醉，越醉越喝。夜闌席散，衆人謝過主人自去。松齡卻早已爛醉如泥。人事不知。那御史見了大喜，即叫幾個家人，把松齡抬到外書房裏的炕上，輕輕放下。臉兒向外。御史又叫了幾聲松齡，松齡絲毫沒有知覺。只有酣睡的聲音，替他回答。那時小趙躡足潛踪，剛進屋內。御史道：來得正好，你快動手罷。小趙就拿出一把剃刀。

來。運動手腕。像風一般快。不消三五分鐘。早把方松齡的鬍子。刮得乾乾淨淨。御史贊了一聲好。小趙道。我還要到外面去。敷衍他的車夫。已經催走了好幾次了。說着出去。松齡一覺醒來。抬開醉眼一看。不像自己屋裏的樣子。霍的跳起身來。只見那位御史。坐在一旁。松齡甚覺惶愧。說道。該死該死。我真糊塗極了。貪喫了幾杯酒。糟塌你的地方。還要累你熬夜。實在對不住。御史道。咱們是熟人。不用客套。此時還不算晚。你可以多歇一回。養養神。松齡那肯再睡。定要就走。御史道。不忙。我還有一句話。給你商議。按住了松齡。重新坐下。松齡忙問何事。御史道。肅六大人。你可知道。松齡道。莫非戶部正堂軍機大臣。肅六爺麼。御史道。他並不是軍機。是御前大臣。只不過在皇上跟前有面子就是了。這人的脾氣。你可曉得。松齡吐着舌頭道。厲害。厲害。御史道。他不日要在宅內。唱和春班的戲。指名要你登台。何景愚急了。託我同你商量。千萬幫景愚一回忙。你看我的面子。不可推辭。松齡道。承他台愛。又有你的情面。再說景愚也不是外人。狠該幫他。可惜我有了鬚了。御史道。照你這麼說。除非是把鬚剃掉。才能唱戲。松齡未及答言。御史拿過一面鏡子來道。人家說你長得少。你還不信。何妨自己照一照呢。松齡接

過鏡子一照。只見鬚髮剃得乾淨。不是于思于思的樣子。倒變了個冠玉的少年。不由得自己發楞。好像酸甜苦辣的滋味。一齊湧上心來。那面鏡子立刻落地。跌得粉碎。御史連連作揖道。你饒了我罷。松齡呆了半晌。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道。我依你便了。御史大喜。即將何景愚喚來。與松齡接洽。去應了肅六那本堂會。小趙天天到何景愚家。表他剃髮的功勞。景愚送了他十兩銀子。才算罷休。景愚又請松齡在戲園幫忙。松齡應了。松齡本是個老名脚。聲價遠在陳鳳林以上。京城裏向來捧他的人。不知多少。此番聽說他二次上台。當時鬧動了九城。那天和春班的轉兒。在慶和園。松齡頭天便唱翠屏山。不到午正。早已滿座。等到松齡出場。將念引子。忽然池子中間。有個少年人。狂叫一聲。跌倒在地。衆人正在喝采。倒被他嚇了一跳。要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賽松齡一曲擅清歌 劉趕三片言興大獄

上回書說到方松齡剛一登場。忽然有個少年人。狂叫一聲。跌倒在地。那是什麼緣故呢。只爲他瞧見了松齡的樣子。大聲喝采。一時得意忘形。身子一晃。不覺跌倒。伺候他的小使。趕緊過來把他扶起。問他可曾跌壞。他說沒有。重新坐下。壹志凝神的聽戲。看

官你道此人是誰。原來他叫作平齡。乃是漢軍鑲白旗人。父母在堂。並無弟兄。因爲是個獨子。自幼嬌生慣養。父母便把他十分溺愛。到了十八九歲。長得粉裝玉琢一般。眞乃是衛玠復生。安仁再世。不但相貌漂亮。天姿亦極其聰明。他卻不好讀書。偏愛演戲。父母約束不住。只得任其所爲。起先他還到學房裏去。應個名兒。後來絕跡不去。索性請了曲師。研究戲劇。一天到晚的彈絲品竹。調粉弄脂。不唱別的。單唱花旦。那天聽了松齡的戲。覺得他姿態活潑。做工細膩。實在有比衆不同的地方。出了戲園。一路上還想。我白請了許多教戲的先生。原來都沒眞傳。若能請得松齡時。將來定可接受他的衣鉢。況且我名字叫作平齡。安知不是與松齡平等的預兆呢。但要請松齡。非何景愚不可。好在我同景愚原是熟人。主意已定。回到家中。卽差人把景愚請來。要他引進松齡。景愚道。平齡不是我攔你的高興。你一個念書人家的後代。總應該伏案攻書。求取個一官半職。叫你們老太爺老太太歡喜歡喜。才是正辦。怎的一天到黑。總是在戲裏討生活。莫非看這條路有飯。我的老爺。那就擰了。我們這裏頭。實在不能個個有飯。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單看方松齡陳鳳林一班兒。請看那些跑宮女丫環的夠多可憐哪。



平齡紅了臉半晌。才說道。沒相干。我不過混着頑。誰真想吃戲飯不成。你只與我引得方老板來。我自另有一番人心。你不用說這些廢話。景愚聽說不白効勞。即答應了。過了數日。來到方家。見過松齡。寒暄已畢。即把平齡這番意思。說了一遍。松齡道。我那有工夫陪着外行胡鬧。你給我推了就是。景愚道。他是慕名而來。你只略略給他說一說。他就歡喜的了不得。用不着給他下細工。誰不知他家裏大有錢財。難道虧負了咱們不成。松齡道。既你這樣說。我應了就是。我也不講月規。也不合他論齣。只要他不把我當下三爛就結了。景愚道。諒他怎敢。松齡道。你叫他定個日子。我們找個地方見一面兒。景愚道。這個自然。遂別過松齡。回轉自己家下。走至門前。只見門關的甚緊。用手拍了幾拍。沒人答應。景愚大怒。便嚷起來。一個小徒弟慌來開門。景愚跨了進去。劈面就是一掌。打的那孩子歪在一邊。走入屋中。拿起戒尺。把他拖來。又是一頓好打。那孩子被他打的鬼哭神號。景愚的老婆。是聽慣了的。由他鬧得怎樣。只做看不見。景愚從下午打到掌燈時候。方才住手。一宵無話。次日起來。吃過早飯。逕奔平齡宅內而來。看門人回了進去。平齡把他請入裏面坐定。平齡道。何先生見着方爺麼。景愚道。見過的。

了。他說交朋友不論錢財。挑個日子。請他吃頓飯。就算成功。平齡大喜道。後日我沒事。咱們就在天福堂罷。這幾日和春的轉兒是廣和樓。爲的圖個近便。景愚道是。好極了。只我今天有個窮朋友要出外。我想替他張羅五六十兩銀子的盤費。不知爺台手底下方便不方便。平齡道。有。即取了一大包銀子交給景愚。拿着走了。過了兩日。已是他們的定期。平齡出城。到肉市廣和樓聽完了戲。先到隔壁天福堂坐了。等了一會兒。景愚同着松齡進來。平齡殷勤接待。大家入坐吃飯。自然松齡坐了首位。景愚陪坐。平齡主位。三人都是好酒量。飲了一回才吃飯。飯畢散坐。松齡便問平齡學過什麼戲。平齡一一說了。松齡還叫他試試嗓子。當時景愚就從衣襟底下。取出一把胡琴來。平齡唱了一支南椰子。松齡一聽。覺得聲音甚好。字眼尺寸還欠講究。看着景愚。彼此笑了一笑。口中卻着實誇獎了幾句。說你能既好喜這個。不妨到我家裏去。我每天起得甚早。可以勻出點工夫來。給你說說戲。飯後你能得到館子裏去。聽我的戲。照這麼辦。玩藝兒才能長的了呢。平齡連聲稱是。說我明天准來。松齡道。天已不早。我要先走了。遂起身告辭。景愚對平齡道。明日你能到方家。空着手進門。怕不好看。平齡道。我早預備

了。當下各自歸家。平齡一夜何曾睡着。第二天一早。帶了四色禮物。去拜松齡。還送了五十兩銀子的贄敬。從此就在松齡家中學藝。松齡雖不日日見他。一月之中。也有十天可以會面。松齡有時向平齡借錢。一張嘴總是二三十兩。平齡從不駭回。看看半年。平齡的技藝。也不見十分長進。不過捨得花錢。各票房裏。都願意請他。又因臉子漂亮。前台的請家。也都歡喜看他的戲。一月總接幾分請帖。平齡走了兩年多票。一班同他頑笑的朋友。給他送了個綽號。叫做賽松齡。平齡也就居之不疑。一日同何景愚商量。要在戲館子裏露一回。景愚道。這幾天方老板告假。我們班子應了阜成園的轉兒。正少個花旦。你能去抵擋一陣。未爲不可。只是後台有些花消。約計一百多吊錢。那是一個省不下的。平齡道。花錢怕什麼。我們票友。原是耗財買臉的。景愚道。既然如此。這唱戲二字。就應在我的頭上。三日後靜聽好音。說罷辭去。轉瞬三日。這日平齡用過早膳。靠在書房的欄杆上。看婢女小翠。在樹上折取桂花。細腰斜倚。皓腕凌空。十分有趣。他心中暗想。這若移在演劇上。姿勢美觀的很。正在出神之際。忽聽有人叫了一聲哥兒。回過頭來。只見小使順兒。笑嘻嘻的手裏拿着一張戲單。說是何老板送來的。平齡接

過一看。原來是阜成園的事。訂了八月初九日。平齡派了一齣探親。是倒第二。前面還有一齣三英記。順兒指着問道。這是一齣什麼戲。奴才不曾見過。平齡道。這是齣唐朝的戲。有員小將王士英。被女寇高蘭英殺敗。逃在一家子。遇着一位姑娘。叫做寶桂英。用計把蘭英灌醉。士英合他成了好事。蘭英醒來。挑唆士英。把桂英也給辦理了。三人成了夫婦。本是不常唱的戲。莫怪你不知道。順兒道。聽說哥兒這齣探親。還帶頂嘴呢。平齡道。帶頂嘴。得用個好桂姐。比平常探親不同。大約連這桂姐並那三英記的且腳。總跑不掉。是司坊裏的人。順兒道。哥兒這一講。說我才明白。不然。我還當三英記是三國裏劉關張三英戰呂布呢。平齡道。今年不唱張三爺的戲。有人扶乩說。今科這番鄉試。是他老人家下凡監場。所以他的戲唱不得。順兒道。我也聽得人說。張爺性如烈火。他來監場。只怕要出亂子。平齡道。那卻與我沒甚相干。你對來人說。我初九准去。只小心不要被老爺知曉。順兒道。老爺不會知道。他正在外面會客呢。小翠拿着一枝桂花。笑對平齡道。哥兒唱戲的事。老爺向來不管你。怎的忽然要瞞他。平齡道。這一回是到戲園子裏唱。不比往常。小翠道。好哇。索性越鬧越不像。我偏去告訴老爺。平齡扯住了。

小翠的袖子。說道：好姊姊。你千萬不要說。小翠道：哥兒你放手罷。花兒全要掉下來了。我說的是頑話。你放心。我決不對老爺說。就是太太面前。我也一字不提。平齡這才放手。眼看小翠執着花枝。慢慢的轉過屏風去了。且說平齡的父親。會的那位賓客。叫作喇謙。也是鑲白旗人。與平齡的父親。沾些世誼。能言善辯。專在官場裏面拉繆。家有兩房媳婦。一房在京。一房在天津。那年中秋節。實在過不去。他就想到這位老世交。前來拜訪。二人見面之後。平齡的父親。說到平齡。不覺嘆了一口氣。說這個孩子。今年已經二十一歲了。還是不走正經路。兄弟。你看怎麼辦。喇謙道：姪兒既不讀書。大哥。你何妨替他弄個舉人呢。平父道：難道說舉人也可以用錢買的麼。喇謙道：自然。近幾年來。那一次鄉會試沒有弊端呢。現在主考是已經放定咧。正主考是柏中堂。柏葆。副主考是兵部尚書朱鳳標。左副都御史程庭柱。我都有路子可走。平父道：那兩位副主考。我并不大知道。這位柏中堂。公正清廉。我是深知道的。怕不能賄買罷。喇謙道：老哥。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柏中堂雖是清廉。但他最寵愛他的姨奶奶。姨奶奶有個兄弟。叫作靳祥。是柏中堂的總管。這次他想要在科場上面。多搜些錢。四面託人。招攬主顧。不瞞老哥。

說。前天他還當面託我哪。平父道。路倒是條好路。可惜我這個孩子。筆下一些不通。就是中了一名舉人。也是空的。喇謙道。老哥。你不要這麼說。孩子中了舉人。因此發憤讀書。明年就中進士。點翰林。也說不定的。即便不能。將來得個一官半職。有了個舉人底子。總算是正途出身。便宜地方多着哪。平父聽了。意思有些活動。說道。兄弟。你懂得子平麼。喇謙道。我略知一二。但不知大姪兒的八字。是那幾個字。平父道。他是二十一歲。閏四月初十寅時生的。我記得他的八字。是戊。戌。丁。巳。辛。巳。庚寅。喇謙屈指算了一算。說道。辛生巳月。正官得令。時上有庚金劫才。年上有戊土正印。謂之身強官旺。有官有印。定爲棟樑之才。命有天乙貴人。讀書上進。仕出正途。月上透殺。有印化吉。所謂身強殺淺。假殺爲權。每逢官殺運。定有升遷之喜。今年戊午流年。有殺有印。而且天乙再逢。必中高魁。恭喜恭喜。說罷連連拱手。平父大喜道。兄弟高明的很。正給吳鐵口算得一。樣。既他還有這個造化。我就花幾個錢。也使得的。喇謙道。不消許多。兩千銀足數。只是姪兒年輕不懂事。萬一口齒不嚴。惹出禍來。反爲不美。不如索性把家人一齊瞞過。平父點頭。當下二人分手。次日平父得到回信。事已辦妥。先付銀子若干。餘款事後再補。

到了八月初八那一天。他囑咐平齡道：「孩子，這十天之內，你千萬不要出門一步。」平齡問爲什麼。他父親頓了一頓，說道：「前天我託一位朋友替你排了排流年。他說這十天之內，不出門有喜事。出了門就有災晦。」平齡道：「我不出門就是。」次月初九，平齡早起盥漱已畢，正在書房裏間坐。順兒進來說道：「哥兒，今天該預備什麼行頭。」平齡楞了一愣，說道：「可不是麼。今天正是阜成園唱戲的日子。只是老爺子不許我出門。怎麼辦呢。」順兒道：「不怕不怕。老爺子今天南城外有酬應。一早出去，要喫過晚飯，才得回來。那是趕車的趙四對我說的。這回兒就在那裏套車了。」平齡方要再說，順兒搖手道：「老爺子來了。」平齡趕緊站起，只聽他父親說道：「你千萬不要出門，也不要與外人見面。我出去一躺，就回來的。」平齡唯唯，他才出去。平齡見他父親走了，笑對順兒道：「活該咱們造化。喫過午膳，等了一回，他就叫順兒帶着箱籠，同向阜成門外而去。大家知道票友賽松齡那天初次在戲園上台，少不得要來趁個熱鬧。一路上香車寶馬，絡繹不斷，把阜成門附近一帶極荒涼的地方，卻變作花團錦簇。平齡看在眼裏，異常高興。到了阜成園門首，下車進了後台，自有管事人殷勤招待。那時場上正演二英記，那扮竇桂英、高蘭英。」

的兩個旦角。都是松齡的徒弟。扮王士英的小生。叫做江耗子。一條音腫不聚的鬚子。惹的聽戲人十分好笑。那兩個旦角。卻都不錯。平齡扮戲尙早。隱在場門簾內看了他們一齣。暗想這兩個孩子。倒不枉方老板栽培他一場。真不含糊。不多時。這兩個旦角唱畢。卸了妝。到官坐裏去找他的斗翁。那個斗翁。頗請了幾個客。看官們認得的。卻只有一個桂林倪鴻。又唱了兩齣。便是探親登場。那鄉下親家母將出場門。早聽得有人叫好。倪鴻身旁一個南方口音人道。這不過是個丑腳。怎的也有人喝彩。倪鴻道。這個丑腳。非同尋常。他叫做劉趕三。是保身堂的老板。只他不是和春的人。今日緣何到此演戲。那邊一個旗人道。他是沒有能耐。大班不要。今天是何景。愚找他來陪賽松齡的。那南方人道。他既沒能爲。怎的出台就有人叫好。旗人道。這不過因他是個好腳。南方人道。他既沒能爲。又焉能是好腳。倪鴻道。這不是一句話說得完的。老兄請看戲罷。說話之間。探親已演到備驢的那一節。趕三兒竟把他自家騎的一匹驢。牽上台來。說也奇怪。那驢在台上十分馴熟。觀戲人無不喝彩。只聽得趕三兒道。這孽畜雖不是唱戲的兒子。上台可真不含糊。衆人知他是嘲笑平齡。又是一片彩聲。那旗人笑着對倪鴻



道。趕三兒戲雖沒甚根底。口卻刻薄到極處了。他的紅也就紅在這張嘴上。倪鴻點頭。少時桂姐出來。看他打扮是個花旦的樣子。年紀也很輕。比平時唱探親。弄個一嘴鬚子渣兒的官中正旦。穿件青衣。順眼多了。那旗人道。這孩子叫做張梅五。是他保身堂的徒弟。賽松齡今兒要唱頂嘴。所以用他登台。這孩子雖是個無名之輩。究竟是內行。賽松齡恐怕要受大敵。就是那匹驢。也是趕三連夜排出來蹶賽松齡的。你道他們毒不毒。倪鴻道。這探親帶頂嘴。倒是不常演的戲。難得小平子竟能演唱。少時平齡出場。果然不見十分精彩。這齣唱完。倪鴻走至後台閒步。只見許多人圍着平齡解勸。平齡滿面怒容。指着趕三兒痛罵。趕三兒也不乾不淨的回嘴。倪鴻料是方才的戲仇。遠遠躲開。平齡趕三。也吃衆人勸走了。過了幾天。順天鄉試出榜。平齡高高的中了第九名舉人。他父親方對平齡說道。孩子。你的舉人。是我花了好些銀子買來的。前幾天攷試的時節。我老是提心弔膽的。只怕你出門去。被人家瞧見。如今是不怕的了。我看你天分甚好。字蹟也還寫得清清楚楚。若能從此認真練習入股。明年會試。再點上一名翰林。豈不是榮宗耀祖。正說到這裏。順兒來回道。喇二爺來了。喇謙進得屋子。忙給他們

父子道喜。平齡知道有事，退出去了。平父道：兄弟，怎麼老沒有見。喇謙道：天津有點事。我是八月初八出京，直到昨兒才回來的。平父道：你姪兒的事，全仗兄弟出力，說罷一拱到地。喇謙道：那也是老哥的福大，姪兒的命好，話可又要說回來咧。我聽見人家說，副主考程庭桂的小兒子，沒有出榜之前，他就在飯館裏說，有什麼姓李的姓熊的許多人，全是他遞的條子。現在榜上一個也沒有中，可見得還是姓靳的這條路靠得住。平父道是的。喇謙又道：姪兒這本卷子，是我託南省一位高手槍的，他說卷子裏面寫錯了一兩個字，只怕落第。現在姪兒居然中了高魁，真好運氣。又從袖裏取出幾張字紙來，說道：這是三場的原稿，將來可以印成試卷送人。平父接過，謝了又謝，又把銀子餘數付清。喇謙這才辭去。又過了幾天，平齡出去拜老師，會同年，緊接着懸匾宴客。自有一番忙碌。他卻過了空閒，仍是同一班梨園打混。看看十月初五日，正是鄭親王端華的壽誕，演戲招賓。那日朝中親貴以及大小官員，誰不去捧觴上壽。平齡父子也在其內。將從禮堂退出的時節，趕三兒正在台上演戲，扮的是僧道一流，一眼瞧見，忙提着極高的鬚子道：分身法兒，只有新舉人平齡會使。我知他八月初九的那一天，又

是唱戲。又是下場去考。真是個活神仙。平齡羞的面紅過耳。再看那齣戲時是新排的鈞天樂。是用九西堂崑曲舊本。改的亂彈。恰是譏罵科場的戲。平齡坐不住。只得溜了。他父親也就走去。那端華胞弟。御前大臣戶部尙書肅順。聽了趕三這句話。卽把御史孟傳金的衣服。輕輕的扯了一下。孟傳金會意。同他走到一個小書房坐定。肅順便道。方才趕三兒說的話。你聽明白麼。孟傳金道。聽明白咧。肅順道。科場是主子家找人的大事。他們竟敢作弊。我耳朵裏早有閒話。不過不便說話。你們當都老爺的。就該上本。孟傳金囁嚅著道。柏中堂是敝老師。這本怕不便上。肅順呵呵一笑。道你太小心。柏中堂決沒有什麼處分。我可以擔保。我聽得平齡這本卷子。出在編修鄒應麟房內。老鄒給他改過錯字。你以此爲由。把柏中堂輕輕兒捎帶幾句。主子諒不深究。大約只把平齡革去舉人。便算了事。我知道你從前奏撤蘆溝橋的釐卡。是個極有骨頭的好老都。你們衙門裏從毛寄雲放出去之後。就是你最有膽子。那年寄雲參文中堂好幾萬句話的長摺。主子也擱着不問。你替貴老師擔什麼心。孟傳金道。這話也是。我就預備摺子。當日辭了肅順。回到家中。具摺要參奏科場。他家有位西席勸道。肅六胸無點

墨柏聽濤是科甲出身。素有私仇。恐怕弄大了。不如不參。傳金想想也說得是。便把摺子擱起。豈知自那一日起。傳金夜間總睡不着。傳金惱了。仍復依了肅順。把摺子遞進。皇上見摺中有中式舉人平齡。硃墨不符等語。卽傳旨着鄭親王端華。怡親王載垣。尙書全慶陳孚恩。悉心磨勘試卷。不准稍涉迴護。此旨一下。滿朝震恐。且說平齡被趕三兒抓了幾句。回家十分不快。他父親也覺得趕三兒的話奇怪。問起根由。他才把阜成園唱戲的事說了一遍。平父大怒道。我怎麼吩咐你不許出門。你偏偏出去唱戲。要是鬧出事來。孩子你真害苦了我咧。平齡道。我也不知道誰害誰。要是老爺子告訴了我。我怎麼敢去唱戲呢。平齡的母親道。誰也不必埋怨誰。但願無事便好。平父道。怕不能罷。噯。我只知道機事不密則害成。不知道機事太密。也會成害的。隔不多幾天。喇謙果然派人來關照說。他自己出京去了。聽說科場案已經發作。以後平齡上堂審訊。千萬不可說出有人頂替。方可保全性命。平父得着此信。十分驚慌。只得取出槍替人的原稿來。叫平齡連夜熟讀。以爲能得默寫出來。就是自己做了憑據。平齡也知道是生死關頭。非同小可。卽把原稿當作戲詞一般。念了又念。記了又記。好容易把每篇文字的

前幾行默寫得一字不錯。他們父子才略略的放心。到了覆試之期。誰知道王大臣等依着老例。另外出了一個題目。可憐平齡連個破承也做不上來。真如雷打一般。只好呆坐。挨到日落黃昏。沒奈何寫了一個履歷。硬着頭皮交卷。王大臣等見是白卷。立刻翻臉。喝一聲拿下。兩旁閃出一班公差。好像鷹拿燕雀似的把平齡揪翻。押到刑部牢中去了。過了兩日。即奉旨將平齡革去舉人。命法司嚴訊。肅順乘此機會。攀扯到柏葭身上。也將他革職拿問。此時肅順與端華等。全神都注在柏葭及一班考官頭上。倒把平齡這件事看得輕淡。合他當初對孟傳金的話。全然相反。平齡在監一連幾天。也沒有過堂審訊。那些禁子使用過他家的銀子。把他異常優待。手拷一概不上。但他到底是个公子哥兒。怎麼受得慣鐵窗風味呢。順兒天天送飯進去。主僕相見。無非是痛哭一場。有一天他主僕又會着面。正在發愁之際。忽地看見兩個衙役。扶着一個少年犯人。那犯人面色發白。兩眼緊閉。中衣上帶着胭脂似的血跡。一步一拐的。轉到別間屋裏去了。平齡私問牢役是誰。牢役道。他是柏中堂的勇爺。叫作斬祥。也爲這次科場案打官司。這個小子。經不起一夾棍。便一五一十的全招出來。還有朱尙書的家人王

福呢。他在堂上受盡了種種的刑罰。咬定他主人沒有受過人家半文錢。那才是真正的鐵漢。如今人家倒出去了。這小子只好常在這裏一世。平齡聽了這一番話。呆了半晌。才說道。好厲害的刑法。反是死了乾淨。牢役道。他偏不死。又待怎麼。平齡便不言語。卽叫順兒買些好酒來勸牢役。那牢役吃得醉了。順兒方才走去。比及牢役酒醒。平齡已是自縊死了。牢役驚得手足無措。忙去報了官。那官兒走來毫不驚慌。看了一看。卽命把尸首解下。放在一邊。他卻往平齡家中去找他父親。平父聽得是刑部官。知是爲兒子來的。連忙出見。那官兒一見平父便道。令郎在監身故了。平父大吃一驚。放聲大哭。官兒道。老先生。這不是你哭的時候。他雖身死。只是犯着欺君的重罪。難免沒有戮屍的刑罰。老先生快具個兒子在監病故。情願領尸埋葬的甘結。弄出尸首。方保無事。我們衙門的定例。凡是入土的尸骸。向不掘戮。你不可自誤。平父一時也顧不得辨他的真假。竟具了個結。隨了這官兒前去領尸。到得牢中。平齡的尸首。已用棺木盛殮。連棺蓋都釘嚴了。平父向那官兒說了些道謝的話。由着他把棺抬出。他自有別的計策去回堂官。平父回家。連忙把兒子抬出彰儀門。在祖塋埋葬。一路上就聽得人說柏中

堂科場舞弊。畢竟問斬了。平父想到他兒子落个全尸而死。還算便宜。埋葬已畢。走進城來。將走到虎坊橋。只見一個人騎着一匹驢兒。從西往東。剛要上橋。橋下有一個人大喝一聲趕上去。把那人從驢上直擒下來。按倒在地。揮拳便打。舉足便踢。那人殺豬似的叫起來。不知此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頭角崢嶸小叫天出世 衣冠傾倒大老板登塲

卻說那人把騎驢人按倒在地。跨在他身上。舉拳便打。口中直嚷道。肅六。你冤得我好苦。騎驢人道。我是唱戲的。趕三兒。不是肅六。那人道。我認得你是肅六。今天打死你這奸賊。替老師報仇。說時。拳如雨下。趕三兒只把兩隻手護着腦袋。掙扎不得。正在危急。霍的旋風似的跳過一個人來。走到那打人的身邊。只輕輕的一掌。那人便從趕三身上跌將下來。這裏躡進一步去。正要動手。只聽趕三兒說道。打不得。打不得。他是孟傅金孟都老爺。那人趕緊縮手。這時節孟府的家人趕到。說道。二位不要給家老爺一般見識。他是因錯參柏中堂急瘋了。趕三兒也道。咱們走罷。牽了驢兒。同那人一同往東而行。孟家主僕也自去了。早有許多人圍着看熱鬧。見那人身軀偉壯。英氣逼人。穿的

是平民服色。眉宇的神情。卻像是個梨園中人。不免大家交頭接耳。互相議論。追問他的出身來歷。看官們看到此處。也少不得要向作者盤問。不用慌。等我慢慢的演講。且說這人喚做姚四。乃湖北黃陂人氏。是戲班中一個文武老生。他的文戲雖不過是假玩藝兒。他的武技卻有些真傳。因他七八歲的時節。在著名大俠艾春和家中學過拳棒。不比別人只會後台的把子。十一歲上入班學戲。唱了一二十年。在湖北地方。頗有聲名。生平好看水滸。最推重魯達武松的爲人。喜歡管那不相干的閒事。那時德安府有些財主。起了一個桂林班。姚四也在其內。這桂林班一來脚色齊整。二來行頭新鮮。湖北各府有了大典。不怕路隔千里。都來寫他的戲。這年荊州有了兵事。幸得一位吳都司。把賊殺退。衆人贊美他的功績。他道這勝仗不是我打的。衆人道明明是都閫奮勇當先。怎麼忽然謙遜起來。吳都司道。列位不知。我那日清清楚楚。看見關夫子把我拍了一掌。上起陣來。借了他老人家的神力。所以才能殺賊立功。這勝仗實在是關夫子打的。我不過替神聖宣勞罷了。衆人道。不錯。那一日關帝廟的大刀。果然往下滴血。神功浩大。不可不報。因此大家湊了錢。到德安約桂林班全部。去唱關廟神戲。誰知戲



班將將約來。忽朝廷下詔。關聖帝君列入中祀。不許人民在廟庭演戲做會。衆人沒法。把戲移到城隍廟演唱。三日唱過兩日。第三日早間。姚四起來。獨自一人到城外閒步。走至一座小小茶肆門前。向內張時。已有本班一个人在那裏吃茶。這人是江夏人氏。叫做譚志道。唱戲的名字叫做叫天兒。是个老旦脚色。姚四跨了進去。同他坐在一處。叫天道你怎的今日。比我起的遲了。姚四道昨日那齣打洞派的太靠後了。夜來又睡不着。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所以起的遲。二人正說話呢。只聽得茶博士唧唧念念道。是太歲來了。二人舉目一看。只見外面一人走來。面目凶惡。衣服古怪。敞着大襟。胸前露出一叢護心毛。往對面一副桌上坐了。不住的大呼小叫。茶博士戰戰兢兢。小心服侍。姚四悄悄叫天道。我在荆湖一帶走老了。此人卻不認識。他這奸惡樣子。若弄到班裏去。倒可以派个淨脚。叫天臊了那人一眼。微笑不答。那人見此情形。知道是姚四等議論他。拍桌嘆道。鬼鬼崇崇的說些什麼。咱老子走慣江湖。向來不怕人說的。姚四道。我們說話。與你什麼相干。那人聞言。五官亂動。便要來抓姚四。姚四也攘臂相迎。茶博士合叫天死命的勸住。姚四合那人。氣忿忿的坐在那裏。怒目相視。叫天道。天不早了。

我們走罷。姚四道：我若走了，他必笑我懼怯。那人聽姚四這等說，便也坐着，不肯動身。不多時，從外面走進個小孩子來，提着一籃燒餅，高聲叫賣。那人即將他喚至身邊問道：你這燒餅是給人吃的麼？孩子道是：那人將籃子接過，放在桌上，拿起燒餅就吃。一口氣吃了七八個。方才住口。孩子道：你再喫不喫哇？那人道：不喫咧。你走罷。孩子道：你給錢哇？那人瞪了一瞪眼睛，說道：錢我早給你咧。孩子道：沒有。我籬籬裏一共四十個燒餅，先賣去了二十個，收了二十文錢，不信。你把籬籬裏的錢數一數。一言方畢，只聽劈拍一聲。孩子臉上早着了一個嘴巴。那人罵道：你這小王八蛋敢瞞人，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孩子一手捧着臉，哭着說道：你不給我錢，還要打我。你不知我是新學徒的。若沒有錢，回去師父定要打我。說我把燒餅偷喫了。先生，你可憐可憐我這苦孩子罷。那人聽了，越發動怒，冷笑道：你好不知趣，再不走，我打死你這小雜種。這時節姚四看得實在不耐煩了，便往這邊走來，叫天攔擋不住。姚四走至那人面前說道：朋友，你白喫了燒餅，還要欺侮他小孩子。到底講理不講理哇？那人道：老子是有名的小太歲，向來慣喫白食，你管不着。姚四道：今天我管定咧。你若不服，我們到外面去較量較量。

小太歲道好好。你真是太歲頭上動土。一個箭步。早躡到茶館外面。姚四豈肯放鬆。腳尖兒略略使勁。身子好像燕子掠水一般。已經越在那人前面。茶夥急得直嚷道。客人惹他不得。他是鹽船幫的豪傑。不要打出禍來。叫天也慌了。跟出去一瞧。只見二人打在一處。真個打得花團錦簇。難分難解。打夠多時。忽地姚四回身便跑。小太歲哈哈大笑。那姚四跑不數步。彷彿絆了一下。俯伏在地。小太歲直撲上去。姚四把左腿向他面上虛晃一晃。跟着一個鯉魚翻身。全身力量。都用一條右腿上。往小太歲便踢。小太歲閃不及。正中心窩。哎呀一聲。跌出一丈來遠。口中鮮血直冒。眼見得小太歲歸位去了。姚四這一腳。叫作子母鴛鴦連環腿。專能敗中取勝。除了地方上一個惡霸。姚四起來看着小太歲尸首笑道。這廝的護心毛。原來毫無用處。倒添了個窟窿。茶博士道。怎麼好。怎麼好。出了人命了。姚四道不妨。我就要投案去打官司。說着拔步要走。叫天把他拖住道。不用忙。我還有個見識。回頭看着茶博士道。人不會死在你的茶館裏。你還不粧沒事人去。難道要嘗衙門的滋味麼。茶博士猛然醒悟。轉身走了。叫天又發遣那個小孩。把姚四拉出一里多路。低聲道。天幸今日茶館無人。你不快快逃走。等待何時。

姚四道。我是好漢。打死了人。一世也不走。叫天道。你太迂了。難道這樣人。你還想替他償命不成。你老哥是熟讀水滸傳的。那梁山上一百單八個好漢。倒有好幾個打死人逃走的。你怎不學他。說到此處。從袖中摸出幾百錢。遞與姚四道。小弟幫你幾個路費。姚四長歎一聲。道聲多謝。遂與叫天分了手。逃出荊州。暗想湖南唱戲之風最盛。不如到那裏躲一躲。即取路往湖南省城而來。一路上遇着城鎮熱鬧所在。便賣把式作爲路費。不一日渡過洞庭。到了長沙。去尋同業人時。誰知一個也尋不着。問起居民。方知前任撫軍翟公。因招優演戲。吃御史參了。後任毛公。出示禁止優伶。因此唱戲的全都溜了。姚四無奈。只得離了湖南。奔往安徽。曉行夜宿。非止一日。入了皖境。偏遇那裏兵事緊急。唱戲的也沒甚買賣。姚四一路上聽得人言。安徽潛山縣有個名伶程長庚。待同業極有義氣。便一直前去尋他。走至門首。一看。只見一坐小小門樓。門框上釘着一塊黑底金字的小木牌。寫着四箴堂。程四個字。姚四拍動門環。內裏有人走出來。問是作什麼的。姚四道。我是戲班裏的人。來拜訪這裏老板。那人道。老板又往北京去了。不在家中。姚四聽說。只得同他道個歉。走離此地。正在無精打彩之際。忽然背後有人。叫

聲姚四哥。姚四回頭看時。卻是從前桂林班唱十雜花面的夏大發。姚四不覺笑逐顏開道。兄弟。不想此處與你相會。這真是他鄉遇故知了。只是我聞你久已改了行。今日緣何在此。夏大發道。我的事說來話長。你且到我住的那廟裏去。我慢慢的同你講。姚四卽同大發走入那廟。抬頭一看供的是泗州大聖。姚四叩了頭。到大發住的房內坐下。大發道。我們德安府被毛子破了兩次。城內的財東跑的精光。桂林班已經散了。好在我早就看出這碗飯不是人吃的。改了保鏢爲業。這戲班成敗。已是與我無干了。姚四道。保鏢是要有師傅的。你一個梨園。怎能搭得跳板。大發道。保鏢雖要師傅。但真本領的。也可以不拘資格。姚四笑道。我與你做了多年弟兄。並不會見你有什麼本領。大發道。真人不露相。大凡開口誇張之人。都是些沒用的。你道不知我的本領。豈知便是我真正的本領。我幼年曾拜陳伯韜爲師。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只怕南北各路的鏢師傅。沒有幾個人能及得我。姚四道。陳伯韜好像是孝感人。他是艾春和老師的受業老師。江湖上綽號鴻鈞老祖。是湖廣第一條好漢。沒了有幾十年了。你如何趕得上他。你這話便有些欺人。大發道。不然。陳伯韜是德安陳碩臣老爺的兒子。新舉人陳四

先生的胞弟。你如何曉得。姚四聽了。笑了一笑。不再言語。大發道。我保了一年多的鏢。生意倒也興旺。如今程長庚老板二次入京。自己先走了。留我在後看歷行李。明日就起身北上。四哥。你是怎生到的此地。姚四道。我因生意不佳。聞得程長庚待人極有義氣。特來尋他。不料如此緣慳。幸虧這安徽的米喜子。合我還認識。前年聞他因老母死了。回了老家。不在北京。我還要到太湖去找他呢。大發道。你還不知道。米喜子已是死了。梨園人因他一生正直。都供他爲神。連北京司坊裏。也有幾家有他的香火。我聽得程老板說。他本來多病。戲園子派了他的戲。十天總有九天是票友姓丁的去替他唱。現在京裏老生。要數咱們同鄉羅田余三勝。合程老板出名。還有個張二奎。一嘴京字。只有一條大喉嚨。也吃飽飯。依我看四哥的戲料。實在不弱。何妨也進京去。撞個機會。姚四道。京師路遠。我那些盤纏。大發道。四哥就跟我同行。一來省了多少盤費。二來。憑了夏某跨下馬。手中刀。一路之上。不怕有強盜。也保得你平穩無事。姚四道。我不同你客氣。你既願同我走路。我同你搭伴就是。大發道。好哇。這才像自家兄弟。姚四道。但有一件。你以後不可再說大話。江湖上好漢甚多。惹出禍來。不是耍的。大發聞言。暴

跳如雷道。你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任憑那些毛賊千軍萬馬。也不在夏某心上。正跳得高興。忽見兩個僧人立在窗外。笑了一聲走了。姚四道。果然弄出事來了。兩個和尚這聲笑。只怕要大費一番氣力。大發道。偏你這宗無用之人。偏要假充在行。這和尚偶然發笑。有什麼厲害。姚四也不回答。當夜就在廟中住了。次早回到程家。行李車輛。已經齊備。姚四看了一看道。兄弟。你怎的不點信香。大發道。我說你不在行。果是不在行。幾時見鏢車上用什麼信香。姚四道。你是那一家鏢行的人。大發道。是我陳伯韜老師的門弟子。憑着師傅本領。替人家護鏢。並不是鏢行的夥計。姚四道。卻又來。你既是陳門弟子。怎的點香都不懂得。當初伯韜老師。打徧綠林。留下七支信香。逢是他的弟子。都照樣點在車上。江湖豪傑。自然躲避。你快取香來。我替你點。大發道。討得香來。遞與姚四。姚四把香按着式樣插好。催動車子。趨路出城。走了幾十里地。忽然草地裏。蹩出兩個人來。說道。留下車輛。放爾等過去。姚四停睛一瞧。正是昨天在廟裏的兩個和尚。手提朴刀。擋住車路。轉向大發道。如何。果不出我所料。大發早驚得抖衣而戰。口中不住念佛。姚四取口腰刀。懸了。迎上去。也不搭話。將腰刀背在身後。刀柄朝着天。用

左手按住刀鞘。飛起右腳。只一脚踢在鞘上。那口刀便從鞘中躍出。姚四的右手。接個正着。那兩個和尚都吃一驚。一個道。我去年看過一齣斬黃袍的戲。那高懷德拔寶劍殺韓龍。正是這個身段。我還贊他有真本領。怎麼這人也這一套。一個道。你看車子上點着信香。這人定是陳艾兩家的門人。你我不可惹他。一個道。正是。正是。當下二僧回身便走。姚四也不追趕。保着車輛。并那夏大發的正身。順着大路前進。大發把姚四奉如神明。再不敢同他駁辯。一路上或行或止。都聽姚四指揮。不一日。到了京城。大發要姚四一同去見程長庚。姚四道不必。你先押着車子去。交納公事。我還有些瑣務呢。大發只得依他。押着車兒自去。姚四正要尋宿店。忽見路旁有一家主人送客。奴僕高叫余老爺的車在那裏。姚四料是官員彼此拜會。不去理他。只是看那客人衣服輝煌。好生面善。那客人坐在車上。也不住的把姚四上下打量。那車走不幾步。忽的停住。車上人跳下來。走至姚四面前。問道。足下莫非是姚四先生麼。姚四定睛細認。叫聲哎呀。原來這人正是羅田余三勝。三勝便與姚四同坐了車。回到家中。在客堂中坐定。三勝道。四哥。你我本是同鄉。昔年常在一處。雖是多年分手。交情卻是不能因此而疎。你



是幾時到的京師。姚四道。我是將才到京。還不曾尋着客店呢。我因在家鄉犯一點小口舌。跑到安徽。同着夏大發。護着程長庚的行李車到的京。三勝笑道。大發唱戲。倒有本領。沒來由保的什麼鏢。去年給我護了一次車子。自不小心。說大話。惹出強盜來。痛打一頓。雖留了性命。我的東西一件不存。怎的程玉山要上他這宗當。現在戲班正少人。四哥來了。總得幫我幾天忙。姚四應了。又坐了半晌。別過三勝。仍去找店。找了幾家。都是滿的。找到趙錐子胡同一個小店。將要進去。忽見那店門首。有兩個小孩子在那裏翻筋斗。內中一個見了姚四。忽然跑到面前。叫聲爸爸。姚四吃了一驚。定睛一看。不覺哎呀一聲道。你是山兒。怎的到此。話還未了。店中走出個人來。正是譚叫天。姚四摸不着頭腦。叫天把他讓進店去。在一間小屋中坐了。叫天的老婆。早同姚四的老婆。迎將出來。姚四越發如做夢一般。拉着叫天盤問。叫天道。自四哥走後。本地遭了水災。同鄉到京的很多。我同四嫂姪兒結伴來的。到京才三日。四哥從何而來。姚四道。我是同夏大發將從安徽到此。正沒店住呢。不想他母子倒給我佔了窩了。感謝兄弟。患難中提攜我一家。真不愧是個朋友。叫天把他小孩喚來。叫他叩拜姚四。姚四道。這是何人。

叫天道。這是我的兒子。叫做望重兒。今年十歲了。姚四看那孩子。骨格甚小。似個猿猴一般。兩目有光。聲音清亮。點頭贊歎道。好孩子。好孩子。你父親是。老叫天。你就是小叫天了。將來強宗勝祖。只怕比我們這些人。就要高出百倍。望重兒看着姚四只是笑。姚四打量了他半晌。覺得比自己那個兒子齊山聰秀多了。當夜住在店中。過了幾日。姚四由三勝拉入春臺部。叫天由夏大發引進程長庚。搭入三慶部。那時京中的亂彈。合徽漢不甚分家。所以外來脚色。一入京師。便可搭班。且說這程大老板。單名一個椿字。號長庚。字玉山。乃安徽潛山縣人也。家世務農。也曾出過幾個念書人。不然。如何曉得程夫子的四箴。竟會用他作堂名兒呢。長庚幼年多病。父母把他捨在廟裏。做了道士。十歲上病體痊愈。還俗歸家。父母相繼死了。家裏實在精窮。長庚沒法。只得入了戲班。學了梨園營生。他那左鄰右舍的人。都道。倡優隸卒是最賤的。便不合他往來。連他同族姓程的。也不理他。長庚置之度外。只專心學戲。不數年。學得技藝精通。二十左右。卽成了徽上名伶。論他那像貌。長面高顴。劍眉鳳目。身材偉大。舉止端嚴。絕好一個正生的粧樣。論他那聲音。穿雲裂帛。低亢隨心。一曲清歌。足可繞梁三日。雄渾之氣。如讀漢

魏古文一般。絕好一條正生喉嚨。更兼生性好義。待同業極厚。不似旁人只曉得自家弄錢。那時自米喜子以後。京中極重徽伶。便到安徽把長庚約入京師。長庚原是真有本領。京師又多有善於聽戲的座客。長庚登台未久。遂即名震都下。其時余三勝領的是春臺班。長庚領的是三慶班。兩個各無低昂。如同秦華對峙一般。長庚性氣剛正。後台裏歹人極多。說話行事。不免犯着他們的忌諱。便有人首告長庚吸食鴉片。那個當兒。烟禁極嚴。便把長庚捉將官裏去。險些問了死罪。幸虧大學士穆彰阿。素來愛聽長庚的戲。向刑名官兒疏通了幾句。才得無事。長庚經了這場風浪。說京中戲飯難吃。仍舊回了安徽。長庚走後。那三慶班真如劉玄德沒了諸葛孔明一般。少了擎天玉柱。座兒日見稀少。班中人無法。只得命管事人趙德祿復往徽省。搬請長庚。得祿見着長庚。再四懇請。長庚方應了北來。長庚未動身的前三日。夏大發走來告幫。長庚講到進京之事。大發踴躍討差。要給他護鏢。長庚便同趙得祿先行。留下大發護着笨重貨物在後。都是些不甚值錢的。盆罐被褥之類。得祿私對長庚道。夏大發滿口混吹。沒有多大本事。不必叫他護鏢。長庚道。他究竟是個苦同行。現在沒處唱戲。落得保這一路不上。

台面的私鏢。我是看在祖師爺的分上。不能不稍加攜帶。好在託給他的。盡是些不值錢的東西。就丟了也是有限的事。得祿聽了。十分佩服長庚義氣。長庚到京數日。大發也至。倒虧他良心不昧。把姚四這一節說了。長庚自去致謝。因而見着叫天。回來夏大發極薦這兩個唱戲的能耐。長庚同得祿商量。得祿道。本班武老生。現有殷德瑞。殷先生。不算缺乏。我們延聘譚老旦罷。長庚點頭道。這話有理。凡我們梨園。不論大小脚色。只要是同這一門。便生妒忌。將來弄得殷先生合姚四鬧起戲醋來。反不是愛之之道。況且姚四已經對我說過。三勝要拉他進春臺呢。我們不犯搶他的人。就聘譚老旦罷。於是姚譚二人。便分入了這兩個班。就在粉房琉璃街找了一所小房子。兩家住在一處。彼此也好有個照應。姚四到館子裏去唱戲。時常從虎坊橋經過。所以無意中倒救了趕三兒。此是前話不提。再說長庚二次進京。歇了數日。要登台演戲。恰好是廣德樓的轉兒。趙得祿便給他定三日的戲碼。第一日樊城長亭。第二日昭關。第三日魚腸劍。那昭關的東臬公。派的是許八十。得祿來向長庚說知。長庚沈吟一會道。你把他改個皇甫訥。於我這齣戲生色不少。得祿想了一想。恍然大悟道。不錯。老板這個調度。真是

幹這個的就結了。這日昭關快要登場。許八十正想去扮東臯公。得祿把他拉住道。許爺。你同崇天雲對調過來。不用扮這一個了。八十莫明其妙。管事人的分派。誰敢有違。只得扮了皇甫訥。比及出台。園中便有彩聲。你道爲何。原來這許八十。也生得長面高顴。兩道劍眉。與長庚一般面貌。只着眼睛小些。聲音細些。身軀短些。恰好一個伍子胥。一個皇甫訥。演到東臯公對伍員說。皇甫訥與將軍面貌相似的一句話。前台益發彩聲如雷。最後演到過關。關吏問東臯公。此人怎見得不是伍員。東臯公說。伍員目光如電。此人眼小無神。伍員聲若洪鐘。此人音細如蠅。台下又齊聲喝采。比前更加熱鬧。看官。天生異人。必給他一個出奇輔佐。這許八十分明是專捧長庚的。從此程長庚聲譽益隆。遂掌北京戲劇界三十年的壇坫。非偶然也。後事如何。且看下文。

第五回 有酒學仙名伶機警 借花獻佛豪俠心腸

卻說程長庚演畢昭關之後。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大家都說他這齣戲。比從前米喜子還強。長庚自己也甚得意。過了些時。便有翰林院侍講延煦延四爺。寫信給長庚。煩演昭關。長庚看了信。即同管事人商量道。別人煩戲。可以駁回。惟有延四爺是駁不得的。

一來四爺待我真有恩典。二來四爺也實在是個行家。難得他給我這個臉面。趙得祿道。不錯。四爺實在是我們這裏的事。年輕的時候。也曾登台。連探母的公主。他都演過。真不像個外行。我們班裏的老生盧勝奎。是外行下海。那道行似乎還比不上延四爺。長庚道。盧台子也就難爲他。他本在宅門裏當門稿。天分甚好。字蹟也還端整。只有一件毛病。最喜歡逛窯子。後來被他主人攆咧。索性改行。一氣下海。我因他雖不是本行出身。唱的卻不壞。肚子裏也很寬綽。所以把他當個人用。只可惜他仍不改那好逛的舊習。恐怕場的快。得祿道。我們也勸過他。無奈總是不改。長庚道。他是沒家眷的人。就叫他搬到我家來住。他素常倒肯受我的約束。我自自然拘得住他。得祿等幾個管事。都說老板這樣待人。真正少有。長庚同他們議定。後日演昭關。就派台子的臯公。衆人答應辭去。過了兩日。長庚果重把昭關。演唱一番。延四爺包樓請客。不在話下。演過之後。長庚即將台子。移入自己家中。先去的幾天。盧台子頗能安分。陪着長庚。談談書情戲理。輕易不出大門一步。長庚也覺高興。不料過了一個月。他的老脾氣又發作了。時常託故住在外面。長庚惱了。著實訓飭一番。台子口雖答應。心裏如何拋撇得下。不過少

去幾騎罷咧。有一天清早。盧台子躺在炕上。手裏拿着一本肉蒲團小說。正在揣摩未央生的故事。看得出神。忽聽脚步響。只見長庚走了進來。叫聲台子。盧台子大吃一驚。忙把半個身子同兩隻手。掩住了書。長庚問道。台子。你看的什麼書。台子臉上漲得緋紅。一時回答不出。隨口說道。家譜。家譜。長庚笑道。你們盧姓的家譜。向來沒有見過。我倒要瞧瞧。台子越發著急。連說瞧不得。瞧不得。上面是我們盧家現眼的事。頭一代就是忘八強盜。那個盧俊義家裏的笑話。長庚道。你原來是梁山泊天罡星的後人。你不要笑他是忘八強盜。須曉得他是個不貪女色的好漢。所以才能在江湖上留個名兒。姓兒。我看你正在年輕的時候。你怎麼不要強。我累次的好話。你不肯聽。你這書大約不是家譜。想必是什麼燈草和尚一路的混帳淫詞。你不用遮掩。只與我拿來燒掉。我便不惱。台子沒奈何。只得當着長庚。把幾本淫書燒了。長庚方才歡喜。從此長庚只在台子身上留心。看他外面雖粧老成。內裏卻實信不得。十分有氣。忽然轉念道。是我錯了。這樣事豈是空話禁得住的。我不免替他如此如此辦理。自然他就收心了。長庚這裏替台子打算。不想另有人。也在那裏替長庚打算。你道是誰。原來就是延四爺。這

日長庚在戲園裏唱完了戲。將將回來。見個管家打扮的人走將來。長庚認得是延四爺的親隨。連忙施禮讓茶。那人道。我們四爺找老板。有要緊話說。我不喝茶了。請老板快去。說着走了。長庚換件整齊衣服。遂即上車。往狼家胡同延宅而來。不一時到了。跳下車。走入門房。向看門的僕人恭恭敬敬道。程長庚來聽四爺訓示。求二爺代稟。那僕人進去。片刻出來。道聲請。長庚低頭垂手。跟着他走進書房。見延四爺一人在那裏坐着。長庚慌向前請安。延四爺也欠身讓坐。長庚執意不肯。道四爺天上星宿。優人怎敢對坐。還是站着說話的是。延四爺笑道。我向來不論這些。玉山何必拘泥。長庚道。現在梨園。規矩日壞。一個個都忘了自己是個什麼人。優人蒙他們不棄。推做一班之主。不敢不自己守些道理。給他們個樣子。就是四爺。也是萬民瞻仰的人。也要自家尊貴些。不要慣壞了他們。當年文中堂做軍機的時候。只爲待戲子太寬了。被毛都老爺參過。四爺難道不記得麼。延四爺歎道。玉山每次來。總同我們客氣。誰知你胸中竟有這種見識。我倒不敢不妄自尊大了。長庚道。四爺有何指示。請即吩咐。延四爺道。我找你也無他事。只因前天我偶然想起。你今年已經四十多歲了。尙未娶妻生子。論理呢。你很



該娶一房家眷。只是我們官中人。那裏替你去物色門戶相對的女子。我想來想去。沒有別的法子。只得替你買一個丫頭。你可領了回去。長庚道。四爺恩典。優人是感激的。只是萬萬不能遵命。一。優人是個道士。早已斷了女色。二。老夫少婦。家裏萬不能安靜。怕鬧笑話。四爺這番好意。優人只好心領。延四爺微笑道。玉山。你不必這樣的固執。我已買了。你的話我倒得駁你一駁。你說你是道士。我知你是正乙法門。連正乙真人都有夫人公子。輩輩世襲。不像那丘祖的龍門派。定要屏絕婦女。至于笑話不笑話。那看本人的處置。你這樣一個人。難道還拿不住個女子。你莫若領回去。若是好。你就收房。不好。你可以當作婢女使用。何必推託。長庚聽了這番言語。又要拒絕。似乎不近人情。只得答應道。四爺恩典到十分。優人怎敢不識抬舉。只是萬無今天領走之理。過幾日。優人自己來接罷。延四爺點頭准了。長庚回到家下。跟包的上來說。早起上街。碰見余老板家裏的老王。他說余老板抱了個孩子。一半天要請客。老板似該先去賀他一賀。長庚道。知道了。跟包正要退出。長庚叫住。問道。盧先生這幾天遊不遊。跟包的道。他近來不大在外面住夜。整日整夜的瞧書。好得多咧。昨兒我問他瞧什麼書。他說他原

來幾部壞書。吃老板燒了。這是新買的什麼老實人坐蒲團。出家修行。還是一部好書呢。長庚微笑不語。次日。延四爺差僕人來訂日期。催長庚接人。長庚道。四爺格外恩典。我自感激。不知四爺賞的是怎樣一位姑娘。僕人道。這話甚長。我說不清楚。叫說書的說來。大家聽罷。說書的無可推辭。只得替他細表一番。原來延四爺一日看戲。回到家。叫小使立刻去找媒婆子來。他也不到上房。就在外書房裏等候。不多一刻。媒婆子沈大腳來了。見了延四爺。笑容滿面。請了個雙腿安。叫他坐下。他又福了一福。才側身坐下。延四爺道。我有一個朋友。住在南城外。年紀不過四十來歲。並無家眷。現在要娶一房姨奶奶。你給我留心。不拘是小家的姑娘。大家的婢女。總得要沒有壞過的。還要好脾氣。好模樣。若有這樣合式的人。你領來我瞧瞧。再議身價。沈大腳道。我有一個街坊。還是上月搬來的。他家本來是狠有錢的。只爲去年鬧了科場案子。傾家蕩產。兒子死在監裏。今年三月。老頭子又死咧。現在他家只有一位老太太。帶着一個丫頭。一同過活。境况艱難得狠。他想把丫頭賣給人家。託過我好幾次咧。講到他這個丫頭。今年不過十八歲。極其規矩。我從沒聽他說過半句頑笑話。并且長得十二分人材。模樣也好。

性情也好。簡直像大家姑娘似的。四大人不信。我明天可以領他來。給您瞧瞧。延四爺帶笑說道。你們媒婆子的嘴。向來有名的。叫作甜蜜嘴。說得好聽。就怕靠不住。沈大腳道。我就不是這等樣人。黃侍郎娶姨奶奶。陳中堂娶姨奶奶。全是我做的媒。逢年逢節。我進去磕頭。一賞就是兩個元寶。壓得我手腕子酸痛了好幾天。他們看得起我。只因爲我是老實人。向來不會說謊。況且四大人是玻璃人兒似的。心地何等透亮。我媒婆子那裏瞞得過呢。延四爺道。不用提了。我說的原是頑話。明天你一准領那個人來。讓我瞧瞧。沈大腳答應走了。一天無事。次日清早。延四爺起來。有他幾個門生來拜會。延四爺同他們談了半晌。那門生中有幾位好講理學的。說了些周程張朱。并那大學衍義裏的話。延四爺只好把那些不相干的腐論敷衍了過去。衆人告退。延四爺送到屏門。便不送了。回到書房。只見一個素日得用的小使。上來回道。沈媒婆來了。延四爺吩咐喚進。只見沈大腳的後面。跟着一個女子。身材嫵娜。好似風擺楊柳。走近一瞧。只見他眉蹙春山。目含秋水。雖非絕色。卻有幾分楚楚可憐的樣子。穿一件半舊的湖色羅衫。外套一件青紗坎肩兒。繫着一條鸚哥綠的汗巾。雪青紡綢中衣。下面是一雙四翹

品月鑲心鞋。越顯得干淨俏麗。沈大脚叫他給四爺叩頭。延四爺倒還中意。便道。他叫什麼名兒。沈大脚道。他叫小翠。延四爺問他要多少身價。沈大脚道。他是人家的使女。他主人光景艱難。定要三百兩銀子。延四爺嫌太貴了。磋商了半天。才落到二百兩。寫過賣身文契。延四爺叫領入上房。沈大脚道。這我可不敢。上次給穆中堂的姪少爺弄人。不料姪少奶奶扭住我。接連幾個嘴巴。打得劈拍劈拍的響。嘴裏嚷道。你這賊婆好大膽。竟敢替這老兔崽子買小老婆。說着索性把我按倒。痛打了一頓。才帶了幾個丫頭。回房去了。把我的衣服也扯縴咧。馬尾冠也打歪咧。花兒落在地上。踏過稀爛。可憐我這兩隻尺二金蓮。原來卻跑不動。那時候更是寸步難行。我做了十多年的媒婆子。從沒受過人家半句罵。那番挨了這頓打。真正倒靨。四大人。不是我說笑話。你們四太太性子也不好。你不要連累我再挨打。延四爺道。豈有此理。我們四太太。幾時打過人。況且這人兒不是我收用。是要轉送朋友的。你不許胡談。沈大脚笑着。領了小翠進去了。須臾出來笑道。四大人真好家風。四太太果不打我。還賞錢呢。說着去了。延四爺十分得意。次日即把長庚喚來對他說了。第三日。又差僕人催促接人。當下長庚問明小

翠的來歷。知道是個閨女。正撞在自己心坎上。恰好去作那件事。即訂了五月初二日。僕人自去回覆延四爺。長庚這裏。又接了安徽族人寄來的節禮。長庚歎口氣道。我這些本家。因我唱戲。都瞧我不起。如今見我發財。又送起禮來。卻也好笑。光陰似箭。不覺已是五月初二。延四爺把這件事辦得清清楚楚。除去身價以外。又用了些銀子。買了衣服首飾。及新房裏的擺設盆景等物。等不及長庚來接。就派了幾個得力家人。送小翠到長庚寓所裏去。長庚與延宅家人見面。應酬了幾句。便往戲園去了。這些家人。將新房收拾妥當。然後回去。到了上燈時候。延四爺又差了個家人王祿。拿着幾件禮物來賀喜。王祿進去。走到上房外面。望了一望。只見燭影搖紅。爐香暈碧。妝台繡榻。安排得十分整齊。洞房裏靜悄悄的。只有小翠一個人。打扮得珠圍翠繞。在那裏面壁而坐。退到客堂問道。大老板怎麼不見。跟包道。大老板早上館子去了。聽見門房裏人說。晚上余三勝余老板那裏。還有飯局。怕一時不得回來。王祿只得將禮物放下。回宅覆命。不提。卻說這小翠。本是平齡家婢女。原有幾分姿色。平齡未死的時節。他心裏眼裏。自然只有他少主人一個。後來得着凶信。背地裏不知灑了多少的傷心眼淚。這次聽沈

大脚說。娶他的人。年紀四十來歲。沒有正妻。也沒有兒女。心裏早有幾分願意。并且延四爺替他置了許多的衣裳首飾。洞房裏面。擺設得整整齊齊。又添了幾分高興。只是那人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剪了好幾次燭花。照了好幾回鏡子。由不得傷起心來。撲簌簌的弔下幾點眼淚。好容易等到三更光景。聽得門房裏一片聲嚷。大老板回來了。慢慢的站起身來。只見兩個下人模樣。攙扶了一個人。走入洞房。下人說道。新姨奶奶。這就是我家的大老板。小翠上前福了一福。那人似睜不睬的。點了點頭。揮手叫下人出去。躺在湘妃榻上。就呼呼的睡着了。小翠關上房門。子細一瞧。只見那人雖不是美貌郎君。面目威武。鼻正口方。說他四十歲。也還不見老蒼。只看三十光景。皮膚也不甚黑。多喫了酒。兩頰上露出緋紅顏色。倒像畫兒上的關老爺。身上穿一件藍紡綢大褂兒。外罩着直隸紗的馬褂。派頭甚是大方。心想我是個丫頭。得配此人。也不算委屈。只是那人爛醉如泥。鼾聲大作。想要喚醒。又不好意思。只在湘妃榻的旁邊。來回走了十幾次。心頭像小鹿似的。跳個不住。最後一想。還是等他自已醒來。他就鈎起羅帳。斜倚粧台。一手托腮。坐在炕上。街上打了四更。長庚一覺醒來。抬開倦眼。覺得房子裏面。

花團錦簇的不像自己家裏。趕緊坐起。向四圍瞧了一遍。只見炕上坐着個年輕女子。雲鬢貼翠杏眼含情。向着他微微的笑。長庚詫異道。這是什麼地方。小翠嘆味一笑道。怎麼說。你自己的地方。都不認得麼。長庚正色道。你是那裏來的。小翠道。我是延四大人送我來的。長庚想了一想。不覺哈哈大笑。這才明白過來。一瞧那對龍鳳花燭。點刺不過三寸光景。索性閉了雙目。盤膝而坐。小翠道。程爺人都稱你大老板。你是在票號裏發財麼。長庚道。不是。我是唱戲的。小翠聽了。倒吸了一口涼氣。既而想到紅樓夢上。花襲人也嫁蔣玉函的。我就認了命罷。才慢慢的抬起身來。走到長庚面前。低聲說道。天色不早咧。請安眠罷。長庚道。你睡你的。我是睡夠了。小翠抿着嘴笑道。你不睡。我如何敢睡呢。長庚道。定要我睡了。你才睡麼。少翠道。是的。長庚道。這又何難。說罷。掀起了湘妃榻上一條薄被。翻身躺倒。仍舊和衣而臥。不多一回工夫。又呼呼的睡着了。小翠目瞪口呆。出了一回神。沒奈何回到炕上。直到臘炬成灰。他的淚也哭乾了。也就慢慢的睡着了。次日。天色黎明。長庚起來。開了房門。直到廂房裏。叫醒了盧台子。說了幾句切實的話。回到客堂。盥漱畢。吩咐跟包的道。今天五月初三是忌辰。又是靠箱會。館裏不

唱戲。大概來道喜的人必多。你到飯莊上去。多定幾桌酒席。跟包的答應去了。又派幾個手下人。安排了個喜堂。然後到韓家潭大下處去敬神。回來不到一袋旱烟的工夫。果然湖北幫的余三勝。姚四。譚叫天。並那個夏大發。安徽同鄉的陳鳳林。黃聯桂。王長貴。還有方松齡。張二奎。羅巧福。劉趕三。並春臺老板胡喜祿。龔翠蘭。沈小慶。及三慶班各執事人。梨園行中。陸陸續續。來的不少。過了一回。又來了陳鳳林。余三勝。姚四。譚叫天。四家的內眷。全到上房去陪伴新人。又過了一回。城裏的延四爺。又派家人來賀喜。還有許多街坊。也都走來。長庚笑臉相迎。一周旋。接了這位。又接那位。忙得轉燈兒一般。恨不能有分身的法術。客人來了四五十位。還有隨帶的車夫。跟包的。丫環。僕婦。小么兒。馬夫。把一所四合房子。黑壓壓的。差不多擠滿了。盧台子又是賬房。又是知客。又要辦理雜務。忙得個發昏。章第十一。喜堂裏面。掛着十二盞的霞影紗燈。桌圍椅幃。一律是平金繡花大紅緞子。上面供着和合二神仙的立軸。一對仙鶴式的古銅燭台。上面插着龍鳳呈祥的花燭。中間擺着一個宣德爐。爐內薰着檀香。大紅地毯上。擺着四盆石榴樹。取榴開百子的意思。桌子上面。各家送的錦盒。滿擺着鸞紋鳳珥。宮粉胭



脂滴水簷前。掛着雙幅紅綢。還結了好幾個五色綢的彩球。余三勝悄悄的對陳鳳林道。這個場面。竟像是個大婚呢。鳳林點頭稱是。說話間。早有延宅家丁。俏對長庚道。這女人賣契。我們四爺昨日忘了。老板怎麼也不說要。遂從身邊取出那張賣身文契。暗地交付。只見盧台子來說。酒席擺齊了。長庚忙請衆人入席。喜堂上擺了兩席。上首一桌。座的是外來的賓客。下首一席。是張二奎余三勝等。其餘都在別間屋裏。真是筵開玳瑁。褥設芙蓉。長庚同盧台子輪流敬酒。酒過三巡。長庚站在喜堂中間。說道。我有一句話。不知衆位可能俯允。衆人一齊站起。忙問何事。長庚道。昨天蒙延四爺恩典。賞我一位姑娘。我是十分感激。但是我生平有一個怪脾氣。就是不願意納妾。說到此。大家愕然。有幾位就想發言。余三勝道。不忙。且聽他說下去。長庚又說道。因爲這個緣故。我在余老板家中。故意喫得酩酊大醉。回家以後。就在湘妃榻上。和衣睡了一夜。中間雖曾與新人講過幾句話。卻沒有半句輕薄的言語。倘有一字不實。神明殛之。說到這句。便板起面孔。露出一臉的正氣。大家看他。好像演關公秉燭的一般。不覺肅然起敬。他頓了一頓。接着說道。那麼這位新人。作何安置呢。我想慷他人之慨。把這位新人。配給

盧台子。一夫一妻。各得其所。況且四爺也極喜歡台子。諒不問我這專擅之罪。余三勝拍掌道。那是老弟的義舉。我等無不樂從。衆人也隨聲道好。真是一唱百和。延宅家人。也沒有別的話說。這個消息。傳到上房。衆女客給小翠道喜。小翠心中歡喜。眉梢上平添了幾分春色。酒席散後。整備結婚。盧台子居然靴帽袍套。小翠也是披風紅裙。由四位女客。伴上堂來。長庚道。今天是個忌辰。不便奏樂。就請那一位贊禮罷。劉趕三道。我來。有一個人說道。劉老板嗓子清脆。贊禮最好。小翠輕輕問道。這是誰。陳鳳林的媳婦道。是劉趕三。小翠頓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大聲說道。我家少主人這條性命。就送在劉老板手裏的。這個。不敢相煩。衆人方知這位新娘。原是平齡家裏的人。方松齡向趕三兒。也著實瞪了兩眼。趕三兒自覺無趣。一溜烟的跑咧。姚四想起孟都老爺打他的那宗情形。由不得暗笑。私對余三勝道。看到此處。真叫人不敢結仇。三勝點頭。長庚見無人贊禮。便道。還是我來罷。衆人齊聲說好。當日婚禮告成之後。盧台子同小翠。向長庚磕了四個頭。其餘諸人。都向新夫婦賀喜。各行了個平等相見的禮。洞房移在廂房裏面。一切首飾匣子。衣箱。以及新房裏的陳設品。凡是延四爺送的。長庚悉轉贈與盧

台子。長庚又叫台子替自己寫柬。交與延宅家丁。去稟覆延四爺。又對台子道。從此你算有了家了。再不許出去胡鬧。台子唯唯答應。衆人因爲長庚這件事做得痛快。晚間入席。歡呼暢飲。正在興高采烈之際。忽地闖進兩個公差。把唱武生的沈小慶。一手揪住。用一條鐵鍊。套在頸子裏。扯了就走。不知爲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遇同心燈下聽書 紓孤憤獄中編戲

卻說程長庚家裏。大家正吃喜酒。忽地兩個公差。把沈小慶鎖拿了去。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衆人面面相覷。長庚道。那位去打聽打聽。再想法子。搭救沈老板。唱武老生的任七。合沈小慶最有交情。站起來道。我去。便忽忽的走了。任七去不多時。就有坊上的差人。來喚長庚問話。長庚只得跟着走了。大家越發不知頭路。膽小怕事的。都慢慢的溜了。少時長庚轉來。這裏只剩了幾個靠近心腹人。一齊動問。長庚道。沒相干。只因今日是個忌辰。坊裏聽說我家裏辦喜事。叫去質問。我說事是昨天辦的。客是昨天來的。今日是幾個熟人吃剩菜。坊裏就將我放了。衆人問沈小慶的事。長庚道。這卻不知。我們還聽任七的信罷。又議論一回。大家各散。且說沈小慶是紹興人氏。他父親本是刑

部衙門裏的書辦。愛交朋友。素無積蓄。病故之後。家况越發不好。他家裏才把小慶送入了梨園。習學武生。後來搭入春臺。頗負時譽。他有個把弟。姓金。行四。是個刑部的經承。二人互相往來。交誼頗篤。一日。金四聽完了小慶的戲。約他去吃館子。這時飛鳥歸林。夕陽西墜。二人慢慢的步行。正走到櫻桃斜街。只見一家門首。站着個二十來歲的少婦。兩道彎彎的眉兒。一雙水汪汪的眼兒。高高的鼻梁兒。小小的嘴兒。穿一件藕絲衫子。襯着西湖色縐紗的中衣。一手扶着個十七八歲的大丫頭。一手還在那裏磕瓜子兒。沈小慶一見。連忙側過頭去。倒把金四看得呆了。兩隻腳好像釘在地上一般。休想搬動一步。那個少婦也對着他似笑非笑。神情十分難看。小慶有些瞧不上。趕緊拉着金四便走。到了飯館坐定。金四道。剛才那個雌兒。模樣兒真好。小慶道。女人模樣的。好壞。豈是你我男子該說的話。況且這個婦人。非常命硬。白長了個好樣兒。金四道。大哥認識他麼。小慶道。早先我給他做過街坊。他娘家姓李。綽號叫小白鞋。本是陳中堂的姨奶奶。咸豐五年。中堂故後。才把他打發出來的。那樣貴人。都壓他不住。金四笑嘻嘻的道。大哥既知道這麼詳細。可以替我做一個媒麼。小慶正色道。什麼話。你有妻有

子何必弄這些事。再說這個女人也不是好貨。他從前常聽堂會戲。最羨慕安義堂胡喜祿胡二老板。他從陳家出來。便叫個丫頭到胡二老板那裏去。說要跟二老板過日子。胡二老板是且腳裏的謹慎人。始終不要他。我還聽見人家說。他在相府裏的時候。早給人家有私情。陳中堂還是他毒死的。這話雖說是靠不住。但是陳中堂實在只有半天工夫的暴病。那麼也狠有可疑。歸堆一句話。這塊料是千萬要不得的。金四聽了。不便再往下說。草草喫完了飯。與小慶分手。各回。金四坐上車子。叫車夫繞道櫻桃斜街。心想再見那人一面。豈知走到門前只見雙扉緊閉。那裏有一些影子。這才悵悵而歸。話中單表小慶出了飯館。走不多幾步。只聽後面有人叫沈哥。停住脚步。回身一瞧。原來是同行的任七。鼻孔上抹了許多的聞藥。手裏弄着兩個鐵丸。很高興的說道。沈哥。咱們到一條龍聽書去罷。小慶喫了幾杯酒。有些口渴。正想喝茶。就答應了。二人一路閒談。走了一兩條胡同。只見一家茶館門首掛着一個紙燈。燈上寫着。特請高智蘭先生。開演施公案。窗戶外面站着好些人。在那裏聽觀。任七道。不好。開書咧。大踏步跨進書館。黑壓壓的。早擠滿了一屋子的人。夥計見是熟客。連忙端了一條長橙過來。任

七拿出一包茶葉。交付夥計沏茶。二人這才坐下。靜心聽書。只聽台上正講黃天霸辭差。後來路過惡虎村。搭救施公一段。說得眉飛色舞。形容盡致。沈小慶心裏想。倒是很好的。一齣戲料。忽地有個聽書的走過來。向任七招呼。附耳說了幾句話。任七點頭歎息。那人走了。任七對小慶說道。你知道何景愚被刑部拿去了麼。小慶道。不知道。爲什麼事。任七道。剛才那人。就是他的跟包。他說。何景愚打死了個徒弟。被屍親告發的。小慶道。待人總是寬容的好。近來龔翠蘭打罵徒弟。手段狠辣。號稱龔剝皮。只怕將來要做第二個何景愚。倒是不教徒弟的好。雖沒有什麼好處。也決不至于遭這種橫禍。任七道。聽說你的二元兒。就被龔翠蘭糟場死的。倒底有這回事沒有。小慶道。那倒未必。又聽了一回。書館散了。小慶與任七作別。趕緊回家。他兒子三元兒提着蠟台。大元兒出來開了門。小慶問道。奶奶睡着了麼。大元道。睡着了。上燈的時候。奶奶肝氣痛。媽叫我到藥鋪裏去。買了一服王府舒肝丸。喫了才好一點兒。後來只喫了半碗小米子粥。就睡下了。小慶點點頭。自去歇息。過了兩三日。老太病不見好。有他個本家姪媳。前來探病。這個人看官是認得的。便是那做媒的沈大腳。當日沈大腳偶然談起小白

鞋已經嫁人。還是自己作的媒。又說聽得一位汪老爺說。陳中堂死後。皇上封了他一個字眼。像個忘八穀子。就是小白鞋給他掙的。大家笑了一回。大腳自去。小慶暗想小白鞋已經嫁人。倒可以絕了金四的妄想。不期小慶這遭牢獄星照命。交了這個金四。却惹出一樁事來。那金四自從見了小白鞋之後。神魂顛倒。一心一意的在他身上。又聽得沈小慶說。是陳中堂的下堂妾。料想手中有些財寶。既醉他的色。又利他的財。巴不得立時立刻娶過來。拜堂成親。才算稱意。瞧瞧自己的老婆。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黃頭髮。挺尸一般的躺在炕上。打起呼來。正像牛叫似的。越瞧越生氣。恨不得一脚踢下炕去。輾轉思量。一夜何曾合眼。次日到了衙門。恰巧有一件緊要檔案。纏住身子。過了七八天。方才辦理清楚。那一天換了一身華麗衣裳。遍體薰香。顧影自憐了一回。天色傍晚。慢慢的踱了櫻桃斜街來。飽看春色。誰知兩扇門牢牢緊閉。牆上貼了個招租貼子。他想若是分租。倒是個很好的機會。子細瞧了一瞧。卻是全所出租的。旁邊又沒有移寓的字條兒。頓時目瞪口呆。好像啞吧吃了黃連。說不出的苦。定了定神。回到家裏。立刻囑咐一個心腹家人。探聽一切。好容易等到打過三更。那家人才來回覆。

道。小的打聽得明明白白。那個小娘兒們。由沈大脚做媒。嫁了個口外商人。前兒過衙門。昨兒就出京了。咧。金四聽了。顯門上好像雷打似的。半晌不能言語。停了一回兒。才有氣無力的說道。誰是沈大脚呢。家人道。沈大脚就是沈小慶沈老板的堂房嫂子。三十出歲年紀。長條身材。白淨臉皮。兩頰上帶着幾點雀斑。是個有說有笑的人兒。去年沈老太太生日。大爺你也瞧見過他。怎麼忘了。金四聽了。這幾句話。眉梢繃了幾縷。三角眼珠子滴溜亂轉。自言自語的道。好啊。你在我面前。編派了一番大道理的話。來阻擋我。暗中卻勾出嫂子來。替別人拉皮條繆。這才是好朋友呢。從此把一口毒氣。全化在沈小慶一人身上。面子上卻不露一些形迹。五月初三那一天。金四去看沈小慶。剛到門前。恰巧沈小慶送沈大脚出來。金四見了。以為料事無差。越發恨上加恨。小慶將金四讓進客堂。閒談了幾句。金四道。怎麼不見老太太。小慶道。這幾天家母肝氣痛。病得厲害。起不來炕。先前發病的時節。喫幾服王府舒肝丸就好。這次請了大夫。連喫了好幾劑湯藥。一點效驗也沒有。要是有個長短。簡直是要我的命。說時很透出惶急的樣子。金四眉頭一縷。計上心來。說道。治肝痛的靈丹妙藥。就是洋菸。大哥何不弄點洋



搭着百十坐壽棚。東西排列。甬道上百官朝衣朝服。紛紛退出。倪鴻知道是朝賀畢了。走過清暉閣。向西北行。轉到正大光明殿。但見殿高十一丈。滿覆着黃琉璃瓦。上出重霄。殿前露台。列鼎十有八。銅龜銅鶴各二。曰圭嘉量各一。丹墀爲文武官行禮位。箔銅作山形。鑄正從一品至九品。東西各二行。行十有八。列於御道兩旁。十六扇金瓊窗。豁然洞開。殿東壁懸着高宗御書的無逸篇。西壁懸着宋代馬和畫的幽風圖。中間設一寶座。御爐中香氣氤氳。尙未散盡。十幾個內監。正在殿上洒掃。過了寶殿。又向西南而行。經過了許多的重廊曲檻。石徑虹橋。方到澄虛榭小憩。遠望福海中央。蓬洲三島。上面樓閣玲瓏。五雲疊起。茗茗亭亭。正像仙人洞府。壁上都掛萬壽無疆燈牌。雖是日出之時。那燈燭並不止息。忽地一派笛聲。從水面上直送過來。悠揚可聽。倪鴻跟了衆人。依着笛聲。一路行來。經了幾處勝境。都是鋪設華麗。氣象堂皇。擺的麵鮮兒。足有好幾萬。又過去。卻轉入一派幽境。但只見面臨翠巖。西山佳色。撲入襟袖。也有幾處懸崖瀑布。衝激石罅。琤琮自鳴。宛與笛聲相和。園中美景。果然觀之不盡。最後過長春仙館。出壽山口。方見戲台。按其方向。演戲所在。乃在萬方安和的西南。前帶河流。這些雜項差

沾礮台。如今雖有桂中堂花尙書等奉旨講和。尙未簽約。所以有人吸食洋菸。就要當作外國人的奸細辦。你若知情不舉。被別人告發。將來沈小慶殺頭。你至少也得充軍。韓祥本來是個老實人。禁不起金四危言恫嚇。他就奔到巡城御史那裏。把沈小慶指名告了。御史立刻發出硃單。派了幾名公差。到了沈家。果然搜出煙具。單單不見煙犯。這才撲奔長庚寓所。把沈小慶鎖拿。當時簇簇擁擁。直到都察院。都老爺立刻坐堂。衙役像雁翅似的。排列兩行。吆喝一聲。沈小慶跪倒在地。都老爺問過姓名。年歲。籍貫。營業。然後說道。沈小慶。有人告你吸食洋菸。如今在你家中。搜得贓證。有何話說。小慶一看。地上擺着煙燈。煙槍。煙籤。還有兩個煙泡。嚇得呆了。一想要是實說了罷。恐怕連累老母。還得帶上朋友。不如把罪名滿都攔在自己身上爲是。說道。大人台前。小的不敢撒謊。小的素來有個肝氣痛的毛病。發病時。偶然喫個一口兩口。實在並無煙癮。大人開恩。說時。連磕了幾個頭。都老爺冷笑道。喫煙的人。誰不是這套口供呢。我也不來難爲你。解往刑部。聽候發落。就在單子上。批了煙犯一名沈小慶。連同煙具口供。派差解往刑部。這時節。任七早在都察院門首等候。一見小慶鐵索環璫。由不得灑了幾點

熱淚。走上前去。先給公差打過招呼。然後向小慶附耳說道。刑部裏面。早有我們同班汪年保替你打點。回頭我到你家中去。安慰一聲。再替你走門子。你儘管放心。說罷自去。小慶心中。著實感激。到了刑部。都察院的公差。交過公事。自去銷差。刑部班房中人。接過差使。卸了刑具。打水。沏茶。擺點心。倒把沈小慶十分款待。送到監獄門口。又向禁頭兒囁咕了幾句。禁頭兒連連點首。一面關上監門。一面笑嘻嘻的說道。沈老板。剛才汪老板來過咧。他給我姓袁的有交情。說你不會抽烟。這場官司是冤枉的。我替你狠抱不平。現在屈你暫住幾天。這兒瞞上不瞞下。你要什麼。儘管對我說。便是你真要抽烟。大土熬的膏子。翡翠的烟槍。雲南白銅的煙燈。這兒都是現成的。小慶道。承蒙關照。我其實不會抽烟。但照袁頭兒這麼講。難道說這兒倒沒有什麼忌諱。袁頭兒道。那有什麼忌諱。我說一句實在的話。只要有錢嫖賭吃着。什麼都辦得到。當時領到蕭王堂上。沈小慶磕了幾個頭。默祝一番。袁頭兒道。何景愚何老板也在這裏。他住的屋子寬綽。牀帳被褥。也還潔淨。你們二位。倒不如住在一塊兒罷。小慶道。好。何景愚正在屋裏。拿了一副牛牌過五關。忽聽袁頭兒叫道。何老板。我送你一位伙伴來咧。即忙站起身。

來。開門一看。見是沈小慶。十分詫異。說道。咦。沈老板。怎麼你也來了。沈小慶把自己的事。約略說了一遍。景愚勃然大怒道。我打死人。還有點影子。你臉上的氣色。何等干淨。那裏像是抽大烟的。難道說這班做官的。竟是瞎眼麼。小慶道。他們眼珠雖不瞎。只是瞎了心。所以判斷案子。老是糊塗的。說得何景愚倒笑了。小慶借着燈光。向周圍照了一過。覺得屋子雖然不大。棧棚卻甚鮮明。屋中有床有帳。有桌有椅。桌上堆着一副牛牌。還有紙墨筆硯。件件俱全。說道。這兒倒還舒服。人家說天牢裏面。如同地獄。可見這句話是靠不住的。景愚道。你不知道。統號裏的難友。一天到晚。帶着三大件。坐又不得坐。睡又不得睡。吃喝拉撒。全在一處。這還是化錢的。還有一班不化錢的。到了晚上。禁子收拾他們。有杏花雨紅繡鞋。猿猴獻果。玉女偷桃。種種非刑的名目。弄得犯人像殺豬一般的叫。大概比我打徒弟。總得加上十倍的厲害。你說可怕不可怕呢。我化了二百銀子。才有這個地方。就是你。想來也斷不能少。要不然。他們斷不會領你到這兒來的。一宵無話。次日起來。茶水飯食。袁頭兒派人殷勤伺候。倒也不覺囹圄之苦。日長無事。景愚取出新編的一齣戲。叫做拿火龍。事跡是火龍父子。變化人形。擾亂世界。被大

士。達摩。戰鬪勝佛。二郎神拿了。分做兩本給小慶看。小慶問這件故事。出在什麼書上。景愚笑道。這是我混編的。並沒來歷。指着內中判官嘴裏唱的一段兒灑陵橋的曲子道。你看這幾句何如。小慶連聲道高。景愚道。高也無甚高。不過我自己發牢騷罷了。便用手拍着磕膝唱起來道。世事有高低。命中該着急。人爭一口氣。爲的是名與利。小慶道。你真有閒心。背着一場人命官司。還有心腸幹這些。景愚道。從前大才子。在監裏編書的。多的狠。那金聖歎的三國。不是監裏批的麼。小慶道。金聖歎也算嘴闊的。一部三國。一部水滸。說了多少損話。依我說。古人強的多。不用講劉備老爺。張飛老爺。合聖賢。爺。這哥兒三個。亘古少有。就是一百單八將。是什麼樣兒的義氣。到了本朝的黃天霸。殺死把兄。可就差的多了。正說着。任七。汪年保。帶着大元兒三。元兒全來了。大元三。元兒見了小慶。孩提天性。自然痛哭失聲。小慶也滴了幾點傷心眼淚。幸有任七等好言勸慰。方才止悲。小慶問大元道。奶奶病好了麼。大元兒道。奶奶病倒好了。只是想念父親。哭過幾回。我還聽了一句賊話。爹這場官司。全是那個金四叔使出來的小慶大爲詫異道。怎麼。大元道。間壁韓家。不是只隔了一道牆麼。昨兒晚上。聽見韓大媽同韓大爺。

吵鬧。說什麼損人不利己。又說什麼遠親近鄰。你合人家有什麼冤仇。害得人家老少不安。後來韓大爺擠兌急咧才說。我上了金四的當。早知如此。我決不出首的。小慶聽了半晌無言。任七道。你同這姓金的交情甚好。何至於開這種頑笑。汪年保道。這事我也有些耳風。金四背地。近來常說大哥的壞話。什麼小白鞋。小紅鞋。我鬧不明白。小慶道。是了。是了。這一定是他弄的把戲了。何景愚道。這事顯然的狠。金四同你。不比泛泛。你遭了官司。他連個照面也不打。明擺着裏頭有毛病。小慶道。不用說了。是我瞎眼。錯交了這個冤家痞就結了。說罷。連嘆了幾口氣。停了一回。任七方對小慶說道。今天早上。見着大老板。他說延四爺給刑部堂官。都有交情。他代你請託去。都察院的公事。一只手指着汪年保。說道。已經由他囑託刑部科房。暫時延擱。大概不過三五天工夫。人情一到。便可保釋。千萬放心。何景愚道。抽烟的案子。本來可大可小。容易了結。不比我的事麻煩。走了六王爺那裏的門子。還不行。只有盼望明年皇上萬壽。方可赦免。至少還得受大半年的罪。說罷。連連嘆氣。忽然哀頭兒慌慌張張進來。說道。查監的來了。衆位快走。任七等連忙跟他走了。小慶對景愚道。我恨金四不過。但他用的是陰險手段。本

人出監之後。也無法報復。況且相好在先。也不便翻臉。不如編一齣戲。出出我的氣。我想那施公案的天霸。正是把兄弟翻臉。就編齣惡虎村。你看好不好。景愚道。這倒好的狠。小慶道。我不但編戲。還要改個套子。決不用通常的連環。景愚道。人數該用多少。還得斟酌。小慶指着桌上。說道。我就用這副牛牌罷。於是提起精神。費了大半夜的工夫。居然把提綱打出。施公一人。門子一人。青袍四人。黃天霸一人。王棟一人。王樑一人。神彈子李五一人。上手四人。店家一人。濮天鵬一人。武天虬一人。彩旦一人。武旦一人。丁三巴一人。加上四名莊丁。四名下手。郝文一人。再湊上三名盜寇。不多不少。恰正三十二人。又費了幾天工夫。才得編起。口白中用了一段三義廟。景愚道。你也發起牢騷來了。恰好正是那段。今不如古的議論。小慶道。天霸雖不義氣。但濮武二人。先對不住天霸。天霸也是沒法。景愚道。天霸殺濮武。合你罵金四是一般。不能儘怨他厲害。那任七等替你帮忙。也不亞如李公然王氏兄弟了。只是金四的人品。莫說比濮武。恐怕給丁三把提鞋。還夠不上呢。小慶道。話雖如此。也是金四犯了忌諱。所以交友不能到頭。我聽得老一輩說。把兄弟最忌行四的。劉備老爺給聖賢爺報仇。四弟子龍就不肯去。梁

山上公孫勝行四。便辭山修道。不合宋大哥共患難。岳老爺的弟兄。王貴行四。後來成了秦檜一黨。就是天霸。也是個行四的。景愚道是。過了一日。小慶上了一堂。由任七等具一張保狀。扯一個淡。放出來了。小慶將到家門。只見間壁人家。門外停着一輛大車。有幾個不認識的人。七手八脚的。正把車上的東西。搬運下來。才知道韓家已經搬去。三元兒一眼瞧見。扯住了小慶的衣服。嘴裏嚷道。奶奶。媽。爹回來咧。沈老太同着兒媳婦。迎將出來。見着小慶。好像半空裏落下一件寶貝似的。合家歡喜。不必說得。次日。小慶向任七等各家道謝。順便拿出兩個戲本子來。說一個是自己編的。一個是景愚交給他的。此時和春班另有人支持。何景愚雖未出監。班子卻未報散。小慶一面同這幾位排惡虎村。一面把拿火龍的本子。給和春班送去。班中人看這本戲甚是熱鬧。料能叫座。排了些時。就在二慶園初次開演。那天延四爺正在城外有飯局。知道三慶家有新戲。叫飯館裏人去定座。等了一回。飯館裏人說。今天戲園裏人多。好容易包了。下場門一張桌子。只是要喫點柱子。延四爺道。只要有戲聽。喫點柱子也不妨。飯罷到三慶園坐定。自有跟班的裝烟。飯館裏人沏茶張羅。不必細說。台上唱的。全是熟戲。延四爺



無心去聽。隨時合朋友閒談。等到拿火龍上場。才用心細瞧。這齣戲用的。不過幾個官中武行。沒什麼出類的脚色。套子卻十分精整。唱到二郎神合母龍酣鬪之際。鼓聲像雨滴芭蕉。淅瀝可聽。正看得出神。忽聽得樓上發一聲喊。說不好了。火起了。園子裏頓時大亂。衆人像潮水一般衝出。延四爺幸虧坐的是下場門。靠近大門。又有跟班飯館夥計左右翼護。擠了半天。方得奮門而出。走過了一二十家門面。耳內只聽得嘩卜嘩卜的響。回頭瞧瞧。三慶園。那火早已冒穿屋頂。濃煙彌漫。半空中結成一片黑雲。中間裏着無數的金星。忽上忽下。跳個不住。館子裏面的人。還是拚命往外。也有唱戲的。開了花臉。穿了戲衣。在人叢中亂擠。隔不多時。各水局的水龍。提督衙門的救火隊。陸續來了。把一條大柵欄。變成了水巷子。還有地面官帶着官人。分段彈壓。延四爺一步也走不得。借坐在一家鋪子裏。等到火救滅咧。方得套車回去。一路上只聽行路人三三兩兩的傳說。這把火來得不小。三慶園化爲焦土。聽戲的有燒死的。也有擠死的。延四爺坐在車沿上。聽的明白。不住的搖頭道。險得狠哇。將走到城門邊。那騾子一個前失。延四爺冷不防。從車上掉了下來。恰恰旁邊走過一個行人。把他扶住。延四爺定睛一

看。原來是舊朋友桂林倪鴻。忙問吾兄何來。要知倪鴻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錯裏錯劉趕三蒙賞 俠中俠徐小香焚券

話說扶住延四爺的。正是前幾回書中講的那個倪鴻。延四爺同他本是舊相識。不覺大喜。恰好倪鴻也要進城。延四爺即讓他一同上車。倪鴻也不謙讓。便跳了上去。延四爺問他近來作些什麼。倪鴻道。我見在內務府大臣明善家裏當書啓。延四爺道。他的書札。不都由教書先生兼理麼。倪鴻道。只因他家那位教書的劉恩溥。好耍筆頭。挖苦人。東家怕得罪朋友。才找了我。去。延四爺道。劉湘泉我也認識。筆墨實在滑稽。這人要做。了言官。卻了不得。你今日何事出城。倪鴻道。我同一個朋友。金老四。到戲園聽戲。不想走了水。眼看着他被火燒死。我真是虎口餘生。這金四最愛武戲。同春臺的沈小慶拜過盟。聽了一生戲。倒底以戲結局。延四爺道。實在可怕。你我還算僥倖。只是明善家一個月裏頭。至少要唱二十來天的戲。怎麼倪兄還出城看戲。倪鴻道。這也是偶然。二人說話之間。又過了幾條街。倪鴻下車去了。延四爺也自回家。倪鴻在別處訪了一家朋友。才回到秦老胡同明善宅中。次日。接了金四家的一張報喪條。倪鴻道。這也是禮

不可廢。其實這人是我眼看着他死的。過了兩日。又接着訃聞。到了伴宿之期。倪鴻帶了分子。往金家弔奠。走至大柵欄。遇着慶和園失火。那水會上的人攔住去路。倪鴻只得繞道而行。到了金家。遇着幾個梨園中人。聽他說道。這日慶和園是和春班的轉兒。起火之時。場上又演的是拿火龍。這把火比上次更大。不但燒了慶和。連慶和後邊那個同樂軒。也燒成一片焦土。這都是咱們戲班自己找的。無緣無故。要拿什麼火龍。把火龍給拿翻了。才有這兩回亮子。倪鴻聽了。暗暗好笑。當晚倪鴻回城。次日因起晚了。不會出來送殯。光陰似箭。看看新春已到。這年是咸豐皇帝三旬萬壽。元旦頒下詔旨。命內府預備一切。這明善是總管大臣。他兒子文索。是堂郎中。父子都是要緊人員。終日忙碌。不覺已是六月初間。皇帝駕幸圓明園。明善父子都隨了去。文索離不得倪鴻。約他同行。那圓明園左近的寺觀。并那高大的民房。都被一班祝嘏大員佔了。明善等一班兒都有別業。卻不消去攬旁人。倪鴻密求文索。要私入園中參觀。文索應了。到了初九日萬壽正日。倪鴻帶個紅帽。混在內府人員隊裏。同進御園。卻說圓明園這個地方。在掛甲屯之北。暢春園在其南。清漪園在其西。長春園在其東。原是世宗皇帝做藩

王時的別第。後來御極。更改作園子。歷朝都把這去處。當作游幸之所。世宗高宗。均有御製文字。紀述此園的始末。果是個莊嚴尊重的去處。倪鴻這番進去。真似孫大聖乍到天宮一般。一些頭腦也摸不着。他卻無有孫大聖的膽子。只謹慎。跟着鬼混。好在有明善父子的關照。料是不得闖禍。到了門前。只見那去處。搭了幾丈高的牌樓。滿紮黃彩。掛滿宮燈。有個太監。穿着蟒袍。坐在一把太師椅上。旁邊站着十幾個小太監。又有許多侍衛。排列兩旁。見這些人是內府當差的。問也不問。放進裏面。那些各部大臣。都被阻住。不能就入。候了多時。才魚貫走進。倪鴻一面走。一面抬頭觀望。東西兩面是湖。湖裏滿是荷花。那時朝曦未逗。好花正開。一陣陣的香氣。撲入鼻孔。帶着露珠兒的荷葉。翠蓋因風招展。倒像是迎人的樣子。倪鴻站不住。隨衆向東迤邐行去。走入清暉閣。只見北壁上掛着圓明園全圖。乃是乾隆二年。畫苑郎世寧。唐岱。丁觀鵬。等合繪。高宗御題大觀二字。畫筆工細。全圖瞭如指掌。中間掛着一副對子。道是稽古重圖書。義存無逸三宗訓。勤民咨稼穡。事著幽風七月篇。亦是高宗御製。倪鴻等走上松雲樓來。見樓下排列着五顆大夫松。風過處謖謖有聲。彷彿歡呼萬歲似的。遠遠望着那邊。

搭着百十坐壽棚。東西排列。甬道上百官朝衣朝服。紛紛退出。倪鴻知道是朝賀畢了。走過清暉閣。向西北行。轉到正大光明殿。但見殿高十一丈。滿覆着黃琉璃瓦。上出重霄。殿前露台。列鼎十有八。銅龜銅鶴各二。曰圭嘉量各一。丹墀爲文武官行禮位。箔銅作山形。鑄正從一品至九品。東西各二行。行十有八。列於御道兩旁。十六扇金瓊窗。豁然洞開。殿東壁懸着高宗御書的無逸篇。西壁懸着宋代馬和畫的幽風圖。中間設一寶座。御爐中香氣氤氳。尙未散盡。十幾個內監。正在殿上洒掃。過了寶殿。又向西南而行。經過了許多的重廊曲檻。石徑虹橋。方到澄虛榭小憩。遠望福海中央。蓬洲三島。上面樓閣玲瓏。五雲疊起。茗茗亭亭。正像仙人洞府。壁上都掛萬壽無疆燈牌。雖是日出之時。那燈燭並不止息。忽地一派笛聲。從水面上直送過來。悠揚可聽。倪鴻跟了衆人。依着笛聲。一路行來。經了幾處勝境。都是鋪設華麗。氣象堂皇。擺的麵鮮兒。足有好幾萬。又過去。卻轉入一派幽境。但只見面臨翠巖。西山佳色。撲入襟袖。也有幾處懸崖瀑布。衝激石罅。琤琮自鳴。宛與笛聲相和。園中美景。果然觀之不盡。最後過長春仙館。出壽山口。方見戲台。按其方向。演戲所在。乃在萬方安和的西南。前帶河流。這些雜項差

役的官員。不能到面前。只合梨園子弟。同進後台。那時台上鑼鼓齊鳴。正唱武戲。問起唱戲的。方知是昭代簫韶。楊家將的故事。倪鴻在明家看過脚本。曉得這本戲。雖是崑曲。了無意味。便不去聽他。欲待向台前望望。那些人又禁止不許。只得同幾個素日相識梨園。略爲周旋。卻不敢高聲說話。那前台更是整齊嚴肅。靜悄悄無一人咳嗽。昭代簫韶底下一齣是拿火龍。等到火龍拿完。就是劉趕三同八十二的送盒子。八十二綽號狐狸精。扮相豔麗。妖冶動人。趕三兒更是詼諧百出。妙趣環生。演到臘梅問他。爲什麼送禮。趕三兒不覺脫口而出。說道。今日是個萬壽。幹麼不送禮哇。這句話。直把皇帝妓女。混成一氣。當時在座的王公大臣。個個面容失色。就是後台人聽見的。也喪膽亡魂。不多時。便有一個內監。走到後台。高聲問那個是趕三。此時趕三也嚇傻了。誰知內監口宣旨意。道。主子道趕三說話有趣。賞給他個六品頂戴。快去謝恩。趕三兒忙同內監去面聖磕頭。後台都說這小子真有造化。須臾趕三兒回來。衆人都給他道喜。倪鴻也攙在裏面。搗了一陣亂。等到戲完。衆人都退了出來。倪鴻仍舊逐隊散歸。明家父子也都回來。倪鴻過去相見。文案問道。倪先生遊的如何。倪鴻連聲道好。文案道。在你一

邊說。總算開了眼了。其實那裏頭好地方還多着呢。還有西湖十景。全合杭州一樣。雖是人力造作。那巧妙也不亞於天工。倪鴻道。不消多述。這一點已經夠我許多話料了。文案又問看戲了沒有。倪鴻道。戲是不曾看見。只聽得鑼鼓喧天。武戲未免太多。文案道。主子最喜武藝。御製了二十八路刀法。十八路槍法。所以內府多派武戲。倪鴻道。方今海內多事。天子尙武。也是時勢使然。明善點頭道。這話不錯。當下倪鴻退出。過了幾日。文案奉旨先回城內。倪鴻自然跟在一處。文案每日除了公務。便是應酬賓客。十分忙碌。倪鴻在館無事。只有書消遣。這日。忽從亂紙堆中。檢出幾本小書。面上題着京塵雜錄四個字。倪鴻正在展閱。劉湘泉走將進來。問倪先生看什麼書呢。倪鴻道。這是一部小品。是我一個舊朋友楊掌生作的。專談的戲劇。湘泉道。楊掌生莫非別號蕊珠舊史的麼。倪鴻道。正是他。這書雖及不得金臺殘淚記。卻政實在可傳。湘泉道。我是不懂戲的。此書我不敢贊一辭。說着走了。倪鴻把那部書翻了一遍。次日帶著書到狼家胡同來。找延四爺。門上的請了進去。將到院中。便聽得有人唱崑曲。卻是延四爺自己在那裏。對着一本曲譜。按拍高歌。旁邊一個人。坐着吹笛。見倪鴻進來。遂即停住。倪鴻同。

延四爺相見畢。延四爺指着那吹笛人問道。倪兄可認識這個人。倪鴻道。向未識面。延四爺道。這是北京著名的曲師戴錦江。是梨園第一流吹笛子的。你在明善家天天聽戲。只看戲不看場面。所以不認識他了。他合繆三套。都是京中不多見的好笛工。繆三套不拘什麼曲子。至少也能製他三套譜。唱法不同。都合聲律。所以叫做三套。你在京這些年。也算愛聽戲的。不認識他們。真正貽笑大方。戴錦江道。四爺太捧場了。我怎當得起。當下延四爺也給戴錦江引進了倪鴻。倪鴻問四爺唱什麼曲子。延四爺道。這一本曲譜。是梁敬叔新製的。叫做崑山玉屑。只有曲詞。並無賓白。同納書楹是一樣的。我從萬尚書家借來。請這戴先生來。品一品他的是非。誰知他大半全襲用的納書楹舊譜。沒甚新鮮腔韻。倪鴻道。梁三先生的著述。大半有這個毛病。他那一部勸戒錄。可算大部頭。到了四錄以後。便把別人的說部。大抄特抄。如那湯氏的翼。翻稗編。還有什麼坐花誌果。都幾乎全部收入。何況游戲小道。更不必盡出自己的心裁了。延四爺道。我是唱慣戲曲的。他這是清曲的譜子。好生拗口。戴錦江道。不但四爺唱不慣。有些地方。我也實在吹不來。倪鴻道。現在崑曲不甚時興。是什麼緣故。延四爺道。總是他太文了。



俗人聽不懂。戲園不賣錢。所以都換了二黃。倪鴻道。這又不然。那明朝三百年。怎地崑曲又佔得住。延四爺道。明朝戲班。都是閩人自家控的。記得有位大老的太太。不通文話。人家誇他的梨園。他說我家園中。只有棗樹。並沒有梨。因此人都叫他那戲班做棗樹班。可見那時梨園都是家樂了。自從我朝桐城張文端公。崇尚儉節。不蓄家伶。士大夫人人效法。不控班子。單靠內府合王府。雖是皇家勢力。到底養不了那許多的人。戲園內只論掙錢。所以崑曲漸漸少了。倪鴻道。這是一層。依我看。也因近年長毛亂起。南道阻不通。吳中曲師。無從北上。蘇揚稚子。亦不復販鬻入都。唱崑曲的人。沒有來源。一天比一天少。所以崑戲更衰。延四爺搖頭道。你這是替南方瞎吹的話。其實南方崑曲真傳。從乾隆年間。就到京裏來了。南方的嘉興派。自以爲高明。簡直聽不得。倪鴻道。你這是京裏人的議論。我也不能附合。延四爺道。亂彈戲也是崑曲變化出來的。那一天唱戲。場面上離的開崑曲的牌名兒。可見崑曲是顛撲不破的。我敢斷定。將來必有復興的一日。戴錦江拍手道。實話實話。又談了一回。錦江辭去。倪鴻取出京塵雜錄道。這是舊友著作。請四爺看一看。延四爺道。這書我曾見過。學生我是認識的。他這部書。

當小說看。原也使得。只是有些不在行的話。比如說當年且腳扎網子。所以叫做包頭。如今都梳水頭。便不能叫做包頭。要曉得貼水鬢。也還要戴網子。怎說不算包頭呢。再者他用的筆記體裁。依我說。不如作平話的好。作平話可以發展自己的筆墨。人名。地名。官名。年月。都可以不必十分認真。即如你。今日不在我這裏。我也可以寫作你在我這裏。你不認識明家。也可硬派你在明家作幕。只要事跡有趣。文字新奇。不必去考較真偽。即如現在關帝廟。關夫子的像。都塑赤面。何嘗是正史上的話。不過演義裏的點染罷了。大凡看平話。講考證。我只認他是個笨伯。若用他這體例。便板滯而不靈便。難下筆了。他對於京中之事。多問的安次香。其實次香也是個半瓶醋。他這書雖止四卷。實分四種。依我看。除了這夢華瑣簿這一卷。還可以考些佚事。其餘都是些像姑傳。總算枉費筆墨。學生這人。對於聽戲外行太甚。天下斷沒有不能聽戲。卻能談戲的。但要真能算個聽戲的。也非得與我一樣認真學戲不可。倪鴻道。若聽戲人都像四爺。這些名伶。早就沒這大的勢燄了。依我看。聽戲還是外行多。他們唱着才舒展呢。二人正談得高興。只見看門人走來。說辛老爺催請。倪鴻便要告別。延四爺道。今晚辛勵齋請我

吃像姑酒。你若無事。何妨同去。好在勵齋也是熟人。倪鴻道。不知是那一家。延四爺道。是岫雲堂。徐小香新收的徒弟。叫夢蕉。比着五雲都強。倪鴻道。既是如此。我便做個不速之客。於是二人同行。直到岫雲堂。一聲客來。辛勵齋攙着個妙齡像姑。早在廊檐下笑臉相迎。大家見面。彼此作揖。那像姑向各人面前。請了個安。倪鴻料是夢蕉。也不多問。夢蕉將三位讓到屋裏。跟包的擰上手巾。獻茶。不必細說。倪鴻看那室中。彝鼎圖書。十分古雅。中間懸着一張五雲深處的橫額。跋語道是蝶仙。有弟子五人。皆以雲名。因戲題爲五雲深處。乃是萬藕船尙書的手筆。倪鴻心想藕船。從前常與自己吃像姑酒的。如今他已顯貴。就不易見面了。這時勵齋見枯坐無聊。便同延四爺下棋。夢蕉走到倪鴻這邊來。倪鴻子細一看。丰姿雅麗。骨重神清。不露半點輕狂。頗有大家風度。遂笑問道。你今年十幾了。夢蕉道。十三歲。倪鴻道。你念過書麼。夢蕉道。念過幾年書。倪鴻道。你是那裏人。家中還有父母麼。夢蕉道。是天津靜海縣人。若有父母。我不至於到此地來了。說時眼圈一紅。幾乎滴下淚來。倪鴻想起有個窗友。姓江的。中過己酉一榜。也是靜海人。面貌却與夢蕉相像。接着問道。你姓什麼。夢蕉道。姓江。倪鴻心中一動。舉起筆。

來。寫着他窗友的名字道。這位是不是你一家。夢蕉見了。低聲說道。這就是先君。倪老爺。這件事。求你不要告訴別人。我在這裏。是有辱先人的。說罷。背過身子。拿手帕不住擦眼。卻是哭了。倪鴻不覺大吃一驚。略定了定神。跟着問道。誰把你賣到這兒來的。夢蕉道。是我舅舅。騙我到這裏來的。事後聽人說。他使了二百兩銀子。倪鴻道。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夢蕉道。靜海縣還有幾家本家。倪鴻點頭不語。忽地延四爺大聲說道。倪兄。你悄悄密語的。給夢蕉說體己話兒。不怕主人家喫醋麼。倪鴻道。我知道主人不是這等樣人。才敢給小友閒談。說時就同着夢蕉過來。一局棋罷。勵齋負了半子。吩咐擺席。又催着人叫條子。倪鴻道。我免了罷。如今沒有熟人。延四爺道。本堂度雲。崑曲唱得甚好。何妨就叫他呢。倪鴻依了。延四爺叫了印雪堂的鴻寶。賓主入席。一張花梨圓桌子上。三人各佔一面。空了下邊。甚是寬綽。夢蕉上來。敬了一巡酒。勵齋叫他在旁邊坐下。舉起酒杯來。說聲請。二客齊聲道謝。勵齋道。像姑酒是沒有什麼可喫的。實在不成敬意。延四爺道。這兒有二十四個碟子。蝶仙固然好客。也足見主人的面子不小。若在別家。不過十六個碟子罷咧。夢蕉過來。又給延四爺斟酒。延四爺問道。你會唱麼。勵齋道。

他來這裏不久。才學唱呢。你要聽唱。會唱的人來了。延四爺舉目一看。只見度雲掀簾子走來。照例請安畢。勸齋把他推倒。倪鴻這邊坐了。道。延四爺要聽曲。你快來喫杯酒。潤一潤嗓子。度雲道。四爺是唱曲子的內行。我怎麼敢班門弄斧。延四爺道。不妨。你只管唱。我來吹笛。便從壁上摘一支笛。吹將起來。度雲才輕啓朱唇。唱了一支游園唱畢。延四爺道。唱得甚好。果然名師。必出高徒。度雲道。我有好幾處唱得不玲瓏。虧得四爺的笛帶的真好。延四爺一時高興。叫度雲吹笛。自己唱了一齣八陽。悲壯蒼涼。聲裂金石。果然比度雲高得多。夢蕉。鴻寶。各人打了一個通關。等到伺候人端上點心。鴻寶方才告假。度雲夢蕉。一同送出。倪鴻從懷中取出個字條兒。向二位悄悄的說了幾句話。二位一齊點頭。度雲夢蕉。廻到屋裏。說道。師父來了。三位看時。果見小香走將進來。他同延倪二位。俱是熟人。只有勸齋是初次見面。少不得上前行禮。說了幾句套話。又向倪鴻說道。方才我在秦老胡同。伺候唱戲。明大人從園子回來。同文大爺不知說了些什麼。便把戲止住。好像國家有什麼事一般。明大人忙忙的又往園子去了。不知是什麼原故。我那時不會見着倪先生。想不到倒在我家。倪鴻道。蝶仙。你來。我給你有話說。遂

拉了小香。走到東屋裏間。坐下。說道。你知道你徒弟夢蕉的來歷麼。小香道。不知道。倪鴻取出一張字紙。指着說道。這個人是夢蕉的父親。己酉的孝廉。合我是老朋友。他實在是好人家的子弟。據他說。靜海縣還有本家。如今我們幾個人。打算拿出錢來。替他贖身。還把他送回原籍。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小香笑道。這是什麼難事。便同倪鴻又走到這邊來。倪鴻不知他是什麼心思。倒覺不得勁。小香問延四爺道。我這徒弟夢蕉的出身。四爺曉得麼。夢蕉在旁。冷不防師父問出。這樣一句話。早羞得低下頭去。延四爺道。我是將才曉得。小香道。他既是書香子弟。我決不以良爲賤。他家只用了我二百兩銀子。這孩子也給我賺回些來。不全賠本。我姓徐的有心放他出去。要四爺做個證人。免得他那些不講理的。本家親戚來訛詐我。延倪辛三人聽了。一齊都拍手叫好。那夢蕉已經哭了。延四爺道。蝶仙既有這宗義舉。我輩理應贊同。小香走了進去。取出夢蕉賣身文契。當着大衆立刻燒了。夢蕉忙向衆人磕頭。大家還了箇揖。又向小香磕頭。小香也跪下。還禮道。你如今已不是徒弟了。我怎能受你的禮。你既是書香門第。回府之後。還盼望你讀書上進。顯親揚名。夢蕉含淚答應。小香道。他如今已是良人。不可

再住在我這裏了。延四爺道。今晚諒是搬不去。明日叫他先到我那裏。然後設法送他回去。小香道是。延四爺又對夢蕉道。從前向太史少年。曾被歹人拐賣到戲班中。做了旦腳。唱的很紅。後來被他叔父撞見。告到官裏。那官見這小旦有些斯文氣象。問他可會做詩。向太史答應道。會做。那官兒便指階下柏樹。要他題詩一首。向太史隨口念道。柏本棟樑器。初生不自全。若蒙扶持力。一勁直參天。官兒大喜。把他留在署中攻書。後來果然成名。你師父這番舉動。真不讓似這位長官。只不知你可趕得上這位太史公。說笑一回。大家各散。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八回 論果報塵世洩天機 發慈悲活人饒鬼命

卻說倪鴻從徐小香家。回到秦老胡同。見着文索。方知朝廷同英法兩國失和。外面用兵頗不勝利。所以明善回來。吩咐家中。這些時不可唱戲。請客。倪鴻道。我們兩廣的人。頗曉得西洋的國事。這些年來。民富兵強。同他打仗。怕是沒得便宜。文索道。不然。西洋強殺。也是個下邦。我天朝何等洪福。難道還弄不過他。倪鴻不敢再言。回轉自家房裏。過了幾日。外面風聲越緊。京中大小人家。都忙着遷移。到鄉裏去躲避。明家是有錢的。

益發害怕。明善終日在園子裏隨駕。不能回來。文案也常常出城。明太太十分着急。便帶了幾個親人。搬往西山。倪鴻甚不謂然。不免背地發些議論。說大臣是小民的表率。豈可這般舉動。文案聽知也有了氣。即將倪鴻辭退。倪鴻搬出明家。到狼家胡同延宅暫住。不多幾日。西洋兵已到京師。天子駕幸熱河。洋兵放火。把圓明園燒了。明善從安佑宮中搶出聖祖世宗兩副御影。背在身上追駕去了。那時城門晝閉。卻是尙書周祖培出主意。怕洋人攻城。盡開九門。把他放入。少不得京中有一番擾亂。等到九月初九日。恭親王奕訢。與英法聯軍議定和約。京師人心少安。倪鴻對延四爺道。我在你這裏不是了局。我同袁午橋是多年相識。他現在督辦安徽軍務。我不如前去找他。延四爺應了。即送了五十兩銀子盤費。倪鴻隨即起身。前往安徽。也不用車馬。只是單身步行。將出京門。忽地道旁站着一人。叫聲倪老爺。倪鴻定睛一看。乃是個英偉的少年。有些面熟。問道。足下尊姓。怎認識我。那少年道。我是春華堂的王小玉。倪老爺怎麼忘壞了。倪鴻道。你莫非是羊毛筆的徒弟麼。小玉笑道。倪老爺連我師父的綽號都知道。還推不認得我。我在明大人家屢次伺候的。倪鴻道。你不在師父家做買賣。在這裏則甚。小



玉道。我師父朱韻秋。享了二十年的名。很有家財。這次外國兵進城。連圓明園都燒了。我師父有些害怕。要想回南。把我同芷秋芷芳等一班徒弟都遣散了。我本是個唱武生的。好習拳棒。得過董海川的真傳。如今要到安徽投軍効力去。那裏袁大人營中有位侯道台。本是我的舊相識。倪鴻道。事有湊巧。我也是往安徽的。就此同行罷。於是二人結伴同行。行了數日。倪鴻接着京中轉來的家信。拆開一看。原來老母病重。倪鴻急了。遂趕個破站。回轉桂林去了。剩了小玉一人。仍往前進。路上曉行夜宿。非止一日。那日走到一個鎮店日光漸漸的沈了下去。小玉怕錯過宿頭。正在發急。忽見一道短牆上。寫着王家老店四字。遂走進店去。店夥上來招呼領進客房。隨後端上一盆臉水。湖上一壺茶。退出去了。小玉一瞧這間屋子。牆上字跡甚多。盡是過客題壁。差不多把四壁粉牆。加上了一層黑漆。還有幾處磚泥剝落。蟻篆蛛絲。觸目可厭。靠牆擱着兩張鋪。鋪上這條蘆蓆。倒還干淨。心裏舒泰了許多。他走了一天的路。有些乏倦。就躺在鋪上養神。這時節天色已經黑透。那店中一幫一幫的客人。陸續而來。只聽有個天津口音的人嚷道。既然住不下。幹麼不關門。現在我進來咧。就該替我找屋子。要是當我孤客

可欺。那就瞎了眼咧。又聽店夥說道。沒有的話。一客全是客。咱們敢把財神爺往外推麼。你老要單間。可實在沒有咧。不信。你老可以到各間屋裏去瞧瞧。那人道。就算沒有單間。難道說給別位併住一間。還不行麼。店夥道。這個也得給別位客人商量商量。小玉聽那人聲音宏亮。像個叫驢一般。走到屋外一瞧。只見那人二十來歲年紀。身材高大。氣概軒昂。穿一件灰色棉袍。肩上背着一個被套。腰間還掛着一個刀鞘。不像是個匪人。上前說道。這屋現有空鋪長兄不嫌。就請同住。那人一瞧小玉。面色略黑。卻另有一種英姿颯爽的氣概。連聲道好。二人進得屋子。那人先問了小玉名姓。小玉轉問那人。那人道。兄弟姓孫。只因身軀長大。人家順口兒。都叫我做孫大箇。是個武秀才。往江南大營去投軍的。走到中途。聽說江南大營已經失陷。蘇常都被長毛佔了。只得且回北方。再作計較。小玉道。老兄這等人材。那裏不是替國家出力。兄弟是往安徽袁大人營中投軍去的。老兄何妨也到那裏。看個機會。大箇想了一想。隨即應了。兩個免不得說些槍棒武藝。大箇口如懸河。說得十分熱鬧。又說袁營中熟人最多。什麼張提督。李副將。都是多年相好。小玉聽得呆了。合大箇兒。真是相見恨晚。說來說去。漸漸說到戲上。

大箇便直着嗓子。唱了起來。滿店裏的人都圍着來聽。那大箇的嗓音。十分闊大。只震得盆盞皆鳴。大箇唱畢。衆人散去。小玉道。長兄嗓音極好。只是板眼尺寸。還欠講究。便把他錯誤之處。訂正一番。大箇佩服得五體投地。道。不料老兄倒是這老在行。小玉道。我本是唱戲的出身。又焉能不在行。便把自己的履歷說了。大箇才知他是梨園子弟。因愛他爽利。定要同他換帖。小玉也甚願意。那日走到清江浦。二人找了一個寬闊店房住了。湊起錢來。叫店夥去請一分劉關張三義的神馬。拜買三牲福物錢糧元寶之類。那店夥去了一回兒。都備將來。二人供起神馬看時。哎呀。何曾是三義。卻是一尊關聖大帝。一尊龍虎玄壇趙元帥。一尊增福財神。大箇便嚷起來道。我們是要拜把兄弟。所以要請劉備老爺。合老爺。張老爺。桃園三兄弟的神馬。你怎麼只請一尊老爺。又加上兩位財神爺。還是罵我們重財忘義。還是咒我們手足不全呢。快去換了來。店夥只得去了。少時來回覆道。我們這香蠟店裏。只有三財。沒有三義。你老將就了罷。大箇小玉沒法。只得把財神合趙帥抽出。單供關聖。將把福物擺起。忽然對面屋中走出一人攔住道。你們是供關聖人麼。大箇道。正是。那人道。供關聖人用不得葷腥的。大箇道。關

老爺一輩子殺人不轉眼。怎麼用不得董腥。那人道。你們沒看過周安士的全書麼。關聖人成真之後。皈依觀世音大士。做了伽藍侍者。同韋馱列爲佛門三十二將。都是護法善神。你們用董血供奉。豈不是褻瀆麼。況且血食的鬼神。數盡之後。沒一個不墮地獄。東嶽仁聖帝。在唐朝以前。也享過血食。後來怕墮三塗。皈依了元珪禪師。永絕董腥。關聖人在六朝時。還是大力鬼王一部分的神祇。自從陳朝年間。在玉泉山遇見智顛禪師。受了五戒。便不享血食了。所以威神愈久愈盛。似那項王蔣帝。都是不皈依正覺。所以不能長久。你們供神。本是求福。若用董血。違了神意。恐怕你們這把兄弟不得常久。大箇道。桃園結義。也是白馬祭天。烏牛祭地。劉關張怎麼又相好了三十多年呢。那人道。拿着關老爺一生忠勇。到底亡於馬忠之手。未必不是殺生的果報。大箇道。我們做我們的事。你不必多管。那人流着眼淚道。迷人造孽。不聽好言。只怕報應就在眼前。說着歎息而去。這裏二人燒了香。磕畢頭。各說年庚。大箇比小玉長一歲。就結爲異姓兄弟。小玉焚紙送神。不留神。那火竟將衣袖引着。呼呼起來。小玉趕緊跑到水鍋邊。把袖子放在水裏。方才濕滅。幸喜不曾傷損皮肉。對面那人見了。不住念佛。小玉十分不樂。

意欲發作幾句。但終覺得那人有些面善。問起店家。知他姓陳。是揚州一個舉人。久在北方。如今不知從那裏來。是往京裏去的。小玉猛省道。不錯。這人叫做陳彝。號六洲。是個好佛的人。我從前在京是會過的。他伯父是個老教書的。叫做陳輅。我也認得。便不理會他了。大箇小玉。從此愈加親熱。一路上又是講武。又是說戲。倒也不覺寂寞。不一日到了鳳陽。已是十一月的天氣。木葉盡脫。雪花亂飛。二人尋不着客店。沒奈何在一座小廟內住下。那廟只一個院落。三間大殿。和尚住在左邊。二人便歇在右邊客堂裏。小玉要參禮神聖。同大箇到大殿中抬頭一看。原來供的是觀世音菩薩。龕子裏站着善才龍女。供桌邊還有兩尊護法。左邊是韋馱。右邊一尊。鳳目長髯。青巾金甲。正是關帝。小玉道。大哥。你看這廟裏。果然供聖賢爺做護法神。那陳舉人的話。竟是不錯。大箇道。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等真不可小看了念書的。小玉道。這話既真。那殺生有報的話。恐也不假。但我是來當兵的。這當兵原是賣命營生。就是死在沙場上。也算值得。倘能像聖賢爺千秋廟祀。益發不枉了。大箇道。人各有命。不見得當兵便都戰死。你看趙子龍一生不離鞍馬。也得善終。并且有八十多歲的壽數。小玉道。焉知我二人不

一個做聖賢爺。一個做趙子龍呢。大箇道。神仙原是神仙做。那有凡人做神仙。你不要妄想。小玉道。神仙原是凡人做。凡人不做便無仙。就是觀音聖主。也是人修成的。大哥怎這般說。大箇道。這話也有道理。小玉道。各行都有祖師。你我既是當兵。這當兵的祖師。當然是聖賢爺。你我莫若不拜觀音。拜了聖賢爺罷。大箇依言。二人向着關帝叩了頭。回到住的房裏。那雪越發大了。小玉隨口唱出幾句道。廣莫嚴風刮地。這雪兒的好正好。拈絮掃棉幾片大如栲栳。見林間竹屋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豪家。卻道是壓瘴猶嫌少。向的是獸炭洪爐。穿的是棉衣狐襖。手拈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有幽人。吟咏多詩草。大箇道。兄弟唱的是什麼。小玉道。這是老本水滸傳。林冲上梁山那一回的雪詞。我師父有個朋友繆三套。曾把他製了工尺。教給我唱。我想林冲雖是好漢。可惜落了草。他雪夜上梁山。比你我今日雪夜投官軍。豈不差的多了。大箇道是。當晚向和尙將袁營地址。探聽明白。次日備了手本。直奔袁營。到了營門。抬頭看時。只見壁壘森嚴。人馬簇擁。無數的旌旗上面。都繡着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字樣。中間斗大一個袁字。忽地一陣西北風。吹得呼呼的響。將積壓旗上的殘雪。直捲

下來。好似片片梨花。四處飛舞。營門上站着十幾個挺胸凸肚的差官。正在那裏指東說西。小玉對大箇說道。大哥這裏熟人多。何不先過去看一看。大箇道。我說話笨。還是你去。小玉揮揮衣服。走上前。向衆位道聲辛苦。衆人向他上下打量了一回。似睬不睬的道。是那裏來的。小玉道。從北京來。要見道台侯大人的。勞那位的駕。替我回一聲。衆人聽了。都不理他。半晌。方有一個年輕的笑着說道。你在照牆邊等一回兒。自有人出來招呼。這回兒。侯大人還沒有起來呢。那邊有個年老的聽了。說道。老六。何苦給人家開玩笑。因對小玉道。你不要信他的話。侯大人現在臬司李續宜李大人的營裏。你要找他。還得奔安慶去。小玉謝了一聲。即回頭與大箇說知。大箇道。原來這裏分兵往安慶去了。怪不得我的熟人。一個也看不見。小玉道。大哥又不曾過去。怎麼知道沒有熟人。大箇道。我的熟人。比衆不同。都是共死同生的。好弟兄。我雖然站的地方。離營甚遠。他們望見我影兒。也是認得的。我對於他們。也是如此。我在那裏立了半晌。不曾見他們有人過來。所以曉得沒有熟人。小玉道。既這裏沒有相識。莫若我們往安慶去罷。二人同回廟中。給了和尚房錢。拿起行李。將要動身。和尚問道。你二位行囊上。貼着王小

玉字樣。不知那一位是王老爺。小玉道：「只我便是。」師父問我何幹。那和尚聞聽此言，口稱尊神，翻身便拜。小玉吃了一驚，慌忙扶住道：「這是爲何？」和尚道：「王老爺是我廟中候補的關老爺。乃將來護法尊神。焉敢不拜。」小玉道：「這話好不明白。我現在是個活人。怎麼便能成神。」關夫子是極尊嚴的神道。又怎能替他的香火。和尚道：「王老爺不知我廟中關夫子。原是明末一個當兵的。崇禎年間，被流賊拿去。要他回來詐城。這位爺叫罵不從，被賊殺了。便一靈不昧，在我廟中成了神。頂了夫子香火。如今二百多年。要昇天了。遺下缺應當王老爺補授。」小玉道：「這鬼神的事，師父如何知道？」和尚道：「我師父是個有道高僧。今年朝五台去了。臨行的頭一天，在廟中入定，不覺到了一個去處。金闕朱戶，氣象莊嚴。好似帝王的宮殿。那門前站着兩員將，金甲金盔，好生威武。有那天下城隍，帶着許多冊子。在那裏投遞。那兩員將督催吏役，收了進去。不多時，掛出一張黃紙朱字的榜文來。上面有鳳陽觀音寺伽藍關帝，着王小玉除授字樣。我師父見了，走過去，向那些更役探問。他們答道：「這裏是真武大帝的宮殿。那兩員將，一位是岳鄂王，一位是明末的周忠武。在這裏考較天下神祇。要知天離地甚遠，天上神靈，嫌人間污穢。」



輕易不來。那各處的廟宇。都選有德行的鬼。命他看守。觀音關帝廟。到處都有。最是一種衝煩的缺眼。這鳳陽觀音廟裏的關帝。本是明末一個兵在彼充當。如今要換人了。我師父出了定。便把這話告訴我。所以我一見王老爺姓名。便知是本廟候補的神道了。小玉道。這也可笑。從來只聽說有候補的官。怎麼又弄出候補的神來了。和尚道。王老爺豈不聞陰陽總是一理。小玉道。我是個粗人。怎麼就有這福氣。和尚道。據我佛教經典上說。世間人若不修行成佛。總出不了輪迴六道。最有福德的昇天。做那忉利天王的臣子。像關夫子岳夫子都是一路。其次轉生人道。有福又有孽的。轉生阿修羅。這一種是天上的一種反叛。都生的三頭六臂。不像人樣。那造孽的。便投到餓鬼畜生地獄裏去。所以叫做永墮三塗。似本廟的這些神道。比天神差的多。終久不離鬼趣。合城隍土地一般。我只願王老爺果然成了神。莫貪血食。皈依三寶。日後天福是靠得住的。小玉道。自古的人。死後成神。也沒得幾個。我總疑惑我沒有這個福緣。大箇道。僧道的話。也有不能不信的時候。這師父的話。我聽着倒有些意思。你說神仙都是凡人做。怎麼人家說你要成神。你又不相信起來。把小玉說得笑了。和尚道。這些話聽着雖似

荒唐。卻實在是有徵驗的。大箇小玉別了和尚。竟奔安慶。走到日暮時候。只見道旁有一座猛惡的林子。大箇先走過去。哎呀一聲。往回裏便跑。只嚇得面目改色。向小玉道。有鬼有鬼。小玉道。豈有此理。那裏來的鬼。趕過去舉頭一看。果然那林子中有個女鬼。頭髮披散。眼中流血。面色如同黃蠟一般。伸着舌頭。頸子上帶着一條麻繩。身穿紅衣。在那裏吱吱的亂叫。小玉也嚇慌了。不敢前進。那個鬼見他們有兩個人。不是孤客。卻也不敢出來。正在害怕之際。道旁閃出一條大漢。生得膀闊腰圓。十分雄壯。軍官打扮。肩上擔着一條花槍。大踏步走將來。大箇一個不小心。同他撞了個滿懷。那漢有了氣。大喝一聲。把大箇揪住。輕輕一提。早已兩足離地。大箇急得直嚷。小玉走過去。忙將大箇抱住。那漢方放了手。問道。你們怎麼走回頭路。小玉道。那林子裏有弔死鬼。我們是吃了嚇的。那漢笑問道。不知是男鬼。還是女鬼。大箇道。是個女鬼。那漢道。本來弔死鬼是女的多。我這些時獨睡難熬。且把他拿來泄火。小玉道。那鬼的樣子。好不難看。豈可同他做那樣事。那漢笑道。他除了面貌。大約同人都是一樣的。怎麼便做不得。發聲喊搶進林子。罵道。那裏來的野鬼。我花槍孫甲是不怕邪祟的。小玉見他氣盛。也不覺膽

子大了。拉着大筒趕將過來。把個女鬼追得無處藏躲。孫甲掉轉槍桿。這一下打中女鬼左腿。撲地倒了。被孫甲揪住頭髮。捉了過來。豈知他那頭髮。是用網子戴的。吃孫甲一揪。幾乎脫落。可憐那女鬼跪在地上。鶯聲嚶嚶。只叫饒命。孫甲笑道。鬼求活人饒命。真是奇聞。小玉大筒也忍不住笑。看那女鬼時。不但是人。并且還是個男子。孫甲喝道。你這廝是做什麼的。那女鬼道。小的叫胡么四。是個唱戲的。孫甲道。你定然是個旦脚。不然。焉能有這條嫩喉嚨。你爲何要做這個營生。胡么四道。小的本是徽班裏一個旦脚。兵荒馬亂。無處做買賣。只爲小的唱戲的時節。專唱李翠蓮。敷桂英一路的弔死鬼。裝得最像。所以扮了這樣子。在這林子裏。做這剪徑的勾當。不想遇着好漢。只求饒命。小玉道。當年有個改名捐官。被人告發。逃走了的胡么四。莫非是你。胡么四道。那另是一個胡么四。就論年紀。小的也差的多。只不知爺台怎曉得他的事。小玉道。我在京中。也是梨園。怎不知道。便對孫甲道。他也是窮出來的見識。我們莫若賞他幾個錢。放他一條生路。叫他去罷。孫甲道。放他算個鳥。翻正我是常走這條道兒的。他不改過。下次撞着。一定不饒。小玉取出四兩銀子。賞了么四。那末四千恩萬謝的走了。孫甲問小玉

道。你姓什麼。小玉道。我叫做王小玉。這是敝友孫大箇。孫甲道。我聽說京中梨園很發財。我們這裏的唱戲的。是被賊攪得沒飯吃了。你沒看見方才那個女鬼麼。他要有地方唱戲。也決不做這樣事。你既是京裏老板。到我們這苦去處做甚。小玉道。唱戲究竟不是個正經營業。我因有些氣力。要到這裏軍營裏圖個出身。孫甲道。但不知你投的是誰。小玉把投侯道台的話說了。孫甲道。這位侯大人。現在李營文案上當什麼總辦。很有架子。你若果認得他。這差事管保容易。我正是那營裏的將官。奉了將令。到鳳陽勾當公事。已經完了。正要回去繳令銷差。我們何妨同行。小玉大箇應了。三人一同前進。孫甲道。我聽得人說。京裏戲子有一種堂子裏頭出身的。到處陪人吃酒。只要給錢。便可以合人家睡覺。比姪姐兒差不多。可是有的麼。小玉紅了臉道。堂子裏的人。也是賢愚不等。不能一概而論。孫甲道。豈但堂子。就拿我們軍營裏說。這宗事也多的很。那一個最著名的什麼九帥。他的營盤裏兒爺都成了羣了。每日爭風吃醋。同小老婆一樣。有個姓魏的。是個名士的後人。最生得好。人都叫他魏美人兒。最得寵。還有算命的說。這魏美人的功名。將來要同九帥一般。你道好笑不好笑。難道一個卯字號的還做

的了皇上家的封疆大臣麼。那可真不成世界了。小玉大箇都點頭發笑。他們三個一路說說笑笑。直奔安慶大營。而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李按察虎帳論功 王千總軍營談戲

且說安慶是咸豐三年失陷的。內中也夾着梨園中一段小小的故事。那安慶有個戲子。叫做李八。是個唱花臉的。這人同營裏的兵將。十分要好。長毛一邊的王爺們。他也說得來。這年安慶被攻。他便在王爺們面前誇了大口。說憑他一人。便能取得城池。王爺們大喜。差他入城。暗中行事。果然大清家的兵將。被他一陣蠱惑。不十分力戰。安慶便算失了。李八得了許多金銀賞賜。拿回家中。驕其妻妾。他哥哥李綿芴拄條拐杖。把他痛罵一場。李八道。哥哥是念書人。因為兄弟先前走票。後來唱戲。瞧不起兄弟。如今兄弟也是太平天國的小王爺了。哥哥怎麼還來罵我。李綿芴愈發生氣。說道。我今日始信柳下惠盜跖之事。古人不吾欺也。自從那日便斷了飲食。兩個兒子。見父親不吃東西。也不肯吃。父子三個都餓死了。李八果然不唱戲了。就在長毛裏當了將領。隨着陳玉成佔據安慶。陳玉成到別處去了。便把此地交與了葉芸萊。看看八年。真算得根

深蒂固。清朝這邊的將帥。自克九江。方得漸次進兵。水陸合圍。曾國荃統領圍師。水師由楊載福管帶。斷絕了太平天國的糧道。陸師有安徽按察使李續宜。與副都統多隆阿。各帶人馬。圍攻安慶。衆王爺見妖來的多了。不敢在城中安樂。都出城來紮寨安營。預備殺妖。正在這熱鬧的擋口上。王小玉與孫大箇。隨着孫甲來了。進了李營。小玉見過侯道台。說情願投營効力。又給他引進了孫大箇。侯道台便替他兩人報了名。入了兵籍。叩見了李按察。就收在帳下。聽候調遣。那營裏頗有人認得小玉。孫大箇卻除了孫甲之外。都要領教人家貴姓高名的。當晚宿在營內。不料半夜裏。傳下一個拔隊的號令。滿營中都摸不着頭腦。只得遵令開拔。大隊走出幾十里外。領隊的陳提督崔副將才說道。現在那個四眼狗陳玉成。糾集各股賊匪。來救安慶。大營傳令。叫我軍迎頭痛勦。你們總得格外小心。孫甲聽了。對小玉道。你是沒見過仗的。怕也不怕。小玉道。不妨事。我捨命爭殺。那怕那賊百萬之衆。孫甲伸着大拇指頭道。好漢子。那孫大箇正在小玉背後。見孫甲手中提着一枝紅纓的鑲鐵槍。便對小玉道。戲台上爲的好看。槍上才裝纓子。這真正的槍。原爲殺人。這纓子似乎沒用。孫甲聽見。瞧了他一眼。小玉笑道。

槍纓子實在有用。扎傷了人。怕他順着槍桿。往手上濺血。所以要裝纓子。爲的擋住了。免得滿手滿桿的血。膩成一片。不好轉動。大哥不信。請看槍纓子。總是紅的。也只爲他同血是一色。到了台上的木槍。裝上白纓黑纓。甚至於綠纓。只能算戲裏的花活。況且槍纓子能繞敵人的眼睛。怎說沒用。孫大箇道。你看大刀何如。小玉道。大刀太笨。不如雙手帶好用。不過唱戲的。因雙手帶不威武。才用大刀。你不信。扮上黃忠。若拿把雙手帶。便是笑話。孫甲聽了。點點頭兒。說話間。已走到桐城縣的西南。地名掛車河。猛聽一聲納喊。那滿頭有毛的人兒。不知來了多少。一個個的黃布裹頭。手執槍刀。都道殺妖怪殺妖。直衝過來。這邊隊裏一聲呼喊。鳥銃加着弓箭。如飛蝗一般的放出去。早把那邊的人。打倒了好幾個。也有吃箭射殺的。後面一隊馬兵。便往前直衝。長矛落處。血肉橫飛。那一邊見風頭不利。紛紛退後。這時小玉提了雙手帶。奮勇殺賊。也砍倒了七八個。孫甲殺的更多。把人頭掛在腰裏。總有八九個。正在殺呢。恰巧多都統的一軍。把安慶城外的長毛殺退。亦發趕到。合兵痛擊。這一場好殺。屍橫滿野。遍地像沾了紅雨似的。把陳玉成的營壘四十餘座。掃蕩得乾乾淨淨。一個也不會留。直追到桐城縣。方才

收兵。多李二公計議。此後多公帶兵。抵擋各處救應。李公專攻安慶。李公營中陳崔二將。點查軍馬。孫大箇問孫甲道。這兩位的品級。都比李大人高。怎麼受他的節制。孫甲道。你真是個力把頭。說這樣的怯話。我們軍營裏。官位是官位。差使是差使。這二位官兒雖大。差使卻小。何況他兩個都是記名人員。這一輩子有他的缺補。沒他的缺補。還說不定。并且武官也不及文官值錢。所以他兩個紅頂子。倒受藍頂子的管轄。依我看。這兩個人不來不堪。老崔這身肥肉。這個大肚子。這一臉的俗氣。只好給那紅頂的大人們當個管家。那裏配做這麼大的事業。老陳瘦小枯乾。面目黧黑。獐頭鼠目。更不像個東西。你看少時報功的時節。定有些把戲。孫大箇正要再問。只聽得上邊叫着孫甲的名字。孫甲答應着。走上去。報了自己的功。不知因了什麼。同老陳吵起來。老崔倒敷衍了一回。又等了半天。才叫着王小玉。小玉提了四個人頭。獻了上去。崔副將看他滿身是血。知道是殺賊多了。著實誇獎了一番。老陳卻沒言語。又叫孫某。孫大箇提起衷氣。大聲的答應。衆人都吃了一驚。耳輪中好似着了巨雷一般。陳崔二將也面目更色。老陳道。你爲什麼要這大的驀子。老崔道。這是天生的。恐怕他想小也不行。老陳道。你殺



了幾個毛子。孫大箇道。兩個獻上首級。二人點驗了。孫大箇退下。見了小玉。彼此對道。辛苦。孫大箇道。老弟。我真佩服你。刀法又精熟。身段又靈便。殺起賊來。簡直是砍瓜切菜。小玉道。誇獎了。大哥。你也可以。咱們初次出馬。就得了個勝仗。總算利市。孫大箇道。提起將才打仗。也怪險的。那兩個賊人左右夾攻。兩把刀好像二龍搶珠似的砍來。幸虧我躲閃的快。未遭毒手。後來我發了狠。拿出看家本事。使了一路八卦連環刀。才把他們宰咧。一面說。一面比手勢。不想一疎神。碰在旁邊一個人的眼上。那人惱了道。孫大哥。你真好武藝。殺賊只殺死的。打人卻打活的。孫大箇也怒道。你這話怎麼說。那人道。我親眼瞧見。你見了賊。身上只打寒戰。像發擺子的一般。只遠遠的跟在王大哥的後頭。王大哥砍倒了人。往前去咧。你把腦袋偷割下來的。孫大箇道。你不要說這沒影子的話。你見我是頭一次上陣。便用話來損我。我何至於那樣的小膽。你明是欺生。那人道。我並不欺生。像王大哥上起陣來。不慌不忙。真有趙子龍渾身是膽的樣子。我也佩服。難道他不是頭一次上陣麼。又一個人說道。你不要這麼說。也虧得孫大哥膽子大。又會使八卦連環刀。才能砍下兩個死人的腦袋。若遇見那真正膽小的。就是砍下

現成的腦袋。遞給他。他也不敢拿。孫大箇不覺羞的面紅過耳。小玉趕緊說別的話。才替他遮掩過去。陳崔二人點查已畢。寫造簿冊。老陳道。這次勝仗。總得算不含糊。只是殺的賊還不算多。要叫別處官兵聽見。未免要笑話我們。依我的主意。莫若把一個首級。報他伍十個。叫別人也知道我們厲害。可以張張聲勢。老崔道。不行。我們這位老爺。是個精明不過的人。決然查得出來。你我要鬧個誑報軍功的罪名。只怕這些首級之外。明擺着添上兩顆。殺了賊卻要償命。太不合算。依我還是殺一個算一個的妥當。老陳不聽。兩個便爭吵起來。到後來畢竟一個算了十個。報了上去。李按察甚是高興。侯道台乘機道。這王某孫某。都是新投軍的。倒也勇敢。孫某還是個武秀才。王某是個唱戲的出身。難得他這樣忠心保國。一人竟殺了四十人頭。李按察道。光棍不怕出身低。江南大營的張帥。不是廣東戲班裏唱武生的麼。他原名叫稼香。後來才改做嘉祥。誰敢說他不是蓋世英雄。說也奇怪。廣東自道光以來的將帥。先出了個關忠節。後出了個張忠武。二公的威望。也不亞於三國的關張。這張公誰又肯說他是個戲子。出身低一點。又怕什麼呢。至於這個王某。我雖只見了他一面。但他那眉宇間一點英氣。大有

鳥籠子。回頭見有客來。問找那一位。大箇取出名片道。我同王小玉是把兄弟。從安徽大營裏來。勞駕回一聲。要見沈老板的。跟包的接過名片。又把大箇上下打量了一回。才說道。請您等一回兒。遂走將進去。不多時。出來又說道。請到客廳裏坐。大箇進得客廳。只見褥設豹皮。爐薰獸炭。擺設極其精緻。跟包的獻上一碗茶來。說道。請略候一回。說罷自去。少時。果然走進一個二十多歲。丰神俊逸的人來。大箇料是芷秋。連忙站起作揖。芷秋還禮不迭。彼此坐定。芷秋便問小玉在營裏可還得意。大箇嘆口氣道。我的把弟。連得了好幾個勝仗。官階保到守備。可惜他在克復安慶的時節。爲了貪功。竟戰死咧。芷秋聽了。由不得傷起心來。流下幾點熱淚。大箇又說了些別的話。告辭而去。自此常常往來。一日。芷秋偶誇大箇聲音宏亮。大箇乘機。便說自己想進票房學戲。拜託芷秋。替他設法。芷秋笑道。票教票。瞎胡鬧。票房裏學不出玩藝來。如今北京城最著名的票房。就是洗心齋。他家世代是專門針科。所以洗心齋的別號。就叫作太乙神針。他那裏十分的熱鬧。什麼洗心齋的曲譜。洗心齋的臉譜。外面弄的一團糟。孫大哥要消遣。莫若就進洗心齋罷。好在我認識他家的主人。可以替你引進。大箇道。最好。當時芷

十分勇猛有殺賊四十名的。有殺賊二十名的。怎麼獨你一人貪生畏死。不肯向前。功册上面你的名下。連一名賊也不會殺你。該個什麼罪。孫甲急了。跪下嚷道。標下這一次殺的賊最多。求大帥詳察。李按察便問同上陣的人。衆人都跪下道。孫甲實是出力殺賊。李按察吩咐把陳成武崔森給我每人打二十棍。你兩個好大的膽子。擅敢作弊。這軍功册怎麼造的。兵將都不服了。老崔聽說連他也要打。忙搶上去跪下稟道。這功册實是陳成武作的弊。乞加查究。衆將也跪下。替他辨白。說他還同陳成武爭執了幾番。李按察叫把老崔放起。單打陳成武。打到十棍。衆人也都求情。方才放了。李按察退了大帳。衆人各歸汛地。李按察又派侯道台。切實查明孫甲戰功。量加賞擢。衆將無不欽服。侯道台備了一席酒。把小玉同孫大筒喚去慶賀。飲酒中間。說到陳成武。侯道台道。他也只爲沒缺補。挨在這裏混飯吃。早就有人說他品級高了。不該當這營裏的差使。小玉道。孫甲在陣上努力殺賊。實在我軍營裏的第一人。他竟不替他叙功。這人的小見識。直比戲班裏管事的還厲害。侯道台笑道。你又說到戲。真叫三句話不離本行。你既談到戲。我倒要問問你。現在京裏的戲。那一家好。小玉道。都聽得過。余三勝。程

鳥籠子。回頭見有客來。問找那一位。大箇取出名片道。我同王小玉是把兄弟。從安徽大營裏來。勞駕回一聲。要見沈老板的。跟包的接過名片。又把大箇上下打量了一回。才說道。請您等一回兒。遂走將進去。不多時。出來又說道。請到客廳裏坐。大箇進得客廳。只見褥設豹皮。爐薰獸炭。擺設極其精緻。跟包的獻上一碗茶來。說道。請略候一回。說罷自去。少時。果然走進一個二十多歲。丰神俊逸的人來。大箇料是芷秋。連忙站起作揖。芷秋還禮不迭。彼此坐定。芷秋便問小玉在營裏可還得意。大箇嘆口氣道。我的把弟。連得了好幾個勝仗。官階保到守備。可惜他在克復安慶的時節。爲了貪功。竟戰死咧。芷秋聽了。由不得傷起心來。流下幾點熱淚。大箇又說了些別的話。告辭而去。自此常常往來。一日。芷秋偶誇大箇聲音宏亮。大箇乘機。便說自己想進票房學戲。拜託芷秋。替他設法。芷秋笑道。票教票。瞎胡鬧。票房裏學不出玩藝來。如今北京城最著名的票房。就是洗心齋。他家世代是專門針科。所以洗心齋的別號。就叫作太乙神針。他那裏十分的熱鬧。什麼洗心齋的曲譜。洗心齋的臉譜。外面弄的一團糟。孫大哥要消遣。莫若就進洗心齋罷。好在我認識他家的主人。可以替你引進。大箇道。最好。當時芷

是很好的諡法。只葵愚定要說他是個王八穀子。未免附會得好笑。幸虧葵愚官位不高。夠不上得諡號。若是也做到一品。身後諡個慤字。豈不作法自弊。他作的野史。毀罵吳文鎔到了極處。然而吳公姓字。自在天地之間。他是枉廢了筆墨。小玉道。這位汪爺。最不懂戲。看見旦腳蹂躪。他莫名其妙。說人家纏腳。這不是個大笑話兒麼。他又講過一段故事。說旦腳被海賊弄去。做了女人。罵的也未免太毒。侯道台道。你說到躪。這躪究竟是什麼人興的。小玉道。這我可不知道。我是個武生。不懂他們貼片子的事。將來總有旦行的朋友。說給人聽。您此時先不必忙着打聽。侯道台道。你還講說京裏的脚色罷。不要打斷了話頭。小玉道。您要聽別的脚色。像小生行的曹眉仙。合他得意弟子徐小香。還有王鳳彩。全是上等的本領。花臉是鄒大定。大奎官。老旦是譚叫天。真是北京城裏。十門脚色樣樣俱佳。侯道台道。我在京時。很愛聽長庚的戲。他的像貌真好。孫千總倒有些彷彿。孫大箇道。只怕未必。小玉道。他倒是像大老板的模樣。只是還不算頂像的。內務府裏。有位王二老爺。那才給大老板是一模活脫呢。王二老爺也會唱。那嗓子也有點大老板的意思。侯道台道。孫千總的喉嚨。你聽何如。小玉道。他也很好。要

是入戲行。定成名脚。孫大箇聽了。臉上早露出得意的神氣。這桌酒吃到半夜才散。次日。侯道台到李按察帳中。辦完公事。陪着閒談。把夜來的話。略透了幾句。李按察笑道。這個孫某。依我看還是唱戲去的好。功名二字。他是無分。侯道台道。唱戲的。大帥說他可以當軍官。當軍官的。又說他可以唱戲。這兩個議論。實在對偶得有趣。李按察只是點頭。當下歇了幾日兵。還攻安慶。看官記真。多李二公。自此分兵。互相犄角。那個陳玉成。屢次糾衆來救。安慶卻被多都統攔住。又有別路官兵。似那鮑超徐邦道等一千名將。領兵相助。有許多熱鬧的戰場。若慢慢的說來。連篇累牘。也不得清楚。只因我說的。是梨園故事。不是中興將帥的別傳。并且多鮑徐各營中。也沒有梨園中人。像王小玉這樣一個將官。只好不去細談。看官歇歇。待我講演王小玉捨命取安慶的節目。要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回 王小玉拚命成功 孫大箇報喪被打

且說李按察還攻安慶。那時此處的居民。受不得兩面的你梳我篦。都逃得無影無形。兵丁們無可騷擾。倒真正是秋毫無犯。李按察畢竟是个大將之才。這番却不使貪使

詐了。把陳成武攔起不用。派副將崔森合新陞都司孫甲打衝鋒。大軍隨後。此時王小玉合孫大箇都撥在孫甲的部下。小玉方認得前次同孫大箇搗亂的兩個人。一個叫吳定洲。一個叫鮑宗軾。都是孫甲的把兄弟。他兩人卻早將小玉與孫大箇認准了。兩個都敬愛小玉武藝。頗有惺惺惜惺惺的意思。大家齊心努力。趕回安慶。孫甲當先提着槍道。我宣城孫甲的威名。真也弱不下個常山趙雲。這一番定要多殺幾個長毛。方合我意。豈知到了地頭。那些大小王爺。原吃多都統殺敗。又知無了救兵。都躲入城中去了。衆人乘着銳氣。前來攻城。城中也發兵出來對敵。城中派出的領隊之人。便是那個李八。殺至天晚。兩邊互有損傷。李八卻把這邊的兵丁。生擒了幾十名去。孫甲這邊收兵下寨。不多時。李按察大兵到了。差探子出去打探。回來報說。李八只在濠邊紮營。並未入城。李按察笑道。這些賊好生沒見識。放這枝孤軍在城外。只消今夜用輕兵去劫他的寨子。管保成功。便派孫甲帶本部的兵。晚間行事。是夜二更。孫甲領着這一班健兒。撲到李八的營前。方要殺入。忽聽裏面有人拉着胡琴唱戲。彷彿是個花臉的聲音。覺得十分難聽。王小玉更不住的繃眉。孫甲笑道。這些賊好不知死活。這性命相撲



的時節。還要唱戲。小玉將身一縱。跳在寨子的土牆上。往內張時。只見裏邊燈火輝煌。李八坐在那裏唱。旁邊有一人在那裏拉胡琴。兩旁列着許多碎催。早間被擒的幾十個官兵。都反剪了手。跪在當地。不知說了幾句什麼。李八大怒。要斬他們。正在危急。小玉喝了一聲。跳下土牆。直撲過去。孫甲等也一擁而進。李八恰待要跑。被鮑宗軾手起一刀。揮爲兩段。孫大箇把那個拉胡琴的拖住。舉刀待砍。那人奮力一掙。孫大箇將手一鬆。吃他跑了。營內的餘黨。死降各半。登時罄盡。被擒的官兵。都救了回來。孫甲等報功已畢。回至本營。把那幾十個官兵。喚至面前。問他們被捉去的情形。衆官兵道。我等被李八擒去。以爲必死。誰知李八非但不殺。還叫心腹的人。拉起胡琴唱給我們聽。孫甲道。這是何故。衆兵道。他唱畢之後。說道。李某幼年喪父。老娘管的不嚴。說到念書。便要頭痛。我哥子李綿笏也約束我不得。我把吃喝嫖賭四件事。講求的十分精緻。不知怎麼糊糊塗塗。就學會了唱戲。你要問我的師父先生。卻是沒有。不過我天生的聰明。自己就會了。論我的模樣兒。真生得俊俊的。少年時有個綽號。叫做妓女。就把我派個小旦。也是行得的。不知怎的便派做花臉。先前走票的時節。每逢上台。總有人叫好。後

來入了梨園。運氣衰了。便不行了。只是我爲人性情最熱。交朋友不含糊。才能認識許多的豪傑。當了這員天將。你們也是各爲其主。我不願殺害你們。但軍營中的俘虜。沒有輕放之理。我同你們商量一個辦法。你們是願生願死。我們答道。螻蟻尙且貪生。爲人那不惜命。只求王爺開恩。他道。我方才唱了幾句。自己聽着甚是得意。我再唱幾句。你們大聲叫好。我便釋放你們。我等聽說他又要唱。登時忠義之氣。湧將上來。个个都罵賊求死。卻得大兵到來救了性命。孫甲道。你們好容易有了生機。怎麼忽然又願死呢。衆人道。我的老爺。難道不曾聽李八唱過。簡直比殺還難受。所以我等都願意死。既落個好名。又免了聽乏戲。孫甲哈哈大笑。喝退衆兵。鮑宗軾道。這些兵丁的話。也有些難信。豈有一個賊頭。對擒去的人。自己表說會唱戲的道理。王小玉道。這倒不然。大凡能唱兩句的人。都有這個毛病。不拘遇見誰。他總要露出自家會唱來。越是票友出身。越炫耀的厲害。至於那唱的不好。他更喜歡胡吹。這些兵丁的話。倒有些像。吳定洲拿着一袋葉子烟。在那裏抽。聽了小玉的話。把烟袋放下道。這話不差。這李八當初同我。學過木匠的手藝。後來我不做木匠了。他便唱了戲。他們戲班裏的人。我認識的很。

多。都說李八能耐有限。習氣甚大。他的戲派在後半路。聽戲的總是一走。他不說自己不行。偏說前半路的戲太乏。把客人聽的坐不住。連他都帶累的沒人聽。因爲這個毛病。戲班的前輩。很有他的閒話。孫甲道。這唱戲不過是個玩藝兒。便值得這樣自誇。要像你合鮑三弟兩人。當日生擒頂天侯那樣的奇功。通被人冒去。又那裏叫屈去呢。吳定洲道。我只講做的痛快。什麼功不功。倒不吃緊。鮑宗軾道。已過的事。不用提了。若說我們抱屈。那軍中的屈事多着呢。長毛將佔安慶的時候。那團練隊中的花臉張。一口刀。二騎馬。也不知殺了多多少少的賊。越是危險的戰場。越是他打頭。那些團練頭兒的鄉紳老爺們。何曾拿一點良心待他。畢竟把他坑陷死了。這個城子才被賊佔去。日前我的朋友齊玉谿對我談起此事。還十分歎息。把他一比。我兩個也就沒甚屈了。孫甲道。花臉張我也認識。果是好武藝。他合李八一樣都是唱戲的。卻是性情各別。鮑宗軾道。李八這人。非但唱戲有些笑話。他的笑話還多的很。他生平不愛念書。識字。自從娶了一個土娼。忽然拿錢買起書來。你道爲何。原來這個土娼。頗認得幾個字兒。叫他買些肉蒲團。燈草和尚一路的小說。每日講給他聽。講到高興的時節。便上床去混。

鬧。不分晝間夜裏。都是如此。弄得四鄰都出了閒話。你道好笑不好笑。王小玉道。這李子罷。吳定洲道。你是神算。不亞於諸葛孔明。他娶的這個私娼。雖不是雙眼睛。實在是個獨眼龍。一隻虎。同夏侯惇的品貌差不多。鮑宗軾道。李八雖不念書。卻肯說他同書沒有緣分。還算是個真人兒。比起那肚裏一竅不通。偏要談今論古。同人抬死槓的主兒。強的多了。大家議論了一回。少時小玉合孫大箇退出。孫甲向吳鮑商議道。王千總樣樣都好。莫若把他也加入你我一起。做個弟兄。那孫大箇雖沒什麼好處。只是他同王千總十分交厚。也不便撇開了他。吳定洲道。若得王千總做我們弟兄。我是極情願的。只那孫大箇。我卻不喜。我看他雖不見得十分壞。但他處處仗着王千總。才能立功。他還永遠不認賬。自覺得武藝不在王千總之下。排兵布陣。他也自以爲在行。這宗人也就可惡。鮑宗軾道。不然。自古道愛屋及鳥。是說愛這屋子。連屋上老鴉。都要護惜。何況孫大箇是小玉的朋友。還是算上他好。孫甲道。倒底三弟是念書人出身。無怪你中過秀才。比出來的話。實在有理。不過我們同姓王的。要做個患難弟兄。生死都在一處。

同這孫大箇。只泛泛的就是了。計議已定。次日。孫甲向小玉說知此意。小玉無不允從。五個人在營中。供起關帝神像。一同結拜。孫甲最長。其次吳定洲。鮑宗軾。孫大箇。唯有小玉年輕。做了老么。從此他把孫大箇改口。喚做四哥。五個正吃福酒呢。忽聽得大營裏一片哭聲。五人都吃一大驚。正要去探聽。早有人來送信。卻是咸豐爺在熱河賓天。大營裏接着哀詔了。五個人少不得各哭一場。城中知得。作起賀來。賀猶未了。城外卽來攻打。城中有時堅守。有時迎戰。李營每次。總是孫甲弟兄五個打頭陣。小玉殺賊最多。他自去冬投營。直至本年秋季間。大小戰功。立了無數。升至守備。上官十分器重。同人都都敬服。沒一個道他不是。他又天生的好性兒。對於大衆。和藹之極。混了個很好的人緣。這一次又去出戰。戰到天晚歸寨。不想吳定洲。鮑宗軾都陣亡了。軍士拾得吳定洲那條烟袋回來。孫甲接在手中。拉着小玉。齊聲痛哭。只哭得死而復甦。孫大箇同兵丁們也無不下淚。孫甲恨道。這些賊害我手足。我誓不合他同生。睜着眼坐到天亮。點兵殺出。那邊也有勇將前來迎敵。孫甲大喝一聲。便挺槍要向前衝突。孫大箇拖住槍桿道。大哥報仇的心。不可太急。須得慎重一點。孫甲並不答言。只一脚把孫大箇踢開。

輪着槍逕奔對陣。把那邊的勇將都趕得沒處躲。小玉也揮刀助戰。只見孫甲槍鋒到處。一連搠到了十來个著名悍酋。不想用力太猛。槍頭搠在一個大胖子的肚臍上。透了進去。那胖子肚裏油厚血濃。將槍頭粘住。急忙裏拔不出來。旁邊閃過一人。使刀望孫甲便剝。孫甲縮頸不及。吃他剝個正着。可憐一員勇將。身首異處了。小玉痛怒交集。趕上前順手一揮。把那個人也照樣剝了。搶了孫甲尸首回營。忙備棺木盛殮。這場痛哭。真似三國上劉玄德哭關張的一般。衆將都來祭奠。李按察也親來行禮。又把吳定洲的煙袋供在一邊。大家也磕了頭。李按察歎息道。孫吳鮑都是我軍有名勇將。吳弁這枝煙袋。是渾鐵鑄成。不知打死了多少賊。如今都不在了。我看我營衆將。足繼他三人的。只怕要算王守備了。遂下個諭帖。凡孫甲舊部。統歸王某管帶。那些兵丁。聽知這個信息。無一人不歡喜。過了數日。小玉來見李按察道。此賊已成虎口之羊。請大帥速傳號令。標下今晚前去爬城。安慶垂手可得。李按察道。這個辦法。行倒行得。只是未免冒險。小玉道。大帥差矣。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俺既以身許國。理當報効皇家。就請大帥傳令。李按察正色道。壯哉壯哉。汝既有班定遠之志。必能

成班定遠之功。我依你就是。小玉領命退出。侯道台站在那裏只是笑。李按察看見問道。你笑甚的。侯道台道。我笑王弁同大帥。一個說的是戲。一個說的是書。彼此竟會弄到一塊兒。李按察也笑道。原來他說的都是戲中語。這就莫怪他把睡手念作垂手了。這晚用過戰飯。小玉來辭李按察道。末將今夜管取賊的城池。若是不得成功。情願戰死沙場。以報知遇之恩也。說畢點起本部人馬。出了大寨。李按察見他聲容慷慨。十分敬重道。壯士壯士。荆卿易水何以加茲。侯道台在旁聽了二人言語。不禁又笑起來。李按察明白過來。也笑道。習氣未除。吾與王弁共之矣。遂點齊大隊。隨後接應。小玉來至安慶城下。聽了聽刁斗無聲。看了看旌旗不整。料得大功可成。一聲號令。兵丁們豎起雲梯。抖開軟索。小玉當先。一齊爬城而上。那城上的衆小王爺。正睡呢。吃這一攪。自然是醒了。便有膽壯的起來抗拒。那些膿包貨。卻是溜之乎也。小玉不避矢石。奮力向前。兵丁也人人捨命。頃刻之間。奪了馬道。恰好李按察大兵已到。小玉等趕下城來。從城內斬關落鎖。把李兵全數放入。堅城立拔。那些大小王爺。走得慢的。都封了一字平肩王。也有些不顧天父天兄的道理。跪在地下。情願變妖的。堪歎陳玉成數載經營。一朝

作廢。這城池從今不屬他管了。李按察安民已畢。犒賞兵卒。衆心大悅。只可惜王小玉雖然立此奇功。怎奈難逃大限。爬城之時。已傷心力。殺敵之際。又中刀槍。等到大兵入城。他已是昏迷不醒。兵丁們把他抬了進來。孫大箇跟在後面啼哭。侯道台也趕了來看。大家亂了一回。小玉猛然醒轉。叫兵丁攙扶着。要望闕謝恩。衆人都說可以不必。小玉道。這是君臣大禮。豈可一旦拋卻。你們不會見那盤腸大戰的越國公麼。衆人無奈。把他扶着跪下。只見他恭恭敬敬。叩過頭。高聲說道。臣王某雖然官卑職小。曾受爵祿之恩。今日氣力已盡。不能再與皇家立功報効了。說畢把頭一仰。倒將下去。已是死了。衆兵丁一齊痛哭。侯道台也哭個不休。孫大箇跌倒在地。碰頭打滾。兩眼流淚。只叫兄弟坑殺人了。那門窗被他震得發響。侯道台忍淚把他勸住。買棺盛殮了。小玉停放起來。李按察又親來祭奠。過了首七。侯道台問孫大箇道。你看這靈柩。還是送往北京。還是就埋在安慶呢。孫大箇道。他北京並無親人。不如就埋在此地罷。我同他結義一場。這擇地的責任。只好我一人承當了。侯道台道。我同小玉交好最久。他的後事。我也。是義不容辭的。二人正在商議。忽然當差人來。報說鳳陽觀音廟的和尚。有事求見。侯



道台道。他出家人來做甚。且請進來。那和尚見了孫大箇。十分熟識。問其來意。他道。侯居士不知。難道孫居士也忘了。你們營中守備王老爺。是我本廟候補護法關帝。如今已經歸位了。我是特來迎他的遺骸。以壯山門。孫大箇聽說。便把投軍時在廟中的話。對侯道台說了。侯道台道。正直之人。死爲神明。千古有之。王守備這結局。總算極好的了。我將來只怕還未必及得他。和尚道。那倒不然。他這神道。是涉於鬼趣的。無甚福享。就是真正關帝老爺。是個天人。也還未證極果。居士還是持名念佛。求生淨土爲上。何必羨慕這個。當下侯孫二人。允了和尚之請。擇个吉日。把小玉的靈柩運往鳳陽。孫大箇告假同行。一路上和尚十分照應。到得地頭。就在觀音廟中安葬。和尚日日總說看見新伽藍顯聖。廟中香火。登時盛了幾倍。便有那善男信女。捐出重貲。在廟中另修了一座關聖帝君的殿。把神的法身。改塑了冕袞的坐像。并添了關平。周倉。王甫。趙累。廖化。陳到。並那明朝追封的關帝左相陸秀夫。右相張世傑。八員侍從。正殿的站像。改了托塔天王。有些不信的道。這關老爺既說不是真神。如何會這樣的靈聖。和尚道。莫說這樣話。當年北京城裏。有一個女鬼。把坟變作房子。找了一班戲子。前去演戲。演了半

夜。只唱生旦的文戲。有個姓顧的花臉急了。勾上紅臉。穿上綠袍。扮了關公走出去。即時把鬼嚇的沒影沒形。又有一家。正唱關爺的戲。忽然從天上落下一個人來。大家究問。才知是揚州一個秀才。被大仙爺帶來看戲。不想伏魔大帝登場。大仙爺害怕跑了。把他從空撇下。可見關爺英靈赫奕。就是戲子扮的。還有這樣威風。何況我廟中這位神道。是個忠義之魂呢。衆人聽他說的熱鬧。便都相信了。閒話不提。且說孫大箇圓過坎。痛哭了幾場。仍回安慶。李按察把孫吳鮑王四將的死事情形。并生平戰績。具疏出奏。不一日。諭旨下來。都照本官陣亡例。從優議卹。部臣詳查檔冊。方知那鮑宗軾曾捐過知府。因不願做文官。才投入軍營。只他卻向來不肯說出。部文行到安慶。李營中人。知道鮑爺這節事。人人歎異。李按察道。從前的劉清。以文改武。竟成大將。鮑守功名雖不甚盛。人材也就不亞於劉清了。孫大箇聽得孫甲有了卹典。來見李按察道。孫都司是宣城人。他的靈柩還未回去。現在本境停放。並且沒人給他家中送信。他有一個兄弟。叫做孫乙。現住故鄉。標下要求大帥賞幾天假。去到宣城報一回喪。李按察道。孫都司的卹典文書。我正要派人送去。如今就着你走這一趟。算是公差。你不必告假了。孫

大個謝了。接了文書。竟奔宣城。訪至孫家。走入大門。只見屋子裏許多人。在那裏吃飯。一個個都生的精精壯壯。孫大個問道。那一位是孫乙先生。內中一人挺身而起道。只我便是。孫大個道。你令兄孫甲。在安慶陣亡。可曾知得麼。孫乙不聽便罷。聽了此言。霎時間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喝聲叫打。衆人一齊動手。把孫大個按翻。拳如雨下。孫大個嚷道。你們爲什麼打我。那孫乙不慌不忙。說出原故。究竟爲了何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孫大個立志作優人 沈芷秋熱心薦票友

且說孫乙喝令衆人。把孫大個拖翻痛打。大個被他打急了。嚷道。你們爲什麼無故打我。孫乙道。你們這夥騙子。前番賺得我好。今番又來。分明是自家討打。還敢強嘴。大個道。怎見得我是騙子。又說什麼前番會來。我是一毫不知。你分明撞着了判官。直頭是見了鬼。孫乙道。你來報這等不祥之事。那是你的證見。大個道。有。爬起來。忙取出文書道。這不是證見麼。孫乙接過一看。哎呀一聲。往後便倒。不省人事。衆人道。反了反了。這小子把孫二爺給氣煞了。便有幾個年長的去救孫乙。這幾個年輕力壯的。依然按

倒大個打起來。打得大個冤屈難申。只叫打死人了。打死人了。衆人道。打死你。好道撲殺個蒼蠅。好與孫二爺償命。正鬧在不得開交之處。那孫乙醒了。連叫快不要打了。這是一位貴人。還是個老爺呢。這些鄉裏人聽得打了老爺。只嚇得屁滾尿流。大家七手八脚。把大個扶起。放在椅上。大個受傷重了。坐不住。孫乙只好叫人。將他扶到屋中。臥在牀上。遣退衆人。才自家過來陪話道。長官不用着急生氣。方才實在太冒失了。長官此時身體如何。好在舍下有上等的跌打損傷的藥。長官儘可安心調理。大個道。二弟不必客氣。也不要叫我長官。我同令兄是換帖的弟兄。聽得他說你比我還小些。理當叫我一聲四哥。孫乙聽了。越加不安道。方才看了文書。知道是省中派來的差官。不料是自家兄弟。這樣說來。小弟的罪更大了。大個道。這倒無妨。目下人心日壞。那親兄弟厮打的也少不了。何況我這繞脖子的義兄。只是我要問你。到底爲什麼打我。孫乙道。四哥有所不知。大個道。你快翦斷直捷。給我說本題。少添費話。似你這等吞吐。將來若是做出小說來。豈不把看官們急壞。孫乙道。只因去年先兄出兵去了。不料有夥騙子。來到舍下。說先兄追賊被害。合家哭個不休。成服發喪。那些騙子。要了銀子。說去搬靈

樞。再三不要舍下人同行。我便有點影子。他走了半月。先兄竟自回來。聽得此事。只氣得暴跳如雷。離地差不多有七八尺高下。囑咐小弟。留心打聽這夥騙子。捉得來時。先痛打一頓。再綁了送官究治。縱然失手打死。這荒亂年頭兒。當兵的比什麼都凶。一口咬定他是賊。也就算沒事。難道還有王法能管得住兵。這番先兄又去隨軍。久沒音信。不想四哥來了。小弟才做出這番冒昧的事。只說打個平人。誰知卻打了營裏人。而且是自己兄弟。我真算粗魯極了。大個道。我那裏知道這些就裏。打你也打了。我自家認背就是。孫乙敷衍了半天。方才退去。即找出藥來。給大個治傷。大個在他家一臥半月。等平復起床。孫乙已將他哥子的身後應有之事。都辦齊了。大個隨着。磕了幾次頭。助着號了幾回喪。才轉安慶。銷差。又過了月餘。城隍廟開光演戲。大個同了幾個營中人。前去散悶。站在台下。聽了幾齣戲。內中有一齣公孫勝辭山。是續水滸的故事。那個老生唱得甚好。大個聽了。想起戰陣的辛苦。由不得心中感動。又走到七十二司裏。看那牆上畫的陣亡厲鬼。少頭缺脚。十分可慘。大個歎了一口氣。愈加悲傷。回來睡在床上。自言自語的道。咳。從古至今。這殺人勾當。是做不到頭的。宋公明部下那些好漢。征

了一番方臘。十分中死了八九。公孫先生若不得見識高。趕緊脫了火坑。也成不了這樣的世外高人。享這後半輩子的山林清福。我弟兄兩個來投軍。機緣湊合。竟添成五人。比桃園多出了兩個。可憐他們武藝比我強的多。如今卻都死了。這營盤裏拿着自己腦殼去換別人腦殼的事業。真正怪玄的。早晚不定。就許被人切了。倒不如另謀生計。省得做這圈裏的豬羊。我決意是要回北方去了。翻來覆去。想了一夜。睜着眼直到天亮。披衣起床。在屋裏悶坐。衆人見他精神恍惚。便拉他出去聽書。那書館內請的這位先生。是演講三分的。正說到鄧艾取了成都。去往諸葛丞相廟內閒遊。忽見神座前一通石碑。上面有幾行大字。寫的是諸葛死如諸葛在。諸葛不死斬鄧艾。這鄧艾吃了一驚。將要轉身。不想一脚踏在消息兒上。旁邊泥塑的五虎大將。末了一人。挺着大刀。正是老將黃漢升。走將過來。把鄧艾斬了。這鄧艾鍊過八九玄功。殺了頭是有法接上的。不慌不忙去摸頭時。那泥塑的趙將軍抬起腳來。把他的頭臨匾。鄧艾倒在地下。便真死了。那先生說完此事。又加了幾句議論道。做武將的無論忠奸。總是想盡計策。或是憑着力氣去殺人。然而殺多了人。必犯天怒。姜子牙崑崙的高士。不能白日飛昇。諸

葛先生折盡平生福壽。你就有接頭的本領像這鄧艾。終歸是接不上拉倒。所以如來佛談經戒殺。孔夫子廢武倡文。太上老君青牛化胡。破了胡人百千年的殺伐野性。三教聖人都是勸人止殺。衆人聽了。都道說得好。這大個越發打動了辭營的念頭。次日。辦過稟帖。遞了上去。辭差不幹。上頭素來知他沒甚用。即時批准。放他離營。大個如同鬼門關放回一般。急急的回轉天津。路上走了一個來月。方到家門。推了推門。關的甚緊。大個輪掌忙敲。此時他妻子正抱着小孩喂乳。忽聽大門拍的怪響。忙把小孩放在炕上。三步併作兩步的。出來開門。那孩子沒曬吃就哭了。婦人見是丈夫回來。便道。甯幹麼回來得這麼快哇。真是想不到的。說這話時。面上立刻露出喜色。大個道。我想着家。就回來咧。進屋放下行李。見小孩子在炕上哭。連忙抱起來。小孩子見是生人害怕。越發的哭了。虧得他妻子接過去。又喂了幾口乳。才止住啼哭。他妻子道。自從你出門之後。我心中老惦記着你。精神恍惚得狠。有一天晚上。夢見你做了大官。頭上戴着紗帽。身上穿着紅袍。手裏拿着一根鞭子。親自帶了人來。接我上任。我一笑就笑醒了。又有一天晚上。夢見你在亂軍之中逃命。被幾個長毛追上去。槍刀並舉。你立刻跌倒在

地。鮮血直流。我這一急非同小可。醒來還是一身冷汗。如今你好好的回來。謝天謝地。我再也不用操心了。大個道。原是如此。我幾乎合你見不着。我因為戰場上的性命。太不值錢咧。才決計不幹的。他妻子道。那末。該想什麼法子。養家糊口呢。大個沈吟不答。他妻子道。想必你贖了幾個錢。還可支持些日子。你們軍營裏合強盜一樣。只要會搶。沒不發財。大個搖頭無語。他妻子也不再問。過數日。又談到家計。大個道。不是我甘心下賤。我有一條好藥子。到北京城唱戲去。准能唱的紅。不怕養不了家。他妻子聽了。登時放下臉來道。哎呀。你唱了戲。一輩子也不能做官咧。大個道。那是自然。他妻子道。那我可不答應。大個道。那我還是當兵送死去。他妻子也不言語。大個道。咳。你又怕我死。又盼我做官。又怕自己挨餓。又不樂意我唱戲。天下那有兩全的事呢。真是老娘兒們的見識。他妻子想了想道。我是窮不起了。只要發財。你幹什麼。就幹什麼。大個在家擔擱了一個月。把自己的住房家俱一齊買掉。湊了二三百兩銀子。帶領妻子孩兒。僱着一輛車。直到北京。那車子走到正陽門大街上。只聽路人三三兩兩說道。到菜市口。看殺肅順去哇。大個並不理會。找了一家客店住下。安頓家眷。那年偏遇着是個會試。



各省的孝廉公。來的甚多。各店中都有人滿之患。大箇在店裏忍了幾日。卽出去看了三間房子。又買些零碎家具。搬了進去。到了三月。會試總裁。放了尙書倭仁。萬青藜。侍郎鄭敦謹。熙麟。待等殿試以後。三鼎甲取了徐郇。溫忠翰。何金壽。傳臚便是大箇認得的那個陳彝號六舟。大箇是喜歡結交官中人的。便探明六舟寓所。去給他道喜。六舟居然請見。談起本科人才。六舟道。本科總算得人。我們這萬老師精通紫微斗數。命理極深。據他老人家說。我這些同年。似那徐郇陳學棻。鹿傳霖。譚均培。許庚身。吳廷秀。還有個宗室崑岡。都是要到一品的。并且說我也是個方面的八字。不知究竟如何。大箇少不得恭維幾句。方才退回。自此大箇住在京內。他一心一意的想唱戲。自己知道能耐不濟。必得多下些工夫才行。他想聽戲也可練習。只是京城裏。正在國喪百日期內。各家館子沒有戲。卽便有戲。天天去聽。也覺得太費。這才想進票房。又苦無人引進。因此心中十分焦灼。又過了幾個月。看看天寒。大箇愈覺無聊。有一天早起。他忽然想起王小玉有個師兄。叫做沈芷秋。我何不去找他呢。於是換了一身半新不舊的衣服。走到寒家潭來。認明了麗華堂的牌子。大踏步走進去。只見有個跟包的。正在門房裏理

鳥籠子。回頭見有客來。問找那一位。大箇取出名片道。我同王小玉是把兄弟。從安徽大營裏來。勞駕回一聲。要見沈老板的。跟包的接過名片。又把大箇上下打量了一回。才說道。請您等一回兒。遂走將進去。不多時。出來又說道。請到客廳裏坐。大箇進得客廳。只見褥設豹皮。爐薰獸炭。擺設極其精緻。跟包的獻上一碗茶來。說道。請略候一回。說罷自去。少時。果然走進一個二十多歲。丰神俊逸的人來。大箇料是芷秋。連忙站起作揖。芷秋還禮不迭。彼此坐定。芷秋便問小玉在營裏可還得意。大箇嘆口氣道。我的把弟。連得了好幾個勝仗。官階保到守備。可惜他在克復安慶的時節。爲了貪功。竟戰死咧。芷秋聽了。由不得傷起心來。流下幾點熱淚。大箇又說了些別的話。告辭而去。自此常常往來。一日。芷秋偶誇大箇聲音宏亮。大箇乘機。便說自己想進票房學戲。拜託芷秋替他設法。芷秋笑道。票教票。瞎胡鬧。票房裏學不出玩藝來。如今北京城最著名的票房。就是洗心齋。他家世代是專門針科。所以洗心齋的別號。就叫作太乙神針。他那裏十分的熱鬧。什麼洗心齋的曲譜。洗心齋的臉譜。外面弄的一團糟。孫大哥要消遣。莫若就進洗心齋罷。好在我認識他家的主人。可以替你引進。大箇道。最好。當時芷

秋取出自己的名片。寫了幾個字。遞與大箇。大箇接過。如獲至寶一般。連聲道謝。隨即辭了芷秋。一口氣走到洗心齋。只見門上的扁額。什麼華陀再世。立起沈疴。佛手仙心。金針度世。掛得密密層層。倒像城隍廟的大殿一般。當下取出芷秋給的名片。走進門房。說明來意。回事人進去了大半天。才出來引著。到了花廳旁面。從垂花門進去。一條甬道。全用石子砌成。旁邊堆着高高下下的靈石。襯着參參差差的寒樹。還有些樓閣臺榭。在烟霧迷離中。看不十分真切。轉了兩三個灣。度過一座石梁。向甬路西邊。迤邐行去。只見一帶紅欄。迎面便是五間廣廈。有三五個小使。在門口站着。內中有一兩個。在爐子旁邊。整備茶水。引導人向一個小使。悄悄說了幾句話。往外去了。那小使才將大箇引到屋裏。抬頭一看。正中掛着洗心齋的匾額。兩旁都有迴廊。對面便是一座戲台。巍峨宏麗。上接雲霄。屋內擺着全份樂器。牆上掛着好幾塊牌子。牌子上有的寫着排戲日期。有的寫着各票友的姓名住址。分生旦十門。甚是嚴整。正看着。忽地走進一個人來。拱手說道。主人今日不得閒。叫兄弟來奉陪。孫大哥來得湊巧。今日正是排戲的日子。盡管在這兒消遣。大箇問他名姓。他說兄弟是個宗室。毓字輩行四。一面讓坐。

一面又叫小使擰手巾。倒茶。招待極其殷勤。大個細瞧毓四的樣子。兩條短促眉。一雙猿猴眼。酒糟鼻子。鮎魚嘴。短下巴。招風耳。年紀不過三旬上下。衣服樸素。就有點瞧不起他。毓四問道。孫大哥在那兒恭喜。大箇道。我一向在安徽大營裏。立下不少的功勞。官階保到參將。記得去年冬天。桐城掛車河的一仗。打得頂凶。當時四眼狗陳玉成。帶領賊兵直衝過來。虧得我一匹馬。一口刀。把他擋住。官兵才能轉敗爲勝。後來曾九帥知道咧。說我是員虎將。簡直是薛仁貴。特地把自己掛的寶刀。解下來贈給我。李續宜鮑超。徐邦道。這班大將。都給我並起並坐。呼兄喚弟。此番告假回來。他們這幾位。還親送我十里地。灑淚而別。我也不知道是前生怎麼修來的緣法。毓四道。孫大哥。你說這緣法二字。一些不差。我們近支宗室。至少也有百十來人罷。平常休想進得宮去。單單我。兩宮皇太后。卻三天五日的內廷召見。還是扯不斷的說話。前天恭王爺爲了總理衙門的公事。請見慈禧皇太后。皇太后說道。叫他等一回兒。我正給哥兒說話呢。我聽了倒怪不安的。好容易託了一個辭。才得走出。近來安得海老爺。只爲上頭看得起我。定要給我拜把子。也時常的來找我。這不是緣法麼。兩個對吹了一陣。見有別位票友

進來。才把話頭打斷。這時小使端上酒飯。大家入席。毓四斟酒。有一個人道。今兒過排。我不喝。喝了。驤子啞。怕唱不成。又有一個人道。我倒不怕。我每天必到侯家小鋪子裏。打半斤酒。昨兒他家姑娘。許給唱戲的譚金福咧。我對老掌櫃的。說了一聲恭喜。老掌櫃的格外要好。半斤酒足有十兩。我喝了也不覺得什麼。說時。便連喝了兩杯。內中只有毓四。喫得最凶。一口氣喝了一壺。霎時杯盤狼籍。喫個乾淨。大箇坐在一旁。沒人讓他入席。只好乾瞧着。毓四飯罷漱口。正見他的兄弟毓五進來。說道。老五。怎麼這時候才來。飯已經開過咧。毓五道。我倒不爲喫飯來。安得海安老爺。打發人來。叫你就去。毓四對大箇道。安老爺來請我。想必是皇太后又要召見。咱們改日見罷。說罷。便同着毓五去了。從此大箇在洗心齋。混了半年。仗着一條好驤子。也有恭維他的。說他是張二奎第二。其實能耐一些也沒有。就認得一個四喜班唱戲的。學會了一齣武家坡。轉瞬到了次年六月。大箇與毓四。又在洗心齋見面。毓四道。今天戲館子裏。有余三勝程長庚的戰長沙。三勝合長庚向不同班。因國孝期內。各戲班的脚色。可以通融。才弄到一塊兒。這戲雖不是彩唱。大有可聽。咱們同去罷。大箇以爲毓四邀他去。定是他的東道。

一口答應。到了一座小戲館。聽過兩齣戲。看座兒的過來要錢。毓四向身上亂摸了一陣。說道。哎呀。我胳膊裏有好幾兩銀子。怎麼連胳膊都丟咧。回頭非找坊官不可。孫大哥。你把戲價開了。我明兒還你罷。大箇聽了甚不高興。只得笑道。好在每人只用八個錢。誰開不是一樣。即時摸出錢來。丟給看座兒的。把他打發走了。場上忽然換了清音。是胡喜祿唱了一齣祭塔。毓四道。胡老板也是同程大老板。少在一班的。不想遭了國喪。倒把好腳色給會至一處。他因爲巨腳。不扮起來。不能做戲。才改唱清音。大箇點點頭。沒答應。喜祿這折祭塔。真唱得珠圓玉潤。那邊有個少年。生得極其漂亮。坐在那裏。都聽呆了。毓四對大箇道。這人也姓孫。合你是當家子。號叫春山。人稱他十爺。是個新舉人。祖輩當書辦。真是個喜祿迷。祭塔唱畢。長沙登場。大箇看那齣戰長沙。果然很好。長庚穿的藍色亮紗袍子。三勝穿的古銅色亮紗袍子。一個黑鬚。一個白鬚。雖然比掛的鬚子短。卻是天然本色。不勾臉。不紮靠。更覺得二人神采奕奕。聲光並茂。大箇尤其佩服長庚。大有願列門牆之意。不知做得到否。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孫大箇同毓四聽完戲走出戲園。毓四道：如今興着當十錢。連戲價都暗含着長了。雖然也是八個錢。卻實在比從前貴了。這撈什子是祁寯藻的條陳。將興的時節。我們宗室有人攔住轎子去罵他。他不言不語的去奏了事。竟把這位宗室給問了罪。你說損不損。那時滿朝文武誰敢說個不字。只有兵部的袁希祖袁大人不怕他。很很的頂了一摺子。不過沒發抄就是了。這袁大人真有膽子。不但這一件。就是那張國樑被賊殺了。滿朝裏通沒一句公道話。也虧這袁大人替他請卹典。不想湖北老會如此厲害。老祁也真可笑。終日裏說曾國藩要造反。誰知人家是個大大忠臣呢。他成年合軍機大臣老彭保舉何桂清。倒底鬧糟了糕。大箇道：張帥是我的把兄。真好英雄。兩人說得餓了。要想吃飯。只彼此不願作主人。僵住了。正在爲難。恰巧遇着沈芷秋。他兩人都合他相熟。便要到他家中去用飯。芷秋不能推辭。只得允了。這兩個餓廩。興與頭頭。到了他家。將才坐定。有他師弟張芷馨。張芷芳。合怡雲堂的主人王絢雲來了。芷秋笑道：王老板難得到此。今日沒上秦老胡同麼。絢雲道：我是將從那裏來。芷秋道：我也不解。那文大爺合你是什麼緣法。一日也離你不開。絢雲道：今日不相干。是明老大人因保

全御容。有了功勞。賞了好處。我合孫彩珠同去道喜。不想彩珠家裏出了笑話。我們便一齊回來了。芷秋道。彩珠有什麼笑話。絢雲笑而不答。芷芳道。這事我也知道。不但彩珠鬧了笑話。那唱老生的盧台子。也鬧了笑話。芷秋道。是一件事麼。芷芳道。不。他們各歸各事。翻正都是現眼結咧。芷秋道。究竟是什麼事。你說怕什麼。芷芳道。盧台子的人。犯的是姦情案子。孫彩珠的女人。也犯的姦情案子。目下都算完了。芷秋道。怎麼完的如此快。芷芳道。說也好笑。將才弄到坊裏。坊官問盧台子。你這女人是要不要。盧台子說。女人已有外遇。終久養不住家。不要了。坊官就給斷離咧。芷秋道。這還有點人味。那彩珠呢。芷芳道。彩珠不濟。卻不願斷離。還是低着頭。領他女人回去。你說可笑不可笑。芷馨道。盧台子總算是有骨頭的。他的女人太難。也不想當初大老板成全他們的好意。竟會做出這種醜事。大箇道。怪不得我同毓四爺。聽大老板的戲。沒見盧台子。這就是咧。芷秋道。既是明宅有喜事。我也得趕緊去。急急的進去洗了臉。換了衣服。上車走了。絢雲等二人也散。大箇合毓四。見主人出門。不能拉住他叫開飯。只得忍着餓各自回家。至於他們怎樣的治餓。勿庸細表。從此大箇又結識了王絢雲。二人時相往



來。交誼甚密。過了些時。大箇到票房。不見毓四。問起旁人。方知那個毓四。他雖是個宗室。卻除了月餉以外。毫無進款。自己還愛喝一杯酒。日久天長。那裏支持得住。沒奈何。同他兄弟毓五。一齊下海。都搭了班。全唱小花面。每日拿不到二百四十錢。將就度日。大箇記在心裏。一日。戲館演法門寺。毓四扮了一個賈貴。等戲完。從館子出來。恰巧迎面遇着大箇。大箇笑問道。四爺。這兩天。老佛爺還召見麼。毓四滿臉通紅。無言可答。大箇道。我知道你今兒伺候了老佛爺半天。還在大雄寶殿上。念了一回狀子呢。說罷哈哈大笑。揚長而去。毓四十分沒趣。回到家裏。越想越氣。一夜睡不着覺。次日清晨早起。便有安得海那裏。打發人來找他。他對毓五道。要是我趕不上戲園子。你就替我請了假罷。說罷。三步併作兩步。急急忙忙。趕到安得海那邊。只見他門口站着四五個小內監。各人手裏。拿着一塊醬牛肉。正在那裏喂叭兒狗。毓四滿面陪笑。上前問好。內中有個愛淘氣的小內監。撕了一片牛肉。笑嘻嘻的道。請你喫肉。毓四張口便吞。那小內監拍手笑道。老四正給我的小花狗兒一樣。引得旁邊幾個小內監也笑了。當時領到裏面。等了好一回工夫。小安子才慢慢的踱出來。毓四趕緊上前。請了雙腿安。小安子用

手比了比。就叫做接安。叫他坐下。毓四才偏着身子坐了。帶笑問道。總管叫我來。有什麼吩咐。小安子道。慈禧皇太后是最愛聽戲的。現在內廷下頭的。唱起戲來。平常得很。我瞧。還抵不上六爺七爺府裏的班子。我名下徒弟最多。這是上頭的。比他們下頭不同。總得稍爲認真。這件事。你是很在行的。可以替我分心。等到他們有了長進。我還想在外面買孩子。起科班呢。好在國服期滿。還有一年半的工夫。儘可以從從容容。先給裏邊多排出幾齣通大路的結實的戲來。將來老佛爺見了喜歡。就是你的造化。等我的科班成立。可得排新鮮玩藝。盡唱舊的不行。毓四聽這幾句話。好像喫了蜜蜂屎似的。連聲答應道。奴才當得効勞。小安子吩咐送客。毓四退出。這毓四戲館子也不去了。專誠給小安子教裏頭的徒弟。反正是天水關。教子。天天用功。哄得小安子喜歡。時常給錢。毓四又勸他弄科班。小安子十分高興。就命毓四辦理。毓四給他買了五六十名苦孩子。七扣八折賺錢不少。就在安得海那裏。教起戲來。他兄弟毓五。當然聯帶進去。帮着教戲。這是小安子的私事。不與內府相干。毓四毓五。格外當心。曉得是將來生財之道。非同小可。小安子總吩咐多排新戲。毓四雖然口中答應。心裏作難。私自對毓

五說。這排新戲實在有些辦不到。毓五道。安子這件事。有點刺兒頭。咱們哥兒倆。好比手裏捧着刺蝟。拿着扎手。丟了又是財神爺。咱們肚子看看揹空。他總叫弄新戲。歸啦包堆。咱們從票房帶出一本甘露寺。偏又不通大路。一本斬華雄。偏老爺戲犯禁。程長庚有多大人情。才敢唱戰長沙。咱們犯不上給他排這些戲。不排新的又辦不了。這不是活糟麼。毓四沈吟一回道。我倒想起一個人來。那唱武老生的郝德寶。本子極多。狠他一半。就夠用了。於是毓四天天去找德寶。德寶接待。十分周到。一日。毓四說起現在安子那裏教戲的情形。德寶道。他這叫作胡鬧。小孩兒將開蒙。要弄幾齣熟戲。砸砸底子。何必排新的呢。毓四道。我也是這樣說法。只是他們內扇兒脾氣。要怎樣。便怎樣。誰敢駁他的回。德寶道。你好沒能耐。要想新奇的戲。只有大內最多。你既給內扇兒的老爺們教科班。怎不到裏頭去弄本子。卻往外邊來抱怨。你道你肚子快揹空了。本來你肚子就窄。所以空的快。毓四道。我才吃了幾天的戲飯。自然能耐薄弱。您說裏頭本子多。無奈都是崑腔。小安子這班戲。是要在外頭唱的。非排亂彈不可。德寶道。亂彈就只天天唱的這幾齣。逢是沒人題起的。多半都是好裏有限。即如昔年米喜子有一齣破

爲官吏或轉而爲管教員者然求學之初萬不可存是心理彼官吏也管教員也亦非生而可貴者也苟其爲國謀福利爲學校謀進步尙不失爲生利者社會貴之吾亦貴之焉耳反是則亦分利者也亦一蠹也莊子有言萬物職職皆從創者創之無術職于何有以滇地之大物產之博若使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豈患無職者哉游民之辯不在上下不在貴賤亦視其職爲何如耳同學錄成即以是弁諸其首知諸子之必有追處也民國四年元旦省會甲種農業學校校長張鴻翼序

講武學校預科同學錄序

民國植基十六年其間儲材經武捍衛國家能騰譽中外卓然表見

嫌皇叔年紀太大。變了臉不答應。大喬又替尚香出主意。叫他脫了好衣服。披散着頭髮。在太后面前裝瘋。來了一齣整本大套的一口劍。太后急得沒法。才到甘露寺面相新郎。這種瞎聊。把大喬合孫尚香。罵的不成個東西。比米爺那齣破壁觀書。更不像人話。簡直糟的出了油兒了。人家徽漢的路子。跟原文差不多。實在是高。我勸你千萬別把這一齣擺出來。省得犯碎嘴子。你曳着他罷。毓四道。還有一本斬華雄。您見過沒有。德寶道。這是我們武老生的本工戲。怎麼沒見過。你們票上的路子。卻也不差。這齣戲捧的是老爺。可唱的是大夥。這戲是一齣風攪雪。前半齣衆諸候合華英雄裏。是整套的新水令。等老爺出場。才改亂彈。前頭一點沒有老爺的事。等孫堅被華英雄殺敗。袁紹要掛免戰牌。才出老爺。老爺合張老爺一塊兒上。老爺可是走青龍門。兩個人一邊一個出來。一人念一句。袁紹聽見老爺發笑。喚進帳去問話。張老爺下。單留老爺合袁紹問答。沒有幾句介口。不過是袁紹曹操老爺。兩個花臉。一個老生。你接我的。我接你的。三個人透着亂一點兒。袁紹准了老爺出馬。老爺下。袁紹叫起唱來。唱幾句。老爺接着倒板。紮靠上。袁紹老爺。一律是西皮。老爺的倒板。是會破黃巾無人敵。原板是河北袁

紹人馬齊。華雄倒有驚人藝。某要與他見高低。半幅掩心穿在體。青龍偃月手中提。將身來在虎帳裏。底下一句搖板。是且候主帥把兵提。唱完了。曹操斟酒。老爺不飲。下。袁紹曹操都下。老爺再倒板。是大鵬展翅恨天低。一個小校把老爺領上來。還是原板。唱的是胸中志氣貫須彌。董卓呂布冰山勢。惡貫滿盈有歸期。華雄縱有千條計。某有一計他不知。耳邊聽得戰鼓起。唱到這裏。起沖頭。老爺再接一句搖板。是再與小校說端的。老爺合小校念幾句。上華雄。沒有幾下打頭。就把華雄做了。回營繳令。就算拉倒。這戲沒什麼俏頭。弄不好的。況且老爺戲犯禁。除了長庚的人情大。官面不管。小安子雖不怕地面官兒。只他們內扇兒。全都信佛。萬一他的事情不順溜。你擔不了埋怨。老爺戲是不動的好。毓四道。您說的斬華雄。合票上的一樣。我在別處見過一本。不大一樣。德寶道。那是外江湖編的。小名叫做混賬。毓四道。只我們票上。後頭多着半齣三戰呂布。德寶道。三戰原是崑腔。我們都會。可改不得亂彈。你們票上這齣卻使不得。本來斬華雄。老爺穿件青素箭套。一件卒坎頭戴大頁巾。後來紮身兩斷頭的靠。扣個紮巾殼。扮相太不起眼。你還說他做什麼。戲多的很呢。毓四道。您看票上勾的老爺臉。怎麼樣。

德寶笑道。不對。老爺臉應當用胭脂揉。不應當用銀朱勾。尤其上不得油。要是勾出來。油亮油亮的。便像王靈官。不是老爺了。勾老爺臉。也不用十分畫眉子。只稍爲比尋常。老生抹重一點。還得給他點痣。眉中心裏點一顆。左眼下點一顆。在鼻凹裏橫着點四顆。左頰上點一顆。這叫七星痣。他老人家一生奔波。從桃園結義。就推着一輛小車子。便是眼底下那顆滴淚痣犯了相。所以一輩子多敗少成。點完了痣。再隨便畫一道黑的。叫做破臉。不但老爺得破臉。連勾張老爺。都得破臉。那都是古來的神靈。護國佑民。不能勾他的本來面目。況且老爺是協天大帝。副玉皇之職。更非同小可。毓四道。我也聽見老人們談過。咱們乾隆爺。是劉備老爺一轉。所以老爺扶保大清。德寶道。可不是麼。當初乾隆爺有天退了金鑾殿。正在一個人閒走。忽聽得身子背後有盔甲之聲。乾隆爺嚇了一跳。怕是有刺客。回頭去看。卻沒有人。他老人家福氣大。心眼靈。早有些明白。便問是何人保駕。那空中有人答道。是二弟雲長。乾隆恍然大悟。前生自己是劉備老爺。便順口問道。三弟何在。那老爺又在空中答道。鎮守遼陽。乾隆爺又問道。四弟何在。老爺答道。兆氏門牆。乾隆爺道。朕今降旨。封賢弟爲蓋天佛。連如來佛。玉皇大帝。

都歸賢弟管轄。老爺道：不可。諸葛軍師現在朝中，怕他記着小弟不聽他東和孫權，北拒曹操的兩句話，不小心失了荊州，闖下那場大禍，有些罪過，必然攔阻。乾隆爺道：賢弟且退。老爺便歸了本位。次日，乾隆爺傳旨封老爺作蓋天古佛，有山東劉丞相，就是劉天官的父親，上殿奏本，說使不得。乾隆爺才知他是孔明，怪不得會演八卦，能知過去未來，即收回旨意。乾隆爺打開天下清官冊一看，知道鎮守遼陽的張廣泗，他是張老爺托生，即發金牌召他來京。弟兄相見，那張老爺是轉過岳老爺的，見不得金牌，見了時由不得害怕，便吞金死了。乾隆爺十分後悔，又曉得九門提督兆惠，是趙老爺一轉，兆趙同音，知道說破不得，不敢言語，只暗地把他當手足一般的看待。後來封了平南王，下杭州，捉年羹堯，滅準噶爾，又成了一朝的福將。老爺不曾轉世，卻是時常顯聖，所以唱不得。毓四道：我還聽說諸葛先生是孔夫子一轉，因為孔夫子滿肚子才學，沒有施展，才在漢朝臨凡。諸葛先生號孔明，就是孔夫子的古記兒，二人又對聊了一回。德寶道：天不早了，我要上館子了，即抬身要走。毓四道：我是告過假的，不去了，我還要找安子呢，於是一同出門，各自分路。毓四將走不幾步兒，見個大漢從南邊來，又有個



矮子從北邊來。兩人撞了一下。那大漢便仰面朝天的。跌在地下。爬起揪住矮子不放。矮子大怒。按倒大漢。一頓苦打。圍了許多人看。大漢被打不過。跪在地下。祖宗老爺。一陣亂叫。矮子才把他饒了。看的人都笑。毓四近前一看。這漢子正是孫大箇。毓四笑道。孫大哥好一員虎將。曾九帥的寶刀。那裏去了。怎麼不帶着。大箇也不答話。抱頭鼠竄而逃。毓四到安子那裏敷衍了一回。然後歸家。毓五問起郝家的本子。毓四只是搖頭歎氣道。難難難。過了些時。各大戲館都開了戲。官裏的拘管漸漸鬆了。各戲班的人也各歸各部。不能像那些時攪在一處。德寶本搭春臺。毓家哥兒們也劃在春臺班裏。各戲館門前。雖掛着說白清唱的招牌。卻是可以扮戲了。只花臉不許勾臉。旦脚不許搽粉。紫靠的不許背旗。場面不許動大鑼。只把大鈸來當鑼。敲罷了。春臺頭一轉兒是在慶和園。胡喜祿是本班老板。聽說旦脚不許搽粉。心中不悅。便仍要自家的那一齣唱清音。不然。便告長假。管事人去同他商量幾次。都說不合攏。郝德寶笑道。這不是什麼難事。不過這些管事的太飯桶了。本來一堆晚出籠屨的東西。懂得什麼。管事管他娘的屎。管事人聽他說得風涼。都生了氣。次日。便出牙笏。請郝先生共同管理後台之事。

郝德寶也不推辭，便答應了。衆管事請他吃飯，郝德寶喝了個半醉，衆人說到胡喜禪這一節，郝德寶指着鼻梁道：「你們老哥們放心，這件事交給我姓郝的，包管一句話，叫他乖乖的唱戲，他要答應，你們老哥們只管把我革出梨園，我姓郝的從此不吃這碗飯。」衆人便把這事託了德寶。德寶走了，衆人道：「且看老郝有什麼神通，教他坐一坐這支八支頭的大蠟，嘗嘗滋味兒。」看他是管事，還是管屎，倒要瞧瞧這先出籠雁的是個什麼東西。衆人說了一回各散。那德寶走到安義堂，跟包人替他回了進去。喜祿吩咐道：「請德寶進來。」見禮畢坐下。卻不說公事，只談閒話。漸漸的說到票友。德寶道：「孫春山這個人，老板認識他麼？」胡喜祿道：「孫十爺我是極熟的，他常合我學腔兒，唱的真不錯。」德寶道：「外行人都說他比老板還強呢。」喜祿道：「這個我也不服。」孫十爺好死了，也只能坐着唱，身段脚步全都不行，怎能比我強呢？」德寶道：「只因胡老板這一向老是坐着唱，才有這話。」老板要肯扮上演戲時，別人也不這等說了。」喜祿道：「且腳上台，要是不搽粉，卻也難受。」德寶道：「胡老板，不是我說，人家崑腔的正旦，全不搽粉。這搽粉是椰子班的人興的，亂彈裏方松齡專唱花旦，是沒得法想，你胡老板，卻是青衣花旦都不搽。」

道就想不出個活動主意。再說唱旦的怕沒有真姿色。非拿粉合胭脂遮醜不可。像老板天生的好扮樣。比個真小娘們還強的多。私底下就有人愛瞧你。你搽粉不搽粉。沒什麼要緊。再說聽戲的老爺們。有一大半喜歡新奇的。聽說胡喜祿上台不搽粉。恐怕那來看稀罕的還更多呢。喜祿沈吟一回。道。連日管事的都來同我麻煩。就爲這件事。卻沒有一個人替我打算的。這樣周到。我說句上當的話。我們唱旦的。跟嬌姐兒也差不了多少。雖說是賣唱兒。賣玩藝兒。也搭着一大半兒賣的腦袋核兒。我生怕招了前台老爺們的不願意。所以說到不搽胭脂粉。清水臉兒。上台唱戲這一層。我總是沒有點頭。不給他們一句着落的話兒。今天郝先生來。這樣的一破說。我已經明白了。還有什麼磨牙的。我上台就結了。只是我還有一句話。郝先生可不准駁回的。德寶道。胡老板還有什麼意見。就請講在當面。喜祿道。那崑腔正旦的扮像兒。我是知道的。繫上網子。前頭戴一條勒子。後頭戴上一個牛犄角髻兒。不大順眼。老旦不像老旦。青衣不像青衣。我可辦不了。還不如散着頭髮。還有一點可憐的勁兒。反正國孝一天不滿。你們一天不要派我別樣戲。請諸位專找那受苦受罪腳兒派給我。我是不披頭髮不出

台。等皇上家裏脫了服。准我搽粉的時候。再唱別的。好在這一路的戲。也有十來齣。夠半個月的折騰了。郝德寶道。就是這麼辦咧。說着起身辭去。喜祿送了他回來。猛然想起一齣玉堂春來道。我鬧錯了。將才不該合德寶那樣說法。我說專唱受苦受罪的戲。可是這齣玉堂春。也是受苦受罪的玩藝。要不上大頭。不搽粉。一身綉子罪衣罪袴。頸子上套個玻璃枷。手上戴着銀鎖鍊子。多不是樣呀。想一想有了主意。即把跟包的叫來吩咐他趕緊出去另製備一分行頭。又畫了個樣子。用紙剪下來。卻是一塊雲鬢的形像。叫跟包買塊青緞子。要縫這麼一個東西。跟包道。這物件用的緞子太少。怕綉緞鋪不賣。喜祿道。你不用上綉緞鋪。到絨線鋪裏去。買他剪的現成的。叫做梳頭緞。是專預備旗下老太太們掉了頭髮。遮門面用的。幾分銀子就夠了。你再到鮮魚口內頭髮周那裏。叫他給打一頭洒髮。跟男洒髮一樣。只是桿子得矮一點。高了怕難看。跟包答應去了。不多時。先把梳頭緞買了回來。又出去弄洒髮。喜祿將緞子並鬢樣。交給家中。用青綉子襯裏。後頭釘上兩根。長黑帶。耳朵邊也釘兩根短帶。照一照。也是個女人樣子。使一使眼神。也覺很媚。竟合貼

水鬢一般。喜祿自己高興。這主意果然不差。說話間春臺班已開了場。第四日。果真不出喜祿所料。居然派了一齣玉堂春。起解帶三堂會審。還連着監會。那一日看戲的客座。人山人海。那孫春山自然必在其內。後面來的沒有地方。用根粗繩子。把板橙懸在戲樓的欄杆上。騎着橙子。打着鞦韆看戲。衆人却不看戲了。萬目都來看這希奇的景致。喜祿上台。大家看時。他這玉堂春。比尋常大不相同。不梳大頭。披着髮。也不勒水紗。卻在網子上繫了一塊二尺長的青綉子。前邊靠右。拴成一個慈菇葉兒。把眉眼倒掉着。眉心用墨筆畫成顰蹙之狀。眼角也畫的往下倒垂。不搽脂粉。還在面上抹些黃色。并罩了一層香油。穿一身洋布的罪衣罪袴。底下一條裙子。繫個燕兒窩。也是布的。頸子上那面枷。雖是魚形。却不是玻璃的。只是兩塊黃木的薄片。手上帶着鐵鎖。他生的本來十分美麗。這樣一扮。不但容光不減。而且添了許多的哀豔。更加唱的聲韻幽怨之極。做派也惹人動情。實在好到絕頂。大家歡聲雷動。玉堂春演畢。喜祿自己也甚得意。卸了裝。走出園門。迎面遇見孫春山。一同到了福興居。叫了酒菜。對坐共飲。春山道。不想胡老板這樣一扮。別有丰韻。真正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了。喜

爲官吏或轉而爲管教員者然求學之初萬不可存是心理彼官吏也管教員也亦非生而可貴者也苟其爲國謀福利爲學校謀進步尙不失爲生利者社會貴之吾亦貴之焉耳反是則亦分利者也亦一蠹也莊子有言萬物職職皆從創者創之無術職于何有以滇地之大物產之博若使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豈患無職者哉游民之辯不在上下不在貴賤亦視其職爲何如耳同學錄成即以是弁諸其首知諸子之必有追處也民國四年元旦省會甲種農業學校校長張鴻翼序

講武學校預科同學錄序

民國植基十六年其間儲材經武捍衛國家能騰譽中外卓然表見

82  
2/26/72

中華民國十四年 月 日出版卷二續出

定價大洋壹元

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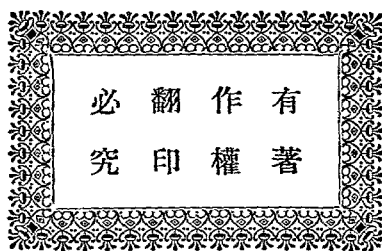
作劇先生  
觀劇道人

發行處

北京各大書坊

印刷所

北京虎坊橋  
華印書局  
電話南局六一三二八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爲官吏或轉而爲管教員者然求學之初萬不可存是心理彼官吏也管教員也亦非生而可貴者也苟其爲國謀福利爲學校謀進步尙不失爲生利者社會貴之吾亦貴之焉耳反是則亦分利者也亦一蠹也莊子有言萬物職職皆從創者創之無術職于何有以滇地之大物產之博若使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豈患無職者哉游民之辯不在上下不在貴賤亦視其職爲何如耳同學錄成即以是弁諸其首知諸子之必有追處也民國四年元旦省會甲種農業學校校長張鴻翼序

講武學校預科同學錄序

民國植基十六年其間儲材經武捍衛國家能騰譽中外卓然表見